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撰

禪宗頌古聯珠者錢唐沙門普會演公鋪師法應所編從上古德直指之聲欸也其機緣每一則細已有補木有因詩之板以喚禪客一日似事第一帙新小序閱將竟則為之稱讚曰此勝白在耶此其足如意摩尼耶此會師所為聯珠果象固親得之赤水者聯果特西域家裝咸陽輪價之貴等高昇碧瞳而之列小提明擎戴端的郎是非是則荊山之珠投之瞽矇兩足再刖何有灑血抱泣以相明或謂遊吾園者睹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雖不在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華數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牌如諸祖相繼有拈古馬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宋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人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林尚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睇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廁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趑趄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續棄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六人頌三千丹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募板行與後學共惑者曰道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須曼花發覺地者證菴羅果果不待枝葉而知味謂之實性實不假花而豐皆而實含辛吳辨其為何者決定則亦宜常孟良之布俄青行經耳吾謂智有利鈍故解有疾遲見有淺深故思有工拙也之大匠乃草王孫經目共知風光流轉不涉經特於羊綿錯雜之叢獨能望而名其為荃為蘅為芷為蘼斯則名為六合一解苦之真實識不然鬼神皆嗅種種清芬眉頰小差終未是離騷汪脚下具眼本色雖然掩舌摩竭分別相空杜口毗耶言語道斷尊者無說我乃無聞他日禪林覩面相呈交手付與家珍回首密在汝邊納衣下一抖擻滿傾僧寶人人滄海珠矣奚聯之云書以為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流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者魯菴會公集成錄梓行世久矣近以他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亾失託道友收贖庋藏於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水延慧命因書其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

洪武壬申春二月中天竺住山沙門淨戒識

重刻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者魯菴會公集成錄梓行世久矣近以他故其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亾失託道友收贖庋藏於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資命工補完用廣流通水延慧命因書其得板所由之異庸識歲月云

洪武壬申春二月中天竺住山沙門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舊集本序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傳法寶鑑大師法應述

灋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咨叅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密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譬喻言詞說法開示欲令衆生悟佛知見豈徒然哉池陽信士裒金刻板以廣見聞爲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目錄

卷第一
通集敘 馮子振撰
重刻敘 淨戒撰
本敘 法[illegible]撰
品目
卷第二
世尊機緣
佛世尊 廿四則
卷第三
菩薩機緣
文殊師利 四則
舍利弗 二則
賓頭盧 一則
殃崛摩羅 二則
那吒太子 一則
七賢聖女 一則
城東老姥 一則
善慧大士 七則
卷第四
菩薩機緣之餘
布袋和尚 一則
跋陀尊者 一則
維摩居士 一則
善財菩薩 五則
天台智者 一則
誌公和尚 二則
大乘經偈
經題八字 一則
首楞嚴經 十七則
卷第五
大乘經偈之餘
圓覺經 十則
濵華經 九則
文殊般若經 一則
維摩經 五則
金剛般若經 十則
華嚴經 六則
楞伽經 一則
般若心經 一則
卷第六
祖師機緣
西天諸祖
初祖迦葉尊者 一則
九祖伏馱蜜多 一則
十祖脇尊者 一則
十四祖龍樹大士 一則
廿四祖師子尊者 一則
廿七祖般若多羅 一則
東土諸祖
初祖達磨大師 六則
卷第七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 一則
三祖僧璨大師 一則
四祖道信大師 一則
五祖弘忍大師 一則
六祖慧能大師 五則
卷第八
祖師機緣
東土旁出諸祖
初祖旁出 波羅提尊者 一則
四祖旁出 牛頭法融禪師 一則
鶴林玄素禪師 一則
徑山國一禪師 二則
鳥窠道林禪師 二則
五祖旁出 蒙山道明禪師 一則
破竈墮和尚 二則
六祖旁出 河北智隍禪師 一則
西京慧忠國師 十一則
永嘉玄覺禪師 一則
卷第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四則
清源行思禪師 六則
六祖下第二世 南嶽下第一世
馬祖道一禪師 九則
六祖下第二世 清源下第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 三則
北宗
終南惟政禪師 一則
卷第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南嶽下第一世之二
百丈懷海禪師 九則
南泉普願禪師 五則
卷第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二 南嶽下第二世之二
南泉禪師之餘 廿二則
鹽官齊安國師 三則

歸宗智常禪師 一則　韶州乳源禪師 一則
卷第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南嶽下第二世之三
大梅法常禪師 四則　五洩靈默禪師 一則
盤山寶積禪師 七則　水潦和尚 二則
麻谷寶徹禪師 四則　東寺如會禪師 二則
西堂智藏禪師 一則　大珠慧海禪師 三則
百丈惟政禪師 二則　泐潭法會禪師 一則
杉山智堅禪師 一則　石鞏慧藏禪師 一則
明州中邑和尚 二則
卷第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泐潭常興禪師 一則　汾州無業國師 二則
鵞湖大義禪師 一則　三角總印禪師 三則
魯祖寶雲禪師 二則　紫玉道通禪師 二則
五臺隱峯禪師 二則　馬頭神藏禪師 一則
華林善覺禪師 一則　烏臼和尚 二則
石臼和尚 二則　本溪和尚 二則
西山亮座主 一則　金牛和尚 一則
崧山和尚 二則　則川和尚 三則
忻州打地和尚 一則　江西椑樹和尚 五則
石林和尚 一則　潭州秀谿和尚 一則
浮杯和尚 一則　潭州龍山和尚 一則
卷第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南嶽下第二世之餘
襄州龐蘊居士 十四則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清源下第二世之一
藥山惟儼禪師 十四則　丹霞天然禪師 六則
卷第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餘　清源下第二世之餘
大顛寶通禪師 三則　長髭曠禪師 二則
法門佛陀禪師 一則　大同普濟禪師 四則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一
溈仰宗　溈山靈祐禪師 廿五則
卷第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二
黃檗希運禪師 六則　大慈寰中禪師 二則
平田普岸禪師 二則　長沙景岑禪師 九則
子湖利蹤禪師 二則　鄂州茱萸和尚 二則
白馬曇照禪師 二則　雲際師祖禪師 一則
陸亘大夫 五則
卷第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餘
甘贄行者 一則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清源下第三世
龍潭崇信禪師 一則　道吾宗智禪師 六則
雲巖曇晟禪師 七則　百巖明哲禪師 一則
船子德誠禪師 二則　藥山高沙彌 一則
刺史李翺居士 一則　翠微無學禪師 一則
孝義性空禪師 一則　僊天禪師 二則
馬頰本空禪師 一則　三平義忠禪師 一則
卷第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
趙州從諗禪師 二十則
卷第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二
趙州禪師之二 廿五則
卷第二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三
趙州禪師之餘 廿四則　芙蓉靈訓禪師 二則
五臺智通禪師 一則　鎮州普化和尚 六則
卷第二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餘
五臺祕魔和尚 一則　湖南祇林和尚 一則
河中公畿和尚 一則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一
臨濟宗　臨濟義玄禪師 十七則
卷第二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二
睦州陳尊宿 十七則　烏石靈觀禪師 四則
相國裴休居士 四則　新興嚴陽尊者 一則
杭州多福和尚 一則　興化石梯禪師 一則
大隨法眞禪師 六則　靈樹如敏禪師 二則
漳州浮石禪師 一則
卷第二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餘
靈雲志勤禪師 五則　金華俱胝和尚 二則
末山尼了然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德山宣鑒禪師 十八則
卷第二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五 清源下第四世之二
洞山良价禪師 二十
神山僧密禪師 二則
漸源仲興禪師 一則
石霜慶諸禪師 六則
夾山善會禪師 十則
卷第二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六 清源下第四世之三
清平令遵禪師 二則
投子大同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南嶽下第四世之一
仰山慧寂禪師 廿二則
香嚴智閑禪師 一則
卷第二十六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南嶽下第四世之餘
京兆府米和尚 一則
王敬初常侍 二則
三角法遇菴主 一則
六祖下第六世之一 南嶽下第五世之一
興化存獎禪師 八則
宣鑒詔禪師 六則
三聖慧然禪師 三則
魏府大覺和尚 二則
灌溪志閒禪師 二則
定州善崔禪師 一則
襄州歷村和尚 一則
虎溪菴主 一則
桐峯菴主 一則
滄州米倉禪師 一則
雲山和尚 一則
刺史陳操尚書 一則
卷第二十七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南嶽下第五世之餘
霍山景通禪師 二則
南塔光湧禪師 一則
無著文喜禪師 三則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大光居誨禪師 一則
九峯道虔禪師 十則
鳳翔石柱禪師 一則
湧泉景欣禪師 二則
雲蓋志元禪師 一則
覆船洪薦禪師 一則
張拙秀才 一則
洛浦元安禪師 十二則
卷第二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二
韶山寰普禪師 五則
天蓋山幽禪師 一則
太原海湖禪師 一則
巖頭全奯禪師 十三則
雪峯義存禪師 廿一則
卷第二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清源下第五世之三
雪峯禪師之餘 一則
高亭簡禪師 一則
雲居道膺禪師 十則
曹山本寂禪師 廿一則
卷第三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龍牙居遁禪師 八則
疎山匡仁禪師 十二則
越州乾峯和尚 四則
欽山文邃禪師 三則
白水本仁禪師 一則
天童咸啓禪師 二則
京兆覡子和尚 一則
九峯普滿和尚 一則
幽棲道幽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嶽下第六世之一
南院慧顒禪師 五則
卷第三十一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南嶽下第六世之餘
鎮州寶壽禪師 二則
西院思明禪師 一則
魯祖山教禪師 一則
資福如寶禪師 一則
芭蕉慧清禪師 二則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瑞巖師彥禪師 一則
羅山道閒禪師 五則
玄沙師備禪師 十九則
卷第三十二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清源下第六世之二
長慶慧稜禪師 十則
保福從展禪師 六則
鏡清道怤禪師 十則
鼓山神晏國師 三則
翠巖令參禪師 一則
太原孚上座 四則
雲門文偃禪師 一則
卷第三十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清源下第六世之三
雲門禪師之二 三十則
卷第三十四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源下第六世之餘
雲門禪師之餘 廿五則
白雲善藏禪師 一則
谷山有緣禪師 一則
同安常察禪師 四則
禾山無殷禪師 一則
新羅大嶺禪師 一則
新羅泊嚴和尚 一則
同安丕禪師 二則
杭州佛日和尚 一則
雲居道簡禪師 三則
朱谿謙禪師 二則
新羅雲住和尚 一則
歸宗懷惲禪師 一則
育王弘通禪師 一則
荷玉光慧禪師 一則
曹山慧霞禪師 二則
金峯從志禪師 五則

青原山慧神師 則
報恩玩禪師 則
石門獻禪師 則

卷第二十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黃龍祖心禪師 則

護國守澄禪師 五則
廣德延禪師 則
水平善超禪師 二則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開招德謙禪師 二則

頓悟安禪師 一則
芭蕉谿徹禪師 則

大龍智洪禪師 則

同安志禪師 二則
廣德周禪師 一則
大陽警玄禪師 一則
巴陵顯鑑禪師 四則
香林澄遠禪師 六則

奉先深禪師 則
雙峯竟欽禪師 一則

龍濟紹修禪師 四則

卷第二十六

祖師機緣

七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第十世

梁山緣觀禪師 四則
石門聰禪師 則
文殊應真禪師 二則
五祖師戒禪師 四則
蓮華峯祥奉王 一則

六祖下第十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一世

汾陽善昭禪師 三則
谷隱蘊聰禪師 二則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北禪智賢禪師 二則

雲頂德敷禪師 則

南臺勤禪師 一則
智門光祚禪師 四則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二

雪竇重顯禪師 十二則

天平從漪禪師 則
太陽警玄禪師 一則
天台德韶國師 則
報恩玄則禪師 則

卷第二十八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二世

石霜慈明禪師 十五則
大愚守芝禪師 二則

大道谷泉禪師 一則
浮山法遠禪師 三則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餘

南嶽下第十三世

雲居曉舜禪師 則
天衣義懷禪師 則
投子義青禪師 則
承明延壽禪師 則
上方遇安禪師 則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四世

黃龍慧南禪師 一則

卷第二十九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石門聰遠禪師 一則
文殊應真禪師 二則
五祖師戒禪師 四則
蓮華峯祥奉王 一則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餘

芙蓉道楷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十三世

黃龍祖心禪師 則
保寧仁勇禪師

六祖下第十四世

楊岐方會禪師 十則

卷第三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

五祖法演禪師 十則
法雲秀禪師 則

六祖下第十五世

昭覺圓悟禪師
龍門佛眼禪師 一則

卷第四十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虎丘紹隆禪師 一則
正堂明辯禪師 則

六祖下第十七世

天童應菴禪師 二則
水菴師一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十八世

彥充肯堂禪師
伊菴有權禪師 一則

六祖下第十九世

松源崇嶽禪師 則

六祖下第二十世

天目文禮禪師

兜率從悅禪師 一則

太平佛鑑禪師 則
金陵俞道婆 一則

白雲守端禪師 五則
比部孫居士 則

密菴咸傑禪師
焦山或菴禪師

育王佛照禪師 二則

荊叟珏禪師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南嶽下第二十世
石溪心月禪師一則　虛堂智愚禪師一則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尚一則　杜順和尚一則
月氏國王一則　西天外道一則
老宿一則　茶陵郁山主一則
二菴主一則　古德五則
宋太宗皇帝四則
燒菴婆一則　錢塘鎮使一則

頌古通集目錄卷第一

世尊降生

擎起手足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稱第一九龍噴水沐金
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來
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
下太平 徐昭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
則名爲報佛恩 頌曰
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水沐金

[illegible]障訶服若波羅蜜 同上
指天指地各稱尊遂令普偏一切處
祖意人應覓不覓當 大
實殿龍樓忽降時周行七步目
遍天上人間更有誰 [illegible]
間基卻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斷截橫爲農
用此時誰報大平音 佛
優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
會獨震雷音徧大千
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繞剖事全彰天生我俩能奇
怪木上輪他弄一場 保
七步周行子指天納僧捧下命難令每胎出後成何
事爭似脫浮未降前 張
周行七步使神尊家魏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
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長
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人間我獨尊可笑瞽前不顧
後那知身後有雲門
一火鑄成金彈子圍闔都不費鉗鎚拈來舊伎拳頭
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斬新指見謂言後學

遶地指天更有後行人 [illegible]
茅胡不免出胞胎世解人 [illegible]
已夜半後未裏聞 西
走出門風何問倩東西南北更無人有來不得部陽
老未免兒孫苦客塵 西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惟是釋迦能作主 [illegible]
自謂无更後學起誰知更有後行人條風堰雨非云
昔竟無垂衣萬國宥 [illegible]
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脅出來慶境
現只堪悄悵不堪看 [illegible]
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疑
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梵
老胡種性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不分明是非既忘衡人
稱尊今日翻思誰不見大人處在定門 [illegible]
更加諦 [illegible]
子年石佛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新眠處界內鼓煙塵
美如西子離金闕婚似楊妃出禁門不令人見輪風流
眠嵐園裏喪嘉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決是一文銷不
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illegible]

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銷還你獨尊三界
內奈何今日又明朝 [illegible]
僧問九峯虔云承聞和尚有言語聖聞出祇是
傳語人是否師曰是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和尚爲甚麼却喚作

傳語人師曰祇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
作傳語人 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觀奴兒婢子自殷勤指天指地稱尊
大也是傳言近語人 [illegible]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頌曰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未後已太過面南有北手
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
除根蒂火裏蓮華處處開
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

我平生穿鑿不相干　鼓山珪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
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徑山杲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下白拈
賊滿眼俱爲敗露賊　瞎堂遠
垂鉤不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兎人半夜烏雞何處
去天明吞却玉麒麟　正堂辯
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
點爐賽閣黎齋後鍾　或菴體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

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
證得　頌曰

曜雲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華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荊
棘却笑春風惱亂吹　晦堂心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糊如今好覓生蛇
弄免使兒孫在半途　佛心才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
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雪竇宗
出得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超三
界好與拳頭劈面椎　佛照光

此老從來謾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
際檢點將來未到家　無用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
覓誑人剛道悟明星　天童淨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個男兒眼有睛　肯堂充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可憐業識茫茫
者蹉過如來正法輪　妙峯善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目前機若言總具如來
相也是空拳誑小兒　頑石空

六載隈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　鐵山仁
六載將身草裏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
現未到門庭冷似灰　介石朋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
處百億分身是脫空　天目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生盲至今夜夜明星
現誰肯向伊行處行　癡絕冲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平地起堆黃面
老夢中說夢可憐生　大歇謙
老客却被傷人把釣竿　上方益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邊一幅素縑描不
得競將天下與人傳　大洪遂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此令如相
委無限清風動地生　夢菴信
一段眞風見也麼元元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
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天童覺
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佛鑑懃
法王法令若爲酬老倒文殊强出頭負累釋迦猶可
事至今千古鬧啾啾　龍門遠

銀蟾皎潔豈容模剛被文殊强塗糊千古兒孫無覓
處三條椽下猗盧都　月菴果
金槌影動寶劒光寒百萬之衆齊著眼看　楚安方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一槌打正　南華昚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
輝　凡無著總

古皇前化超羣檄無字印文明劃劃今時衲子若當
陽往往半千成五百　正堂辯
法王法令沒周遮一片虛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
眼幾多麒驥困鹽車　靈巖安

見成活計莫周遮椎下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師子
子何須牙上更安牙 片林觀
道泰時清才子貴家肥國富小兒嬌不因紫陌花開
早爭見黃鶯下柳條 木菴永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
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
一通爾問我 頌曰
仙人一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無喚得兎來依舊
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佛印元
那一通爾問我今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
不覺蕊蕊入荒草 正覺逸

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
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保寧勇
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
雨大震雷音帀地風 靈卓
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不用行搜
檢已自當堂露賊身 靈卓
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鎖鑰等閑一掣掣得
開三個老婆相對坐 斷橋倫
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

壬丙乙离壬不屬火 寶葉源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
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頌曰
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瞥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 汾陽昭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知妍醜
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 寶顏

雙鋒覆護兩俱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
後輕輕一振動雲雷 天衣懷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鉤
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白雲端
經過遇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大曉空心赤脚唱歌
歸路上行人已不少 保寧勇
特地殷勤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雲縱得開令
入未免區區在半途 淨照臻
雪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渡頭
寒極目圓蟾爲誰白 成枯木
外道麤心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錢錐行人拾得東門
兎誰管韓盧精力疲 長靈卓
世尊恰似青銅鏡掛向虛空秋月靜表裏無私照膽
寒高低一一皆相映 佛鑑懃
杲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逝坐跏趺如今要見當年
事邪正由來在半途 龍門遠
有無不問語先愆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盡曉天
空杲日團團紅侶火 佛性泰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卷從斯
入十倍精神減八分 佛燈珣

迷悟躅髏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雞狗戒不學祖師禪
詩山珪

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聲覩白雜
碎黃面瞿曇失却蹤 徑山杲
外道殷勤來問佛有言不問及無言大庇不費纖
毫力良馬何曾用舉鞭 照堂一
世尊雙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止濃桃臉
笑春光不在柳梢邊 雪巢一
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
倒退三千 雪竇顯

陷虎機關兩處安湍流一截萬源乾駿駒瞥爾窺鞭
影凜凜霜蹄毛骨寒 尼無著總
獵涉榮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故鄉漠漠無消
息時有孤雲嶺外歸 正堂辯
赤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頓超然悠悠莫論途中
事露出胷襟子細看 大爲智
不問有無先話愆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醜依舊迷雲撥不開 肯堂充
自把碌磚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
說自著摩挲歸去休 斷橋倫

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松源岳
萬仞崖頭拚得去不知何處見全屍業風吹起再甦
省卻問如今是甚時　慧空禪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憧我自斬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爲宗梵志云我義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憧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憧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憧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憧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諸漏已盡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隘檐奪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大休懶
一切不受逞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赤旛奪了回光處始信言詮前墮已宗　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著屑見如不受事猶乖賊身已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　生禪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問澄源禪師乾坤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澄源曰不是王曰何以故澄源曰譬如大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源曰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曰須彌灰咨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源休去　法眼代曰正是習氣　頌曰

輕輕機轉一條絃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　涂毒鼓
有三尺劒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巍巍堂堂三界大師　虛堂懸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敕文殊領徒衆毗耶城裏問維摩　虛堂懸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子過乃問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　頌曰

捨筏懷兼濟逢畊更問津卻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木庵現首座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大慧

爲智云世尊爲誰家分上事又喝云汝等切忌認著昭昭靈靈復頌曰

眞佛無爲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茫認識神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乃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云建梵刹已竟密庵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鍾作甕　頌曰

時諸天散花讚云歷千有大智矣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遶　遯庵演

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天童覺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頌曰

爲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斷雲佛劒兩忘何處去還家曲調一番新　象田

佛祖由來總是寃電機旋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拽月裏麒麟笑褐天　聽堂遠

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來佛亦爾青蛇匣裏吼風雷　本覺一

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曰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咫措　頌曰

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涂毒策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冶紅鑪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還望故山歸　聽堂遠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佛乃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云建梵刹已竟密庵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鍾作甕　頌曰

時諸天散花讚云歷千有大智矣

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遶　遯庵演

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天童覺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二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能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頌曰

問處奇特各處殊絕一二義諦驟能領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見來與聖

諭秋風昨夜到梧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大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頌曰

衣傳分半座正好慕面嘗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

遺失鵝　卷四十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頌曰

松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闇行不慎亦不護

自來松色蒼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本當史放下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二之義云何世尊曰汝過去能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頌曰

問處奇特各處殊絕一二義諦驟能領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見來與聖

諭秋風昨夜到梧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大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頌曰

衣傳分半座正好慕面嘗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

遺失鵝　卷四十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頌曰

松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闇行不慎亦不護

自來松色蒼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本當史放下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二之義云何世尊曰汝過去能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頌曰

問處奇特各處殊絕一二義諦驟能領無聽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見來與聖

諭秋風昨夜到梧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大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頌曰

衣傳分半座正好慕面嘗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

遺失鵝　卷四十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頌曰

松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闇行不慎亦不護

自來松色蒼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

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　頌曰

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若為隣臨行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羣星拱北辰

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序曾示眾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苦煞連根苦

雙林樹下手摩訶說有談無悉脫空若謂瞿曇曾入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覓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冏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史冏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冏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有尊宿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冏明爲甚麼却出得僧無對 翠巖芝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文殊托上梵天冏明輕輕彈指女子黃向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冏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慈雙眸未肯爲渠開 戒德本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時書懶更看 寶峯照

坐擁羣峯霞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華雨紛紛落蔓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冏明彈出處智海清

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清

當機密薦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爲解凝刻舟求劒實徒然 香山方

女子文殊與冏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 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冏明文殊 洪覺範

畫得天然別苍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凡之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頌曰文殊托上梵天冏明輕輕彈指女子黃向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冏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出此女定須史冏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冏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有尊宿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冏明爲甚麼却出得僧無對 翠巖芝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文殊托上梵天冏明輕輕彈指女子黃向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冏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冏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冏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眞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得冏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冏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雲盖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冏明彈指便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慈雙眸未肯爲渠開 戒德本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時書懶更看 寶峯照

坐擁羣峯霞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華雨紛紛落蔓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冏明彈出處智海清

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清

當機密薦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爲解凝刻舟求劒實徒然 香山方

女子文殊與冏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 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冏明文殊 洪覺範

畫得天然別苍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凡之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文殊托上梵天冏明輕輕彈指女子黃向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冏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冏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冏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眞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得冏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冏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雲盖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冏明彈指便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慈雙眸未肯爲渠開 戒德本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時書懶更看 寶峯照

坐擁羣峯霞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華雨紛紛落蔓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易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冏明彈出處智海清

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智海清

當機密薦箇中玄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爲解凝刻舟求劒實徒然 香山方

女子文殊與冏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 龍牙才

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冏明文殊 洪覺範

畫得天然別苍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超凡情凡人而乃聖凡之和尚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頌曰文殊托上梵天冏明輕輕彈指女子黃向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天衣懷

千眼莫辯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多女子隨邪亦殺冏明關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佛慧泉

冏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 佛印元

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冏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眞淨文

百千文殊出不得冏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居祐

獨坐靈山誰得知冏明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雲盖智

文殊用盡平生力冏明彈指便回來不是老胡深有

文殊彈指冏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女子瞿曇在我心鏡 楚安方

長江輥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怪扁舟難到岸行船由在把梢人 慈受深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圓悟勤

抹粉塗坏恰我獃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開福寧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颯颯花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南堂興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欵結案 開善謙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應菴華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有爾冏明文殊

靴裏動指

一畝之地三甽九鼠子細看來是何面皆 佛照光

苦瓠連根苦同坑無異土二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 或菴體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笛迎風撩亂吹 密菴傑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瞿曇女子鬼面神頭 背堂充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冏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文殊出不得冏明却出得匝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 松源岳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孤峯深

文殊冈明休卜度瞿曇女子謾鍼錐推倒鐵山歸去
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玨
誰在盡樓西相逢語咲低到家春色晚葦落鷓鴣啼
雪菴瑾

文殊遶三帀冈明輕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
幻菴覺

鵲鴝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冈明能出
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劒門分

古老相傳鬼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
作夜半三更也可行　無準範

鮑舡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驀然狹路相逢兩個
是甚面皮　斷橋倫

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幷鬼面敗闕當風流
無門開

是定出得不得關捩初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冈明
輕輕彈指　橫川珙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
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殊殊接得

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頌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
處殺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裏開金
口直至如今藥道行　正覺逸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
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保寧勇

藥病相治貶更褒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烟波
靜誰把長竿釣巨鰲　照覺總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

好咲文殊老憐兒不覺羞　雲溪恭
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
中徧界不藏光杲杲　楚安方

續收　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便把黃連當
甘草等閑殺活幾多人　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白玉無
瑕却有瑕　石田薰

增收　文殊問疾畢遶女云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
一莖草上定綱宗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
得分明鷂子過遼東　掩室開

生生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
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
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
爲義女云死以不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
以不死爲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
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爲死
義　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超佛祖
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鱍鱍金剛寶劒倚天
寒外道天魔皆膽慴　圓悟勤

生以不生生爲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死死爲
死優林樹下亦如此生不生死不死四十九年無一
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興

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方入城汝
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
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
弗與麼去　頌曰

淡籠煙深瑣霧鶯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
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

殊無量迦葉無量楗稚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
那箇文殊　晦室明

不容誅大小世尊前言不副後語楞嚴會上道
如是文殊若有二相即非文殊者裏又道欲擯
出那箇文殊惑亂不少育王當時作迦葉且放
過文殊但擯出世尊一箇何故殺一有罪而天
下咸服　頌曰

千峯月照楚江秋衲子初開布袋頭聞道淮南米價
賤便隨船子下楊州　楮衲秀

大象不遊兎徑爽雀安知鴻鵠擾令宛若成風破的
渾如齒鍼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舉
槌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陁曾落節　圓悟勤

利刹塵塵見不難頭陁何苦被他瞞當初若論收姦
細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聞賁

天高雲靜月彎彎雨過秋空眼界寬百億文殊眞妙
體分明只在一毫端　正堂辯

三處移場定是非頑心全不改毫釐胡言漢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破眉　密菴傑

錦衣公子春遊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尚嫌千口
少自貧纔奉一身何　月庭忠

舍利弗入城遶見月上女出城弗心口思惟此
姊見佛不知得恐不我試問之纔近便問甚麼
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方入城汝
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
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
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
弗與麼去　頌曰

增收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
月在婬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
槌擯出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
佛慧泉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
脫掌中至寶耀乾坤 圓悟勤
重城曉入冒輕煙鬧市相逢豈偶然一句等閑相借
問平田忽爾浪滔天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
去借婆裙子拜婆年 佛性泰
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達本鄉鶯子黠兒輕借
便由如啞子喫生薑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
光金瑣玄關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 佛燈珣
出入分明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鶯子恁
麼去莫管傍人說是非 文殊道

如舍利弗與麼去千人萬人攔不住優游自在涅槃
城步步蓮華隨足舉 且菴仁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斜映暮天霞 白菴昭
有禮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漢地不收
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楊州 無際派
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明明今古不曾
藏一點靈光常獨露 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
[illegible]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華次問言汝
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
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
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
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
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
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
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
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
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

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頌曰
鶯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
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illegible]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
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
毛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
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絕商量從來對衆難收
拾眼上依前兩簇長 佛印元
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爲回避大王還識
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窣地 佛慧泉
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眉麤阿育王猶疑狐
唵摩呢噠哩悉哩蘇嚧 保寧勇
續收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峯前重
漏泄莫將附子當天雄 正堂辨
尊者親曾見佛來雙眉策起咲顏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 佛照光
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
今朝昨日 月林觀
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謾至今應供四天
下春在梅梢帶雪寒 天童淨
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門歡瞎金剛
眼恩大難鼎雨露寬 枯禪鏡
厖眉策起貌稜層見佛元來却不曾南嶽天台相撞
著被人喚作捉齋僧 巳菴深
策起眉毛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耨池中
水流落人間潤八荒 天目禮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
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illegible]
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土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

預不是尋常粥飯僧 橫川珙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
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
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
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
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
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
悟遂棄刃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 頌
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
劄覆雨翻雲在刹那 疎山如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寧煩費
力搖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 佛燈珣
續收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什鼻孔相拄不動步
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作 雲居悟
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孳生口數多殺却渾家仍自
殺誰能奈得你儂何 野雲南
殃崛摩羅既出家爲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
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
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
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
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
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免母子
平安 頌曰
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
相一切冤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
敷榮 [illegible]
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鼓山珪

乎陳山前白足庵中有寒泉徹骨令誰家女子來照
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參悟道乃感帝釋
雨華證曰我是帝釋見諸姊悟道故來供養但
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
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
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
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
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
解此義唯有諸菩薩乃解其義　頌曰
七賢聖女姊妹同遊麗陁林一姊指死曰屍在
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參悟道乃感帝釋
雨華證曰我是帝釋見諸姊悟道故來供養但
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
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
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
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
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
解此義唯有諸菩薩乃解其義　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
却令諸姊皺雙眉憍尸迦知不是獻天華三兩枝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
時髑髏眼睛放光彩　龍牙才
帝子遊森不逐他相邀諸姊入屍陁死人堆裏出身
路機動煙塵見也麼靈利漢不消多回頭踏着自家
底洞雲深處舊煙蘿　佛燈珣
談玄談妙實堪誇帝釋纔聞便雨華臨機須索三
般物看看愁殺憍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借問
却周遮　大潙喆
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不應當頭露羅刹七珠森太
虛動地雨華無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
處無生無法本如如只箇如今離言語　圓悟勤
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嫡
凝却將紅粉高緘留憍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大華撩
亂飛　佛鑑懃
無根樹子枝條翠山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開田
地結子開華朵朵新　正堂顯
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衆有三般寶富貴歸乾坤
佛一身離作一如來　虛堂愚
乎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要路桃李風雨
後馬蹄無處避戎紅　石室珊
雙林寂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以凡
夫所不會思云大士滿堂下座武帝悵然誌公方問曰下會
不會誌云大士滿堂　雪竇顯
不向雙林說世尊老也是懶惰人因金陵明干赴大會高座登臨
遠別雙林會如一聲大法雷　正覺逸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工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

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白雲端
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衆病不假驢駝藥
慈受深
案上一聲鳴嘆嘆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 佛鑑勤
[增補]身受龍華三會主槌開鳳闕九重城梁王築倒金
剛佛更問如何不講經 剋符道者
兩口明明一無舌同生同死爲君決那吒頂上喫羹
蔡金剛脚下流出血 東山空

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臭肉積磨門堪笑無人買
無準範
雙林大士太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
絕一揮案上動龍顏 葛廬覃
傳大士見梁武帝不起羣臣曰大士見王爲甚
不起士曰法地一動一切不安 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十土居無
動爭奈雙林半樹秋 投子青
[增補]傳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帝問
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邪士以手指靸
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
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佛心才云
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武帝問處會要識三教
聖人用處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體用分明
衲僧門下大遠在 頌曰
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总却率陁天上
路雙林端坐待龍華 胡隱濟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宗同一
轍捏沙終是不成團 笑翁堪
泥封三詔出煙霞直到金陵帝王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 寶葉源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
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一衲戒
[增補]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
相隨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者語聲是
頌曰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楊花落
也驚 天衣懷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
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呵呵囉哩哩囉哩

[增補]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
上過橋流水不流 頌曰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心聞賁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橫身不受斧斸 木菴永
狗虼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斷橋倫
[增補]傳大士云頌須彌芥子芥子須彌爺山水坦
然平敲氷來煑茶 頌曰
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閑長河攪著成酥
酪輕輕擊透祖師關 圓悟勤
[增補]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 五祖演云古人恁麼道可
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蓮
今日曲順後機不惜眉毛亦爲頌云
有中有無中無細中麤中麤
上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眞金鷄唱曉瓊樓
夢一樹華開浩劫春 足菴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菩薩機緣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爲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秖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頌曰

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　野軒遵

拈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　佛慧泉

困來抱囊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鄽且無忌諱橫身要道等人那個便知圈繢　雲峯悅

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　圓通秀

都盧一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攜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白雲端

咄這憨皮袋眉麤兼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　保寧勇

分身百億混塵埃氣貌憨憨勿可猜一袋挑擎隨處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相呈示市尾街頭睡覺回等得箇時還不是至今猶是老黃梅　佛國白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　靈源清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　徑山杲

續收　接著一箇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許多彌勒世尊　瞎堂遠

拊背覓錢成漏逗回頭轉腦昧眞機可憐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布袋歸　佛照光

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覓得無及處猶自區區誑阿誰　北磵簡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　環溪一

增收　跋陁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鹽官云因中色空果上色空總是夢中說夢　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緣不礙執情還被境消磨　雙泉瓊

色空空色色空空閡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天衣懷

東西南北十萬八千空生网措火裏生蓮

堂堂色裏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號元來不我名　靈隱本

增收　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自念寢疾于牀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病毗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字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　雪竇顯

佛病法病最難醫獨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讚居士失却金毛師子兒　天衣懷

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徹不徹金毛師子未到來一室屏除先漏泄及乎回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殊下一槌千年萬載成凹凸　大洪遂

冷坐毗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　徑山杲

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并眼辨刮地西風鴈影高可憐發盡弦中箭猨臂將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去羽翼離披落眼前　廣鑑英

寃憎會苦愛別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　咄　正堂辯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樂可醫只是忌口爲上　淛翁琰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鍼錐事褫一喙長三尺問著依前似鼓椎　無準範

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湖隱濟

善財初詣娑羅林中參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謁德雲比丘次第至彌勒樓閣所歸至普

門城外四維守衛欲得其便文殊伸手過百千由旬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教　上藍超因僧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麼却往南方師云學愚入室知乃通方僧云到蘇摩城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云道曠無涯遂人不盡　投子青云然道無迷悟發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是以文殊遣去登須彌山海岸逢師市廛禮友或刀山婬舍罪枉王宮或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彌勒彈指普賢親瞻再見文殊復有何事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睹

光蹤歷窮盡妙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爲甚麼善財不參且道是甚麼人　良久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過市廛復須曰

日由升空高下周良爲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盡鷹去回南天地秋

爾時善財童子五十三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事似歸家能問程　鏡山上

善財童子從文殊師利菩薩處發心住　頌曰

善財辭文殊草莊嚴去遊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十臂長衫袖

知善財辭文殊草莊嚴　大川普

善財童子從文殊師利菩薩處漸次南行至妙峯山參德雲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

見在別峯上徐步經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

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頌曰

妙高峯頂草莊嚴知識南北東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

參珍重分身千百億　通慶寺

妙高峯頂草莊嚴步步相隨不見蹤若謂別山親覩

面非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澄煙暮暮草莊嚴七日徘徊信不遍一步等頭輕蹉

跎海門波卷白蘋風　林田七

善財童子從德雲比丘所漸次南行至普莊嚴城見彌勒菩薩在樓閣門前住一切菩薩圍繞其前爾時彌勒菩薩彈指出聲告善財言善男子汝應觀此樓閣門善財白言唯然已觀彌勒菩薩彈指出聲告善財言善男子汝入此門即得見我善財歡喜踊躍作是念我善知識之所住處我之所願今已滿足即入其門

自作得緣勝憧法門證菩提　頌曰

毗曰仙人下寶牀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現萬象森羅忽頓彰無勝妙牀騰曜色遍增文藏顯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辛生日處長　陽固士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坦然古路勿迂踈壽月涼風動玉虛毗曰善財當日事好如潘閬倒騎驢　欽禪師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蓮座一心親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顯同果海得一切佛果微塵數三昧門　頌曰

自一由旬摩頂歸片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白象兒沙劫智悲方滿日彼岸行圓時佛功德無窮盡說悉見彼菩薩和烟隔水聞聲語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不重彼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童子從彌勒菩薩所漸次南行至海門城見在別峯上徐步經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

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頌曰

妙高峯頂草莊嚴知識南北東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

參珍重分身千百億　通慶寺

妙高峯頂草莊嚴步步相隨不見蹤若謂別山親覩

面非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澄煙暮暮草莊嚴七日徘徊信不遍一步等頭輕蹉

跎海門波卷白蘋風　林田七

善財童子從德雲比丘所漸次南行至普莊嚴城見彌勒菩薩在樓閣門前住一切菩薩圍繞其前爾時彌勒菩薩彈指出聲告善財言善男子汝應觀此樓閣門善財白言唯然已觀彌勒菩薩彈指出聲告善財言善男子汝入此門即得見我善財歡喜踊躍作是念我善知識之所住處我之所願今已滿足即入其門

問處分明答處佳　頌曰

後滿前憧憧法門證菩提同時現萬象森羅忽頓彰無勝妙牀騰曜色遍增文藏顯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辛生日處長　陽固士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散不因南嶽有誰知　楊無爲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行路和烟隔水聞聲語　楚石梵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客盡曼天台眼裏沙　北山惠

爾時善財童子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及諸善知識所增益善根淨治其心堅固不動猶如金剛離諸障礙心大歡喜普觀十方悉見諸佛皆現其前

金陵試公和尚或名寶公令人傳語南嶽思大

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白戴雲青作麼生

大三世者　頌曰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鉄輪莊不必當腳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雪竇顯

一口吞盡三世佛與衆生一口吞纖毫不立道方存大頌日月幾挑

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尼開林英

目視烟霄卧白雲不知山下有乾坤從何處有衆生

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木庵

時清休唱太平歌大冶紅爐善一手　兵曹嫂女

燼亘天紅焰已周遭　蒙菴岳

誌公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個道場　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無　雪竇顯云一對無孔鐵鎚　圓悟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　天童覺云奇怪八十翁翁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頌曰

五蘊山頭古佛堂拈香擇火好承當何須向外求賢聖終日無非是道場　本覺一

大乘經偈

經首題八字　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　又有問披雲寄師答以頌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爲多知解切要參玄達本源　汾陽昭

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先問諱　佛印元

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苦雷霆多少游魚迷去路依前和雨落滄溟　佛慧泉

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眞心首標妙在當頭劄密使泥牛曉夜吟　雲居祐

拈起題摸不著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略　地藏恩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覺範洪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慶喜多聞网措鶩子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陁焉能密傳斯旨　旻古佛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釐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羅漢南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疎山常

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咲忻忻優曇華現人間世鼻孔通天嗅不聞　開福寧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徑山杲

龍宮海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謾求剛被祖師輕漏泄當門齒缺乃因由　靈巖因

續收　鳥跡半露蒼苔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起　石碧明

不向經題識本眞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　絕岑湘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筭沙入海徒疲倦不若教他了目前　橫川珙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頌曰

全象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雪竇顯

堂堂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　白雲端

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湛堂準

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海流慚愧牛郎癡愛叟一心猶在鵲橋頭　佛心才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筌第毗耶默默曾緘口摩竭寥寥鎮掩扉　佛鑑懃

續收　初學賣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却咲白雲它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　崇覺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嬉　簡堂機

見時不見非見見非見不見總非非織女機梭撩亂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灣溪畔綠楊垂　獃堂定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溽卞和泣而陸沉美兮渺兮錯古礱今　虛堂愚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華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白雲端

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衢乘醉臥樓臺　眞如喆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佛心才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謔癡呆　徑山杲

續收　雨色和烟帀四維眼皮未綻若爲窺等閒覷破金剛際坦蕩無因役路岐　或菴體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處大都緇素要分明　此山應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起處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海印信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鼓山珏

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　徑山杲

續收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亦誤人見不及時猶

未幣那知殃祟是家親　遯菴演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轆轆斷崖流水少知
音六六不成三十六　妙峯善
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
少白鳥去盡青天還　朴翁銛
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潛菴光
隔墻見角便騎牛騎入紅塵鬧市遊遊徧歸來欄裏
臥三更半夜失踪由　雪菴瑾

增收 楞嚴經七處徵心　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得見無
心也是涅中洗土塊　西余端
七處徵心欵便成推窮尋逐按分明都緣家賊難防
備撥亂乾坤見太平　卍菴顏
吹糠著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北磵簡
七處徵他天外天毫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憐兒
切逼得鮎魚上竹竿　絕岸湘

增收 楞嚴經八還辨見　頌曰
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
時也是鰕跳不出斗　西余端
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畔
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卍菴顏
色空明暗各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北
磵簡
還還還後更無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
咬皮毛落盡體元斑　絕岸湘

增收 楞嚴經阿難大衆獲本妙心　頌曰
東西南北捉虛空海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
覓萬年松在祝融峯　卍菴顏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
畏法　頌曰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世出世
間活鱍鱍　瞎堂遠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
時女子身中從定起　卍菴顏
趂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欵錯說在聞中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頌曰
一錢爲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
藥輸他潘閬倒騎驢　卍菴顏
金盤不可動轆轆轉難住停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　頌曰
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茶蘼一陣香風
起引得遊蜂到處飛　心聞賁
千山鳥飛滅萬里人迹絕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肯堂充
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
掃燕子啣將水際飛　天目禮

增收 楞嚴經六解一亾　頌曰
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
貫娘生鼻孔一時穿　卍菴顏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閑清
晝百鳥不來花自紅　北磵簡
結解非殊存亾無據試問本來宗當初誰縛汝

增收 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
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
元眞如即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
有地獄餓鬼畜生　頌曰
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卍菴顏
三蛇九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
迴經無量劫不得眞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反
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名天
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頌曰
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婬身心不是閑家
具前箭猶輕後箭深　卍菴顏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魔自起深孽　頌曰
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
定佛魔到此盡平沉　卍菴顏
挽弓須挽强用鏘須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　詳在本經　頌曰
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性覺必明認影
明眼耳便隨聲色轉　卍菴顏
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　北磵簡

增收 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修山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頌曰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天童覺

增收 楞嚴經跋陁婆羅入浴忽悟水因　頌曰
了事衲僧消一個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驀面嚼　雪竇顯

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執云洗塵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　大潙智

洗塵觸體兩空寄妙證密圓超見思白璧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塗毒策

增收　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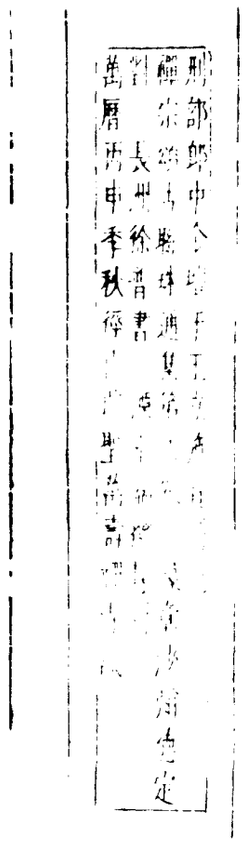
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殞試問楊岐果蓬何似雲門胡餅　呂無著總

[illegible]

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裡更無一物是塵埃　朴翁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刑部郎中[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illegible]

對　長洲徐普書

萬曆丙申季秋[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宋泗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永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大乘經偈之餘

增收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　頌曰

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僧堂　冶父川

增收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　頌曰

明鏡當臺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不妨隨處說烟霞　冶父川

增收圓覺經非幻不滅　頌曰

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坐斷毗盧頂　呂林觀

增收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頌曰

方便門指頭月說此因底多甄別冷光露露登清途市地菩薩尋舊穴指看蟲處眼中屑到此何須更饒舌　育王達

增收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頌曰

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釀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孫鷺落霞　雪堂行

早朝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脚睡五更走起眼瞇麻　或菴體

增收圓覺經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爲涅槃　頌曰

相　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窓饒一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正堂辯

增收圓覺經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爲增上善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頌曰

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斷堪笑漁儂撒手歸

增收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頌曰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暖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看　晦堂心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續收魏魏堂堂磊磊落落闢虛刺頭穩處著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蹶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藥　天童覺

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徑山杲

和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欵乃一聲天地闊祖師何處渡流沙　或菴體

胡孫喫毛蟲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淨如練　圓極岑

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耙智者咲忻忻愚人驚怪差古往今來幾白年更向鬼門重貼卦　密菴傑

庭前栽萵苣萵苣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擘破撒出白油麻參　物堂仁

昨夜深沙鑄錢券阿那律陀來合伴醉來相打見閻王閻王握筆不能判不能判却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筭因你恁麼斷公事大喫醋　無菴全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劒兩個撒手相逢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鉄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石菴玨

春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村翁銘

增收圓覺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闇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百草頭襤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倮倮放出鴻山水牯牛　圓悟勤

增收圓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齒等皆歸地唾涕膿血等皆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頌曰

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餘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多　本覺一

增收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頌曰

蠻奴赤脚上皇州賣盡奇珍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鉤分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　圓極岑

增收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五祖演云尋常衲僧家高揖釋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個見處不惜眉毛衆向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破菴先云且畢竟如何是佛智乃頌曰

增收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東坡

雪子落紛紛鳥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居士別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法眼益

禪師因閱至此乃有頌曰

呪咀毒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

增補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害火災衆難非一　頌曰

蝴蜂休戀舊時窠五百郎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路癡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爲喻是訛蓬焞臭煙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增改 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頌曰

嶋嶸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日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咲嘻嘻雲暗蒼龍化蝌蚪火虐風饕水漬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孽清香爲返魂

增改 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頌曰

雖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蓮漏永佛燈猶作向來明

增改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雲門云

釋迦老子甚處去也　頌曰

大子便吠賊牛子便牽衲僧若恁麼未曾模著皮

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眞箇可憐生

法華經偈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刹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未過僧祇大劫修

種穀不生豆苗焚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個

擔板底漢　鼓山珪

增改 焚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徑山杲

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非是寶鄭州棗青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　月林觀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齋糧戶不扃十劫坐來成底事平生肝膽一時傾　道場融

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咲堪悲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　環溪一

增改 法華經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　頌曰

觀音門普普門收纔著襴衫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惰迴光息慾火焚燒當處休瓔珞受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淒淒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頌曰

平生踈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兮漢不收

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僧問洞山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清淨行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川總是自家親眷屬　照堂一

夜來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青毳苔莫瞋驚著汝　白得暉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總

陪錢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　武菴錯

事神者喫神事佛者喫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　肯堂充

漢既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月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暴不用覓無踪跡天邊何處覩鳥跡　徹菴楓

國有定亂劒家無白澤圖神傀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朴翁結

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　退菴奇

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達拾得撫掌咲哈哈　此山應

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爲從來被眼遮三門啼壁後跡在箇裏即普賢　高峯妙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丈室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憧汝亦隨憧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詬誶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

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
置鉢欲出 頌曰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淺深并苦
淡一般滋味過分明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饑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白日街頭獨自行夜間屋裏獨自臥山高不礙白
雲飛竹密不妨流水過

邪見皈依外道師與師同陰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
飯午日亭亭腹正飢
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纔入耳渾家不和睦
獨去單提單提獨弄劒乃至打成一塊
青山白雲碧路當雖月畫庵成裡只住一法門至文殊云
所生各不同所說一門皆甜瓜徹蒂甜若說萬古清風寒徹骨
我於一刀法無言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
爲菩薩入不二法門竟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
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說是
入不二法門時與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
法門得無生法忍 頌曰
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今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
問夜來明月上高峯
虛空鳥跡漫追尋幽鳥投聲又報春若識東西無異
路淨名一室不平沉
毗耶城裏競頭走護謂南星眞北斗還知鮮鸙兩相
持須臾盡落漁人手

箇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窓
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昨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在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毗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說許多三萬二千師子
座一時掀倒看如何
言言言分飄風灑雪默默默千雷轟電掣藕絲孔裏
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
毗耶老子善藏機淵默靈聲徹四維今古競傳眞不
二豈知黃葉止兒啼

有無語默漫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
六雲臺并似釣臺高
深入不二門巧盡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憾然說
說拙萬古清風寒徹骨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
來一指動時容戲見
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曰這
箇師僧恁麼發人業 頌曰
雖然無背面觸處頭頭現吞却大虛空吐出瑠璃殿

金剛般若經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頌曰
食訖跏趺坐石牀斗間閒氣象閑天光幾多業識茫茫
者納被蒙頭在醉鄉
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謾地儘饒伊祇圍乞食歸來
後法會因由又是誰
衛城乞食沿門度祇苑收衣洗足時善現無端讚希
有斯文安得是如斯
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頌曰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玄微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
七手八脚呵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門存跳躑
幾千回頭頭不離空王殿
截斷從教來衮衮隨流未必去滔滔青山長鎖欹飛
鼈滄海合知來處高
金剛般若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即見如來 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覩偏枯堂堂密密何曾
間一道寒光燦大虛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頻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遊蜂
金剛般若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頌曰
一金成萬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時
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

增收 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僧問首山如何是此經山曰低聲云如何是受持山曰莫染污　冶父川云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上大海波心乃頌曰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

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只知洪浪巖巒闊不肯拋絲弄斧斤　投子青

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寶相元

增收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頌曰

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冶父川

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驀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　孫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　獻堂定

金剛般若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頌曰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　雪竇顯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筭免被巡官掌上推　曰雲端

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刹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山　張無盡

續收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此爲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空有無彌忒思之　法眼益

半夜窓明鄰家有火鮑老敲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婆過渡油盡燈滅一場懡㦬　佛鑑懃

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竈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　天童覺

增收 金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頌曰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個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鸞鸞碧潭空浸玉蟾蜍　佛慧泉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清白眼咲他無限往來人　冶父川

增收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南堂興舉德山行脚時到潭州詣胡餅店覓點心喫店婆出問過現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無語今夜代德山幾轉語與諸人商量待他道三心不可得只向道咄咄老婆不得無禮似恁麼莫太剛麼不然道婆子你從甚麼處得這箇消息來似恁麼又却太弱麼當時若是老僧待他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點那箇心只向道與我換熱底一隻來纔擬議便與換却眼睛乃頌曰

過去現在未來心簸土揚塵無處尋坐臥經行無不是承當直下莫沉吟

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罷釣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閑眠明月蘆華深穩密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封疆說甚隋珠并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石含玉兮地擎山惟證乃知難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帀地有何極　雪竇宗

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須遺劍刻舟尋雪月風華常見面　冶父川

後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關木人問從頭弄盡元無說　懶菴樞

三清道士無僊骨八教闍黎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或菴體

去歲春風瓊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蕭不見過　寶葉原

增收 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　塗毒策

盡却耳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木一片閑雲鋪斷崖　野菴嫩

增收 金剛般若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頌曰

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朵亦無塵拈起[illegible]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　慈受深

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蒼[illegible]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　冶父川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精終是不通靈棊逢絕處著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清　閑極雲

暑往寒來總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上醉寫盧仝月蝕詩　雪巖欽

增收 佛華嚴經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白象住於空中　翠巖芝云諸仁者作麼生會翠巖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什麼處　頌曰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蹋破草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illegible]

瞿曇幾個舌頭衆會幾個眼睛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自謾猶自可最苦是謾人 北磵簡

增收 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答云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界而入其中能人能見 頌曰

晃晃在心目昭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

增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修行爲家法 頌曰

浪宕樓頭無藉在零丁利帝可憐生惡叉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 北磵簡

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 頌曰

擬破一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北磵簡

增收 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頌曰

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隣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天童覺

增收 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 頌曰

佛眞法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磁瓶却著衫來作主人 北磵簡

增收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頌曰

破缾豈復作缾事焦種不因生蘗牙如彼靈空槃大子毛輪垂法翳花開 鼓山珪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聵兩箇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徑山杲

增收 般若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 頌曰

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無羣範

是大神呪四大六根元不有是大明呪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呪海印圓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呪士農工商各成就何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聲香依舊等閒勘破悟桃花選甚法身藏北斗 或菴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宜興居士曹師儉施貲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五卷 謙章沙彌德定
[illegible] 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丙申季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西天諸祖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顏微咲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　頌曰

僊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僊人可憐壞衲曾微咲有理傍觀不解伸　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佛慧泉

盡說拈花微咲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白雲端

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陁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保寧勇

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憐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著玄　照覺總

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黃檗勝

世尊舉華迦葉微咲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楊無爲

飲光誰謂悟拈華微咲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唐　草堂清

世尊拈華迦葉微咲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　長靈卓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席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眞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張無盡

舉華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陁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　南華昺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　吳古佛

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陁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襴　佛燈珣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　雪峯預

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佛心才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雞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正覺逸

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個知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　慈受深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華微咲太乖張幾多業識茫茫者問著勞生沸似湯　龍門遠

海水鹹空衮底流魚龍鰕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陁子直至如今咲未休　鼓山印

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疎山如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徑山杲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笑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　楚安方

續收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笑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鶯一囀　石碧明

拈花親付老頭陁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篙量水轉譊訛　寶華鑑

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白楊順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難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尼無著總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湛堂深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　惠通旦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万年閑

金色頭陁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應菴華

世尊拈華迦葉微咲一對鐵錐渾無孔竅　佛照光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　蒙菴聰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總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　肯堂充

白日青天開眼放尿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木菴永

拈起花來尾巴巴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無門開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頌曰

影略門前倒刹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天童覺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刹竿不取一時爲上瑞百千年後與人看　草堂清

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刹竿倒却貴安然　覺海一

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召劃芬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碑　正覺逸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刹竿子免教依舊倚墻邊　白雲端

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頌曰

尊者理非謀玄沙語甚奇白隨鋒乃落彼此沒安危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撲面正愁人一聲笛裏關山月何處相思在此身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斷消除萬里恩誰知

平夜夜清光輝雪月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佳音船子下楊州洋洋逐水流一聲河滿子自動思鄉愁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孱劍光古廟春蘿穿戶牖何似秦時轗軻鐵

君王賞劒不虛施鋒鍔曾過楚國危千古遺風人共仰至今猶恐有人知

吹毛劒自乾坤出寒氣不成雙　身方知兩刃不成雙

尊者何曾得福生頭戴鉢盂行萬里袈裟長帶一溪流水紅

口含木札腳履破草鞋行萬里不須他到處寒山心却來時

從日日哭酒日日醉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通天下師子頭落處要看打令人驚

明月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

說圓當機擊電飛當機變生君王萬古聲名重

劒下十分裏無處覓蹤跡

養中要渡深淺水救個要緊地覓來使個

盡林頭山月已三更　石菴瑤

羅空誰見法中王觀體何曾礙劍光古廟春蘿穿戶牖斷碑風雨碎文章　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盆膝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指覺豚難續斷腸人　虛堂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羅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鴻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

行腳脚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乃頌曰

秋高月色連雲白潛泊禪心逐水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

靈牟觀月傷舍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囿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鴻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

妙圓極口轉空機寒山心却來時從日日哭酒日日醉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通天下師子頭落處要看打令人驚

明月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

東土祖師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至梁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首尾一葦過江北少林方奉慈師將一段素川錦最作人間供養眼睛卻似相如值萬不解作客愁頻王人面桃花相映紅少林門閉一冬雪鐘日聲遠出重雲外

心印曰嘗還使詔之誌曰莫道隻履西歸去也亦不回　頌曰

鼓半夜時分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不識因茲暗渡江首免生荊棘盡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展陣開旗便要戰誰知御駕不親征花定鄽旗收陣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師顧示左右云這裏還有

當時卞璧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葦渡江江上水滔滔今古色如藍 夢菴信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撥果然提起活人刀 雪堂行

廓然無聖露全身覿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苑一華五葉自然春 雲巖因

【續收】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鼠捉不著千里清光渾失却 石岩明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正堂辨

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葦航堪咲普通年遠事兒孫多是錯商量 肯堂充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船歸少室至今天下起風濤 雪菴瑾

强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 天目禮

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朴翁銛

五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蔓剪根芽不教著脚金陵地猶恨蕭梁未作家 北磵簡

金馬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天童淨

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癡鈍頴

玉簫吹徹鳳皇臺古殿深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苺苔 虛堂愚

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 石溪月

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珂

遠到支那十萬餘清波無路一莖蘆而今面越之燕者對朕還曾識也無 德巖祐

廓然無聖眞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方無量劫來到今日 橫川珙

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雪巖欽

【增收】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頌曰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鰕蟹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源岳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頌曰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個 白雲端

十萬途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君力五葉花開動地香 佛國白

精進翻成怠憧莫守癡禪兀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梁王勘破 祖印明

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攜隻履又空回 草堂壽

泛舶來梁自普通一槌擊碎有爲功謾言面壁無言說爭奈當門齒露風 佛性泰

航海梯山緣底事游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垂慈切剛被時人喚作禪 太平古

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 旻古佛

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强生花得皮得髓徒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 疎山如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鉤 徑山杲

【續收】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强將言句爲施爲 南山省堂主

千鄉萬里尋知已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 天童覺

一片虛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强安名 正堂辨

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筭來早是已輸先 高菴悟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 木菴永

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滿地花狼藉 皖山凝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平人入鑊湯 朗隱齊

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坡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頌曰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嵓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卻使老盧雙淚泣 天衣懷

少林眞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作良媒 正覺逸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殲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寧勇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 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盡孰親疎誰言得髓能情息 圓通秀

當門齒缺　堪咲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此土二分俄了依前懷懼返西天　梵藏
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恰形甘斷臂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强分張九年懷懼空歸去添得華人咲幾場　佛國白
祢撒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語鼻孔纍垂蓋口脣　雪竇宗
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承日無人到蕭蕭檜柏風　龍門遠

社舞村歌咲殺人騎牛挑鞚看成羣二杯酒罷歸家去留得豬頭礙塞人　世堂禪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翁悟
揑目生花元問師得它皮髓被它瞞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人道寒　簡菴演
死款都來　供情窮埋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高峯妙
增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會移易一綫毫許　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宇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葛廬覃
增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回過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厥世雲聞之茫然歸東過覲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迫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道履於少林寺供養　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攜隻履葱山上寫後嗣王興覲王　朝符遠

帥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　琅琊覺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描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東山空
闔閭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虎丘隆
梵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未開一句等閒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于計切脚鞋到底往還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　圓悟勤

航海東來瞎兒落節爲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恭惟端重漏泄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　尼無著總
飛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徧地是刀鎗　妙峯善
九年冷坐已數閱隻履西歸空後代兒孫空鬱鬱想鶺鴒啼不爲春風　孤峯深
死也不伏埋殯倫携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　孤峯深
增　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十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分陽昭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裏一一漁翁把釣竿 正覺逸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白雲端

覓心不可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 雲居祐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爲從門入者非家寶休喘西來老古錐 地藏恩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少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楊無爲

覓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姪坊嗣少林爭奈子孫嫌直截諸方五味苦參尋 泉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路際滿目瑤花無處尋 普融清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全彰處江月松風盡入微 佛心才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覓心無處强相饒神光冷地思量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八間天上迷逢處八兩氷來是半斤 龍門遠

三拜勤劬雪到腰覓心無處始心消著始覺春來雪自消 佛燈珣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又手肯腳無一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鈔山珪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派不見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徑山杲

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猢孫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 石林明

立雪齊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 白楊宿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 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燕拳下一吸黃河徹底乾 戒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編

拈刀截臂全真忘却求安真底人若是當時知痛痒猶存舜老胡何處著渾身 無際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 息菴觀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法還我娘生一臂來 隱山璨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唉一蹶兩手摸虛空 李菴瑾

深雪堆中斷一肢老胡抑下十分威當時使好撅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 石室輝

二祖當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法直至而今一臂無 蓑庵常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 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爲居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寄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皖山谷或司空山 頌曰

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寄囑護持無令斷絕後居舒州潛皖山谷或司空山 頌曰

潛溪水急天峰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平如掌後世兒孫弄海潮 楊無爲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流入海中 佛國白

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兩如如誰知璨是僧中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清

牛醒半醉臥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三昧若從人處得効顰何異更塗糊 枯木

無孔笛子韝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鐘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玉庭實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尼寶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獨落靈丹一粒有神功若個不假驅馳藥 佛鑑勤

潭身燥痒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痒處一時消 水菴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邪成幕作隊只許老胡

知不許老胡會　退菴奇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俱蹋地儘教後代亂鍼錐　無門開

平生罪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兀潛溪一派自朝宗　癡絕冲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大歇謙

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侶有覓渾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illegible]丈夫　石室輝

四祖道信大師初爲沙彌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不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赴就賜紫服　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峯巍巍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路上兒　楊無爲

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卻將衣鉢爲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

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求人的嗣周家子遙望牛頭紫氣分　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覺範洪

無縛無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　旻古佛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翫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嬾開眸白蓮峯頂光相射　雲嵓因

續收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草愛松留得礙人枝　無門開

掀翻解脫脫巢窠從此縵天布網羅落縣小兒猶自可一枝橫出轉譊訛　癡絕冲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鵞便是支郎寉　石田薰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少室睦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爲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後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爲　二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嵓壑白頭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轉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爲春中擇得能　白雲端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家莫問去來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草堂清

濁港滔滔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橛白蓮花向半天開從此天機渾漏泄　旻古佛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無埃　天童覺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縮脚裏貪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趂得曇華五葉開　佛燈珣

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猨野寉老松巔人傳妙道回南嶺我禮浮圖向半天前後眞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白楊順

東山法門衆盈七百眞能者師爲世作則濁港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雲嵓因

續收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尼無著總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眞有娘生面無爺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元是黃梅舊日僧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鑊轉步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雨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　湖隱濟

滿頭白髮老嵓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他周氏女難尋踪跡去還來　天目禮

好箇栽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周家小姐濁港浸他不殺養大便成奸猾鼓弄黃梅七百僧成羣逐隊爭衣鉢　朴翁銘

青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猶自可再來不直半文錢　笑翁堪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薰

幾年活計钁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烟夢破曹溪天地闊再來不直半文錢　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損得皮囊急回首依前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
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
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
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
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
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
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
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
夜呼入室傳示心宗法服傳付衣鉢令渡江過

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實師來因爲起波瀾攜囊度嶺人空
逐負石黃梅衆識難　勝慧泉
石墜腰間舂雖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
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楊無爲
七百高僧褒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柴舂米儂家
事厥事親傳六代衣　佛國白
一偈投機一衆降銜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
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祖印明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
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死心新
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
去鐵樹花開二月春　黃蘗痴
旛旛搶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
沒口卻能平地起風波　雪山缺
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不來無一
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西塔懶
壁間書偈言無物腰白當[illegible]
倆棟中春出塵隘　水菴一
菩提無樹鏡非臺　幸　事

保剛然惹得一身災　無門開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腳踏到底黃梅信息通
　佛照光
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
界新州柴把貴如金　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荊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　妙峯善
箇樣村夫舉世無驚新終日斧窮途黃梅有路何曾
到誰謂衣盂親付渠　少室陸
黃梅分付太倉忪半夜淒淒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
落賊身已露更和贓　辛菴傳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踏著踏不
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西澗曇
癡意貪他破鉢盂閑言長語倩人書只知半夜潛身
去祖意還曾夢見無　石室輝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倩投壞却少林窮活
計櫪聲搖月過滄洲　蔣山泉
六祖交法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
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
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二云風動仁復翫答曾未契

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
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
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
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
曉祖師直是好知音　瑞巖先
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
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法昌遇
不是風兮不是旛心幾人求劒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
德不是風旛不是心　佛鑑勤
侶自古眞鍮不博金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爲心者亦顛頑風吹碧落浮雲
　蔣山常
盡月上青山玉一團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傳
息松風江月盡知音　慈菴悟
憂遊華頂過丹丘騎鯨寒雲倚石樓會看瀑泉瀉崖

鐘不動身在碧江頭　長靈卓

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爲深那吒忿怒抓騰去析徧微塵不可尋　黃龍震

不是風兮不是旛幾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皮穿較不難　佛燈珣

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危樓望剎竿　佛性泰

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爲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白雲流水深　楚安方

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鼓峰覺

非風旛動唯心動龍生龍老虛直下示全機底事今人見如夢　石梁明

不是風旛是心動似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孤鸞誰得識何人解合續絃膠　崇寶空

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疑識得如今海嶽沉　雪竇柬

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將瞳若將知見巧圖量大似夢中加說夢　大慧智

非風旛動唯心動涉慮機强指陳大地未曾藏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開福寧

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旛動出虛公玄徒若具金剛眼刹刹塵塵總是空　南堂興

是風是旛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流鶯遶樹飛　自得暉二

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强錐鉞嚴房雨過昏烟靜臥聽涼風生竹林

淚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輪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常菴崇

不是風旛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淈涸到如今

風動旛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洞　白楊順

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喘這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　佛照光

不是風旛不是心休將此語擡蓑林從來一派天河水透石穿崖古到今　塗毒策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處難上髮寸寸白如霜

一絲獨釣秦江南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滿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剔剔萬古寒潭空界月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檗旨本體自圓成單竟只者是道已與平生脚已跨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

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月林觀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淳菴淨

不是風兮不是旛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力慈得閒名落世間　松源岳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丁時復挫經把劍看

不是風旛也可疑御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者無世何人見得伊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　無門開

地神歸地大神歸天殷勤奉送寶馬金錢　無準範

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非旛無處著是風是旛無著處遠天俊鶻悉迷蹤蓬萊仙金毛還失措阿阿阿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秦江南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滿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剔剔萬古寒潭空界月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檗旨本體自圓成單竟只者是道已與平生脚已跨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　雪菴珪

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侶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　徑山杲

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會出曰某甲識得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

源佛性　頌曰

呼爲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不虧動用施爲收不得活潑潑黑烁烁借問諸人知不知直待當來見彌勒　海印信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慈受深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神會沙彌失錢遭罪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瑠璃碎　圓悟勤

增收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　孔　頌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長船高鳥飛兎走若非林間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　海印信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本覺一見

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珎羞異饌　圓悟勤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眞實好知音

龍門遠　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苔落只隨流水遠空留暮暮野雲屯

落葉歸根鐵牛當路來時無口索鹽得醋金槌不動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　雪堂行

雲開空自閟葉落卽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　松源岳

興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已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簫簫黃葉秋　虛堂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旁出諸祖

（增收）波羅提尊者（西天無相宗首）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頌曰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爲君通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南堂興

在胎爲身隨緣托質示天眞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舒光轉法輪　劉興朝居士　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價珎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聵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覿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奔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異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爲什百鳥銜花泉曰爲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爲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眞正無私是趙州　汾陽昭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雪竇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喧寂同爲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銜花禍有根　祖印明　二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戶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天童覺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櫂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寥寥風月臥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菴信

（續收）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乘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　剋符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爲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別峯印

雨前不見花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胡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孤峯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學者疑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橫川珙

（增收）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嗣牛頭威）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爲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頌曰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松源岳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　目默恭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嗣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馬祖惑　頌曰

馬祖當時見禪山同風徹露密機開無端却被南陽
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傳燈錄 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覺統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
老倒令人擾擾匆匆 江湖集 仁勇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子曇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 往山集

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
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
頌曰
何得商羊風儀中見貧道 頌古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
外別討大唐天子師 石溪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巖惠

馬祖者王一國師尊崇不離四威儀
禪會集吹鳳人未歸 開梅雪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嗣國一初詣長安西明寺
學華嚴唐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
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西巖惠

遂棲止其上故以爲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業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
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
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
他適乃屑左右後開法爲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鳥窠拈起布毛吹
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汾陽昭
鳥窠禪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墜落暉雖是老婆心意
切悟來由奉拳退歸 石門易
鳥窠布毛起沒機關無端却被南陽
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傳燈錄 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覺統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
老倒令人擾擾匆匆 江湖集 仁勇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子曇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 往山集

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
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
頌曰
何得商羊風儀中見貧道 頌古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
外別討大唐天子師 石溪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巖惠

馬祖者王一國師尊崇不離四威儀
禪會集吹鳳人未歸 開梅雪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嗣國一初詣長安西明寺
學華嚴唐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
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西巖惠

遂棲止其上故以爲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業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
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
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
他適乃屑左右後開法爲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鳥窠拈起布毛吹
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汾陽昭
鳥窠禪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墜落暉雖是老婆心意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掀翻
方知普化搖鈴鐸　嚴頭

栖不成兮蒿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
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無門開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趯人休趯
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溪

嵩岳破竈墮和尚　國師

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享殺物
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
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

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戴冠設拜曰
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
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
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
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
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僧佇思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
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勿跳
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
禍福成嚴不在靈殘杯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
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遠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倚竈爲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
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珣

聖不聖兮靈不靈塼堯爲堆土合成杖頭擊著無
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著爲他閑事
長無明　大鴻智

摩天鴉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國嚴勝

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定　頌
曰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
倚一箇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河北智隍禪師

結庵長坐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
策禪師激心勤求法要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
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鷲山秀

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頌曰

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
窟迢迢特地隔西天　本覺一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
事却騎羸馬下坡陀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黨子谷四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
禮問師得何法　師在黨子谷得何法

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　頌曰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意未是羝羊掛罥時

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曰

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
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寶曇曉

鐵槌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
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氈曾擅上龍樓良哉撥破毗盧
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鷲山秀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碎鹽官
鼓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
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
得他心通邪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
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
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
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胡猻師
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
曰

他心三藏太顛預猢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辜不
見秖爲從來被眼漫
日應羣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驚鷺無覓
處夜深和月宿蘆華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
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頌曰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
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雪竇顯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喫他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
老兒孫攜手賀年豐　佛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
千年茯苓　黃龍南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膽向人
頻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
著九轉還丹化作灰　翠巖眞
老倒南陽太古錐等閒垂釣泛江湄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海印信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
吾負汝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
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佛慧泉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茫茫亂下鍼錐誰知
可知禮也　白雲端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自能信是與人無舊
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照覺總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讎大唐國裏揚家
醜試問南陽羞不羞　佛國白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個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悶
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　圓通秀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若言負汝負吾眞個
可知禮也　智海清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
年老心孤　寶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首寒江
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方益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安樂
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祖印明
雄鎮南陽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
子把手時時教順朱　[illegible]
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泄西家
事却使傍人笑轉新　[illegible]
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楊家
醜到底眞鍮不博金　慈受深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酬鎖天鶴子穿雲
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佛鑑懃
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眉
高庵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
處洞口桃花別是春　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輸肺
府從教他自覓便宜　徑山杲
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踏斷南陽路馨香滿道
途　五祖演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
全鋒敵勝　瞎堂遠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總茫然分明好個神仙
訣父子從來不許傳　訥堂思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爲蛇安脚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廖廓　尼無著總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
否縱有丹青畫不成　水菴一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靈巖安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呼諦聽諦聽　月林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illegible]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
路老去相尋能幾回　[illegible]
一箭射雙鵰雙鵰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
雪巖瑾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閒欲得撐門并拄
戶更須赤腳上刀山　無門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八[illegible]今年
事卻說明年事不同　無準範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商量欲分恩怨無分
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覺庵眞
增收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
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齁齁
佛鑑懃
尋眞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
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棘田心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
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頌
曰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
去爲說令人睡眼醒　涂陽昭
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
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無印信
續收眞正道流行腳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耽
源切不是臨歧作對談　[illegible]
國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
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
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師遷化後帝詔
應眞問此意如何眞述偈湘之南潭之北中有

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眞後住躭源山　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雪竇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白雲端

峯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下金槌　羅漢南

前面是珎珠琉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上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illegible]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　本[illegible]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嶪表裏鎮巍然若爲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illegible]合同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　圓悟勤

無縫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眞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　佛鑑勤

峯堵古形儀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樹頭輝　潛菴光

無縫塔兮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雨露垂　[illegible]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從教千古與人看　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尖新覿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躭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紛紛　高峯妙

增收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illegible]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illegible]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著依前未斷當　[illegible]

增收忠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牀一帀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大潙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麼出衆與大潙相見有麼良久云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頌曰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　[illegible]

增收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艸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艸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秖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頌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趁麁錢　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寧勸君及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虛堂愚

[illegible]永嘉眞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激勵與東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人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頌曰

圓悟眞心作本心無人證據自沉吟嵓多激發緣當熟一見能師便得金　汾陽昭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略不施却遶禪牀三帀後卓然振錫底威儀　本覺

掀翻海嶽求知已撥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　正法[illegible]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齪漢永嘉城裏闡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　無禪才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嘉興居士[illegible]

周王大[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禪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嗣六祖 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汚撥雲見日便心開 汾陽昭

玉在池中蓮出水汚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佛印元

戴角擎頭與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雲拽不回 保寧勇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甎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

續收 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 大洪恩 二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眞宗

什麼堂堂與麼來當機覿面不迂回經行坐臥非他物自是時人眼不開 本覺一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氊拍板輕輕吹破御街寒 正堂辯

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銛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長劍逼人寒 無際派

讓和尚居南嶽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磨曰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頌曰

磨甎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指犂牛耕出古黃金 汾陽昭

磨甎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印元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 保寧勇

磨甎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命 旻古佛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甎眼裏華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閒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 佛燈珣

續收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前輸肺府可憐今古妄加鞭 懶菴需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卻黃金抱碌甎逐惡隨邪至今日即非心佛錯流傳 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松源岳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甎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奈何 橫川珙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欽

增收 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 頌曰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深

問處鉤深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數峯青欲浮 菴室開

增收 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缺鹽醬喫師然之 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餡舐指人 徑山杲

家貧連子舊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 或菴體

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數也是西川老鬼精 中菴空

自從胡亂後更不少鹽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 月林觀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閒拈卻眼中沙自從不曾少鹽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菴永

昔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瓊

老婆心切日忡忡恐墮他家虀甕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派好流通 虛堂愚

吉州清源行思禪師 嗣六祖 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

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
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
無見頂路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
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
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丹霞淳
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卻向廬陵言米
價百行千市競相酬　佛國白
續收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
巖雪空界無雲孤月明　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
際子細看來較幾何　雲巖欽
增收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靜居寺六祖將示
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
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
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
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
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
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
頌曰
尋思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綠
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卻是玄沙
虎　高菴悟
增收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卻不
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
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　頌
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將歸故
國暮山岌岌鎖重雲　丹霞淳
增收清源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
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
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
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
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遼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
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咲罷回首上扁舟
遯菴演
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
速回吾有鈯斧子與汝住山頭至彼未呈書便
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
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
脫嶽便休頭回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
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
前話了卻曰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
一足頭禮拜尋辭往南嶽　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
音書肯開從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　佛印元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
識只應金殿有尊堂　保寧勇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巖前
石掛角羺羊不見蹤　成枯木
鈯斧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嶽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
用又被啁嚧笑魯般　佛國白
續收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舵世間稀雖然好箇擔
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　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鈯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
趙可擬當時一信通　投子舒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
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却問廬陵米幾
價當時心境一時灰　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法昌遇
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有來由廬陵米價依然
在天下衲僧語路綢　正覺逸
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眞大意不須歧路
問高低宜見本來人　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圖
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白雲端
廬陵米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鄽空返
者到頭只是愛便宜　三祖宗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
舜德堯仁　天童覺
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爭功廬陵米價誰增
減貴賤宜當見祖翁　草堂清
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覿面不干升斗
事悠悠南北謾猜量　長靈卓
廬陵米價若爲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所
直大宋山河四百州　佛燈珣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
杖橫擔繞天下　高菴悟
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繡出鴛央任人
看無端却要覓金鍼　鼓山珪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釐成話霸無面
目得人怕　徑山杲
續收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嵯峩矗太虛堪笑華山圖
籍上又添潘閬到騎驢　海印信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
在黃葉西風又一秋　佛陀遜

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太老婆眨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風波 草堂一
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大慧普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無準範
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張無盡
六祖下第二世 南嶽下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 諱道一 南嶽讓

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有情問云和尚爲什麽說即心即佛祖曰爲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開弓矢方斜漢月初生 草堂清

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佛國白

兎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聲香滿道途 草堂清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窓外白雲深 大慧普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寂寞希聲徹冷冷太古音 佛心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煙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 慈受深

誠之即謂聽則無聲嚴冬汗濕酷熱氷清試問道途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

江西馬祖據通津隻履孤帆庶世人不是大梅着得破也應虛度嶺頭春 海印信

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機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圓悟勤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侶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鑑勤

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纔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 佛燈珣

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鍛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 徑山杲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淵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 雪竇重

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糊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慧林宗

即心是佛外覓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足菴智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胡桃熟似去年柑橘 正堂辯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自黃昏 石田法

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金毛師子生鐵稱槌渾侖無縫切忌針錐 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峯低 汾陽昭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綻全無未免傷觀拊掌 息人道

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佛印元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禪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海印信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嚬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華嚴華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 楊無爲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往滿地不知何處去 白雲端

誰將秦鏡掛高臺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漢邊努目嗔相逢拭目時休別 成枯木

飛一點清涼除熱惱 徑山杲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淵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 雪竇重

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糊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慧林宗

即心是佛外覓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足菴智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胡桃熟似去年柑橘 正堂辯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自黃昏 石田法

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金毛師子生鐵稱槌渾侖無縫切忌針錐 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峯低 汾陽昭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綻全無未免傷觀拊掌 息人道

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佛印元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禪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海印信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嚬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華嚴華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 楊無爲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往滿地不知何處去 白雲端

誰將秦鏡掛高臺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漢邊努目嗔相逢拭目時休別 成枯木

嗔相逢對面難回互 成枯木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鎮鉚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上堂

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俩一時休 佛鑑懃

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子懽喜情懷不可當 西門遠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覿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覩把手歸來相並行 梵安方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石霜

鬼子掛起拂吒面赤腳跨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雪竇宗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現成公案不用尋覓 草堂清

馬祖繞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 石窗恭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

舉棹逼雲堪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馬祖纔陞堂百丈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蒼狼藉
高菴悟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力萬里家山只尺通　開善謙

倦席因緣也大奇諸方開舉盡攢眉盤趨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　無畏悅

百丈卷席馬祖陞堂作麼驗盡當行　月林觀

一柄無情雪刃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後血噴千山風怒號　無準範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頌曰

即心是佛鐵牛無骨戲海獐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爲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興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同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同

誰家飯掛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　開善謙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月堂友

即心是佛顢頇漫漶忽三杯兩盞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武菴顯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即心便是佛妲娥不畫眉纔將脂粉污妍好却成媸
天目禮

即心是佛顢頇漫漶忽三杯兩盞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武菴顯

即心是佛顢頇漫漶忽三杯兩盞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武菴顯

即心是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環溪
增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頌曰

碧海珠荊山璧崔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卻無根樹萬疊峯巒斂烟霧　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吹過洞庭　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踞坐傾杯樂三個孩童打馬毬　牧菴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烏道忘回程燦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巖異草青　南巖勝

分明與麼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落落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月林觀

路逢劒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旦說三分未可全拋一片　無門開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好供養時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頌曰

三獃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不顧波濤過海門　庵主信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曹山悟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　天童覺

且無吹葉風　興化獎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　天童覺

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閒光彩　野軒遵

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

閃電　佛慧泉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繡鴛鴦　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爲君直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雪竇顯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五片聲人不聽忽當聲空向雲中看

閃電　佛慧泉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繡鴛鴦　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下人

軒轅照破精靈窟　楊無爲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艸日面月面佛現前閃爍珊瑚光杲杲　白雲端

浦團上端坐鉄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日面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頷下珠滿握光明耀牛斗何須按劒立階除　照覺總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慧淨文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

去猶有子規枝上啼　上方益
什邡駒子氣生稗跳踏吐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卻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張無盡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墟破腦門額頭汗出明眼納僧未辨明槌頭好看冲天鶻　長靈卓
丫髻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御來牀上著羅衣　五祖演
東街柳色拖煙翠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佛鑑勤
近日拳位復如何日面月面眾嘈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佛鑑勤
日面月面空中閃電顧杼停機堛成招箭　南華昇
日面月面空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帶知疑殺監院　疎山如
日面月面頭頭出現揑聚放開成圓成片　楚安方
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太早依前踏殺太虛空　王懷元逸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　翠巖眞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揑聚空中兩片　無準範
宿鷹羣隨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練　雪竇宗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驚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　金陵俞道婆
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警妾夢不得到遼西　吳牛游
拳位如何登潭影裏採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女丁辦若不見一擊粉虛今眷屬長空子眼頭開分生復面　瞎堂遠
朱沙鏡裏開顏笑白玉壺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底且團圓　佛鑑勤

兩輪車底煙塵起曾是兒孫不識何止目前不覺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信相修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光萬里輝　中際能
拳位如何問最親猶簇不得病源深等閒提起軒一轍鏡扁鵲盧醫無處尋　退菴奇
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青井口唇皮　鐵山仁
日面佛月面佛西嚴樹色含煙東谷華光映日仰視百非四句絕踈親馬駒踏殺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圓覺演

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
甚然之　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
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蘗明如日黑如漆擊碎
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無人識　圓悟勤
增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頌曰
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脫從誰
起直得無生是石頭　汾陽昭
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興慈旨意應機
[illegible]是汝當觀第二月　般若柔
增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
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頌曰
覿面相呈便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
取鐵牛耕出玉麒麟　靈源清
北宗
增　終南山惟政禪師　嗣北宗秀下嵩山寂　因唐文
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
以爲異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
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
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
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契經
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
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爲常
耶非常耶爲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
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
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頌曰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
西巖惠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嘿契君王
意已是全身陷鑊湯　北海心
一點悲心擘不開鑊湯衮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
信見與君王說法來　石溪月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眞補陀大士唐天
子橫眼人無隔宿恩　閻極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南嶽下第二世之一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　嗣馬祖　再叅馬祖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什麼爲人師卻取拂子示之祖曰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舉不覺吐舌　頌曰

毋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卻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汾陽昭

悟了遊方卻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illegible]下忘知解良馬何曾離得鞭　佛印元

大寂雄峯再會時相將行處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俱聾總不知　正覺逸

一喝叢林辨示稀耳聾今古强鍼錐燈籠拊掌呵呵笑露柱低頭卻皺眉　海印信

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風雷傷人拊掌呵呵笑唯有知音吐舌來　淨照臻

放收誰道沒譊訛漏泄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爲多　佛慧泉

未明大智再叅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照覺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蘗面　眞淨文

顧視拈來事已同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明三日聾　佛國[illegible]

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保[illegible]

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音當時一喝聾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　智海清

雨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上方益

放去拈來更是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餘事翻笑蟾輪對落暉　京兆府天寧璉

馬駒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張無盡

百丈重來叅馬祖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別有親聞處　跋山常

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遭呵豈偶然打破畫餅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漫　南華昺

掛拂遭呵耳便聾衲僧奚苦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鐵華嶽三峯倒卓空　龍門遠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樹累他黃蘗喪兒孫　鼓山珪

馬駒腳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焰中撈得月[illegible]獨坐大雄峯　[illegible]山杲

掛拂[illegible]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爲君重提掇要知三日聾大地如塵末　楚安方

[illegible]踏著船頭把釣竿浪麤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爲雨只見四方爭出山　翠巖眞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劍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慈受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卻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丘隆

一喝非唯三日聾龍威虎勢也潛蹤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訥堂思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一震驚天地直得滄溟絕點流　懶菴需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尼無著總

馬駒蹴踏非驢事要使兒孫腳下行三日耳聾猶可怪謾勞灼卜聽虛聲　牧菴忠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石菴珺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肯堂克

風雲會合又相期覿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迫西河師子却生兒　龍牙言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飈起白日一天星斗分　木菴永

匹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勢難開忽然一棒鑼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野雲南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間說亦暗銷魂看來豈止聾三日直至如今海嶽昏　雪菴瑾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髑髏空偷心死盡難爲語忽見金烏出海東　虛堂愚

增附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潙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曰如是如是　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搥未到無兒孫　龍門遠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拯師鼻頭師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
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契悟　頌曰
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
動纔拯綱宗道可增　汾陽昭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
、前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雪竇顯
師資閒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拯翻成底
爭新羅日午打三更　智海清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
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二十益
野鴨過前溪千峯凜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資傷擊
拯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青霄雲山海月渾餘
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圓悟勤
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
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佛鑑懃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閒皮
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龍門遠
野鴨野鴨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
鼻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太平古
續收　野鴨羣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拯著平
生痛短綆毋勞繫鼻頭　佛燈珣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
白楊順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拯得鼻頭穿
橫川珙
增收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
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你
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拯得痛不可徹
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師曰你問取和尚去
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
哭告和尚爲某說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
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
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
來哭如今笑同事冈然　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閒不
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
斷弦須是鸞膠續　徑山杲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
天風前誰解聯芳躅　妙峯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　松源岳
百丈因潙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却
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潙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
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
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　雪竇顯　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鶚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郎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
弟也有羸錢弟怨兄　保寧勇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曚曨海面紅清
風凜凜霜天曉　佛鑑懃　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踏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
竟到頭輪一著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
逐青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
僧禮拜師便打　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雪竇顯
巍巍獨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咲人來挨白
刃立爲虀粉在誰躬　正覺逸
巍巍獨坐大雄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
眼隔雲千里望長安　野軒遵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謌謠滿路歧任是通身鋒刃
者到來無不竪降旗　海印信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
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保寧勇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
寶峯祥
清風括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權哮吼一聲巖洞
裂更無狗跡到門前　佛鑑懃
續收　醬裏著鹽雪中送炭纔捋虎鬚棒頭有眼怪來獨
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圓悟勤
雄峯獨坐不囊藏捉敗分明已見贓設或更求奇特
事野狐涎唾涴諸方　無際派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
特明月難教下碧空　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
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
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亾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亾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爲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百丈政

老人當日曾秖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馬難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逃得須彌赴滄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　佛印元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上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　海印信

問來答去盡因緣流落寰區數百年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　淨照臻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獵逐塊　大洪見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曉年華又歷幾秋春　照覺總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麤一字尚能招是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道昱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靜狼煙無使息亨途　三祖宗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棵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庾嶺圓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如喆　二

大冶紅爐炙佛炙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網　寶峯祥

百丈親曾見野狐爲渠希請太心麤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　枯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草堂清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兜率悅

臨機只爲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寒爐　圓通僊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眉到頭自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入骨忿難攜背楚復投臭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雄峯常獨坐寥寥鎮八隅　黃龍震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煙霄裏列耀分輝拱北辰　雲溪恭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場捋虎鬚　禾山方

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上方益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潙山秀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　羅漢南

大雄山下古路縱橫野狐巖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花獨有清香來撲鼻　佛心才

不落分明不昧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臨危不悚人　踈山常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張無盡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太虛寥廓一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　圓悟勤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遠

不昧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對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平蕪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文殊道

修行不落與不昧盡作野狐涎嚼腥拾取娘生窮相口撥開雲路吸雷霆　佛智裕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嘿嘿　佛性泰

一言纔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兩是水不作兩般聲　佛燈珣

百丈野狐兩耳卓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錯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廖廓　踈山如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艸書　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徑山杲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

續收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　瑯琊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麤怛薩阿竭吾有吾廬　翠巖眞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道吾眞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淨文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
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
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
哩　天童覺
合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
打箇筋斗　宗覺空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
怕人人盡道野狐精　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
說鸞鏡臺前雲鬢斜　白楊順
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
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台州鴻福文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坑埋卻　尼無著總
不是飜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猨驚
宣祕禮
一人道不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
頭如粉碎　自得暉
秉大火聚燒太虛空逢磨不會眼瞎耳聾　金毒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苍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正堂辯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巖得風流五百生　肯堂克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眞珠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靈巖安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
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
鐸　蘇州定慧信
動口生荊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鬬富東壁掛葫蘆
或菴體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擂鐵壁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
且無造作誠哉是言不從人學　月林觀一
不昧不落錯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莫坐致太平
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
大昌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
客是非不到釣魚人　朴翁鈺
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
子看伊無處著渾身　石菴珺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　率庵琮
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無門關
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不昧因果
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頷下有鬚　虛堂愚
增收　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飯鼓聲舉起鉏頭大
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
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
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　頌曰
孰云意在钁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咲低頭歸去
後飢飡且莫與人傳　水菴一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無準範
天生箇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珎收拾
了卻來空手欲寒溫　簡翁敬
增收　百丈因一女子聯燈錄作一僧哭上灋堂師曰作甚麼
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
埋卻　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
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汾陽昭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道分燈傳正
法一時埋卻始爲親　延壽慧
增收　百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箇
人便歸方丈　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劒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
子正令他時作麼行　本覺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嗣馬祖　示衆曰喚作如如
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
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
麼去也　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
了更來敲椀玩兒孫　保寧勇
續收　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
緘其口　佛日才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　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
則石人夜聽木雞鳴　本覺一
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平燈會元三更下有相打二字
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
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
而出　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
南泉　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
得箇安樂又代曰爲衆除害　頌曰

普賢昨夜鬬文殊趂出還同兩手袪卻道趙州行正
令從茲王老一時無　佛印元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
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佛鑑懃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强呈罷各歸香閣
金鍼難把度蕭郎　佛燈珣
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　月堂昌
務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
向鐵圍山　圓悟勤

布鼓當軒爲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峯秀色憑誰
寫一帶澄江古鏡開　無菴全
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强惺惺趙州禮拜歸堂
去前箭猶輕後箭深　石菴珝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鼓夷
增收南泉因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
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
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
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玄覺
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云
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頌曰
土地堂前一分飯只爲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
身奉勸禪人休讚歎　大圓智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徧界無人
覷一任狂風取次吹　伊菴權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
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
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
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諗上
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頌曰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
珠從教大地如飜墨　雪竇宗
深深深汲古今淺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
跳出桃花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
下空躊躇　圓悟勤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譊訛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遠
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
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好猛提
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
了唯垂鼻孔不囊藏　玉堂辯
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
他活捉魔羣穿却鼻　南巖勝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
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illegible]
上人間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　誰菴演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尼無著總
華嶽三峯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
手折取峯頭十丈蓮　[illegible]
餓鬼鞭死屍仙人禮枯骨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
六合羣靈競出頭不知何處爲窠窟　或菴體
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
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靈巖日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飜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
空驚起須彌高突兀　月林觀
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痒
雪菴瑾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反山鬼窟平
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
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
物咄咄　遯菴珠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　朴翁銛
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徧天涯堪嗟不入聾人
耳空使西山月又斜　息菴觀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松源岳
破業亾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殺六巖輝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鶻覷破門前下馬
臺通身冷汗黑如墨　蓬菴會
南泉因黃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
長老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佛前師曰猶是王
老師兒孫檗遂過本位　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强惺惺一坑未免俱埋
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檗見機分主
伴典刑千古定宗門　[illegible]
[illegible]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旖旎許多香氣不
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菴岳
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莫把威音論戒

屬本無位次可差排　天目禮
貢蘗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紙貴一狀領過　北磵簡
貢蘗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尤奇舌頭反轉聊相
問直得移身舊路歸　簡翁敬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二

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鬬何人曉只解輪鏘趂勢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子無蟲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慧泉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雲碧空寂寂凝如水 佛鑑懃

問答分明已切磋幾人於此見譊訛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 龍田達

續收 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 月堂昌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傷人說你 懶菴樞

增收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 五燈會元作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兮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 保寧勇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希叟曇

丈室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 寶葉源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頌曰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汾陽昭

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雪竇顯 二

公按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事恰似天明打五更 佛印元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 白雲端 二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保寧勇 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關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落人間 照覺德

狼煙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令威風千古霸雄基 圓通僊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鋩未露時日暮草鞋頭戴去暗中拊掌笑嘻嘻 成枯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羅漢南

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繼蹋 佛心本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劒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爲直得悲風動地生 龍[illegible]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覿面酬渾如鉗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直得悲風動地愁 佛燈珣 二

堂前飯店重新販屋裏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諗師草鞋頭戴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只要全提向上機 [illegible]

南泉提起爲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覿面便翻身 楚安方

續收 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處罷相爭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illegible]明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礱草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舂 關[illegible]照

石裏藏金誰辨別遊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 雪竇宗

放去若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興 二

趙州牙如劒樹南泉口似血盆兩箇無孔鐵槌打就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問取彌勒世尊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胡[illegible]定公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廣德光孝慈

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

去國月圓衙蓂葉新　龐居士
青牝提起血屠廚幾個男兒有膽毛直下血流猶未
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龐居士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業滿地
老鼠奈何　興化
留日隨屋看濟取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
漁翁腰帶好牽船　龍牙居遁
已巳堂前開飯店殷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草鞋呈醜
湊成一段好風流　大慧
橫吹毛寶劍為南堂要活死猫兒趙州上樹失身
多少佛人喫棒喝　臨濟
山泉揮劍斬猫兒殺活唯憑作者知禮柄一朝如在
分明看取令行時　保寧勇
鞋頭戴有誚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誚訛天下稱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滿
世知恩者少負恩多　投子青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龍門開
童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殘
鞋頭為春風染小桃　無著
一刀兩段絕誚訛天下稱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滿
世知恩者少負恩多　投子青
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龍門開
童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殘
鞋頭為春風染小桃　無著
一刀成兩段稱得二僧爭草鞋頭戴出猫兒無再生
南泉因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
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穩步移身
撥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大慧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白毛厮繫如相
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
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
生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　禾山
代云是何道理　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建
菴布衫　頌曰
王老明明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下爭
價論稱此句　佛印元
貴賤非同價不當價中交道淺用一任閑人說短長　泉太道
南泉舖席大開張差貴希珍壓市行藏買難多論價
少至今天下稱高量　野軒遵
王老無高價貴賤不易酬若使當時錯過事若過知音請舉來　雲巖悟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聞文
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龍門遠
同坑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喚相
好區區只到半途中　趙山如
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扉春
古牢大家來步月賞昏　月堂昭
野店齋餘聊同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逐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慶藏主
氣直語直眼親手親來格外施王老貴見國師曾隔津
金鎖匙出玉鴛鴦石女舉來不覺笑木人拍手和
歌至今兩兩不成雙　華藏安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如天好越嶺來出門時先算
帳如何得到鳳凰城　虎丘隆
國相中間坐底誰便施女拜各呈機問師道大偏天
下未許尊常人得知　慶藏主
南泉既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徹底師曰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作麼生師
琴夜靜更闌猶未檢覺天明歸去來他時自有知
音者　無印信
浸浸大地盡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
歸誰道覆行人路絕　行秀
三人禮拜南陽去半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
北底心千里自同風　草堂
巧拳豪拈浪苦辛誰能於此辨眞親落花芳草空歧
路細雨斜風不見人　文古佛
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道存目擊猶多
事若過知音請舉來　雲巖悟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聞文
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龍門遠
同坑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喚相
好區區只到半途中　趙山如
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柴扉春
古牢大家來步月賞昏　月堂昭
野店齋餘聊同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逐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慶藏主
氣直語直眼親手親來格外施王老貴見國師曾隔津
金鎖匙出玉鴛鴦石女舉來不覺笑木人拍手和
歌至今兩兩不成雙　華藏安
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如天好越嶺來出門時先算
帳如何得到鳳凰城　虎丘隆
國相中間坐底誰便施女拜各呈機問師道大偏天
下未許尊常人得知　慶藏主
南泉既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徹底師曰
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　頌曰

劒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南泉一默酬　上堂上坐

趙州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令瓦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錐　慈受深

眨月團團麗碧天趙州王老翫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光彩從來共宛然　本覺一

劒落寒潭謾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塢一隻鴛鴦落渡頭　上方岳

增收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聯燈錄與此稍異乃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去在師擲下棒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頌曰

軟纏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瞠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保寧勇

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謾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天涯毫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爲侶西江一吸乾　南堂興

增收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

吹毛劒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南堂興

短袴長衫臼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賣人　虛堂憲

斬猫機用未爲過猶勝廚中打粥鍋纔有此心招此報惡人無奈惡人何　寶業源

增收　南泉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爲某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銀彈子去　頌曰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也不難　正堂辯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　頌曰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銜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眞靈　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銜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銜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這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　頌曰

茆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照覺總

茆鎌三十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圓通靈

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正堂辯

王老眞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茆鎌舉起神鋒露驚得泥牛過海東　智海清

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談塞衆流　眞如喆

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天童覺

匆匆禪客問南泉欵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泄翩翩孤鴈下遙天　道場如

增收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頌曰

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大潙智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團欒八角磨盤空裏走擬推尋劈脊摟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普化一頭驢何似子湖一隻狗　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徑山杲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皺箕作熨斗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　或菴體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村翁銛

增收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袂處師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只是者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祖曰只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　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口　大圓智

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箇箇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天播地　佛鑑懃
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哉　[illegible]

增收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頌曰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　寶華源

增收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眞來麼師曰只這是丈曰背後底吓師拂袖便去　頌曰
八面當風秪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眞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增收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却還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返招其亂
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爲誰喫暗拳　[illegible]

增收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　楊無爲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　木菴水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　鐵牛印

增收　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爲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無生猶是末師纔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回顧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　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末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祚

增收　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頌曰
禪牀驚振被搽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龍門遠

增附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衆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懽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懽喜亦不煩惱何故爲伊有箇著到處乃頌曰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眞箇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文殊道

增收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爬爬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從他鷂子搏天飛　智門祚
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頌曰
咄哉王老師赤窮身也賣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怪　典牛游
不出方丈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飣油糍至今咬不破　[illegible]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　[illegible]
偷喫油糍賣弄口觜年老成魔謾神謝鬼　潛菴光
阿魏無眞水銀無假老倒南泉可知禮也　復菴封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嗣馬祖　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　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　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頌曰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頭角出寰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團欒中宇有來由誰知桂馥千年晚
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
具鼻機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爲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意何用覓犀牛
草堂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
取兩餘風月滿長川　佛慈珣
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縱教棄子童
猶出不是當時挪一頓　勝因嚴
犀牛須知侍者難開

炎暑蒸人汗似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搔休問犀牛
在拈出清風宇宙涼　性空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何異亂帥珠的
嗾一番雨過碧溪頭　
扇子分明都破了鹽官却又索犀牛須知侍者難開
口無可遣他即便休　王日休

鹽官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甚麼人
打得衆無對　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
打這破鼓　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頌曰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衆官西祖今嚴行禁
止免他禪會錯欣歡　祖庵勝

虛空爲鼓須彌爲槌要打便打莫問是誰
國師費力置面鼓倘勝塗毒萬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覓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
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直饒過去
久矣　頌曰

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壁城直饒覓盧舍那
猿也較遍山半月程　上方益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天童覺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嗣馬祖　一日刻草次有講
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
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
是麤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
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甚處見
我斬蛇僧無對　頌曰

廬岳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菴座主驚怖
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元叟端

大用縱橫掣電機嫌遲滯路轉迷歸眼前屋裏迷行
吻却憶隨他去一隨　演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智還他肌骨
好不揉紅粉色風流　南華昉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高菴心
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　橫川珙

歸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
前師曰汝識觀音行善應諸方所以問如何是觀
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
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歸

方丈　頌曰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
棒頭指出金剛王喝惡道中爲津梁　圓悟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
儒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
師師接得便使　良久　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否曰不敢師曰秖有過泥分　頌曰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與過泥殊不
恥更何言外見親踈　寶峯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
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
也師曰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頌曰

五味與一味嘆了須噫氣金輪拳下令行時禁禁清
風誠可畏　石梁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
苦蹉過叢林幾後生　長蘆卓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
者如何師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繩床三下曰子還聞麼
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頌
曰

大用縱橫掣電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菴座主高菴心
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
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元叟端

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
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繩床三下曰子還聞麼
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頌
曰

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嘆不回九十春光今又
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觀音菩提師翹足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頌曰

鵲目菩提一撒沙示渠一箇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
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三平信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
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
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甚麼處著李俛首而已　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剎不回頭滿地生荊棘
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
下曇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

芥納須彌特地疑琴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
處管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佛

芥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
處跳出當人智鑑中
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
師子變作狗喝一喝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繞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眞
老作只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鵰落絕毫絕聲如山
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寥廓
韶州乳源禪師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
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
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麽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
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
身命　頌曰
祖意西來豈易量種胖已是錯承當闍梨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鐵湯
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
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三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馬祖 住山後馬祖令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

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回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 頌曰

只將馬祖鉆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

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萬年千載不成塵

郎心葉薄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聲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核子來 頌曰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劒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咬破爲他梅子熟多時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知那箇親一踈夾山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雲峯悅云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劒要且拂掠虛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曰

馬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覺云爲復薦得自已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已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

挈水過膝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梨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棲止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驗親踈家抱荊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鎚當面擲臨機俊鷂趂不及將謂赤鬚胡有胡鬚赤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心聞賁

生死有無佛虛名如電拂俊鷂博天飛不打雞邊鶻無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模 法父川

同行自古不相肯拳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 懶庵

竹籬茆舍酒旗斜一箇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歸來滿地是桃花 雪菴瑾

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 應菴華

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頌曰

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喚回却成多事

在途在舍若爲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邊無髑髏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成林

幽州槃山寶積禪師 初參馬祖作街坊

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觀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錐歷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得故鄉田地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吽屈

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亾辜陁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 佛燈珣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意體鹽官聞之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箇也有 頌曰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盡情哭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拽

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海印信

未審魂靈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 月林觀

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

了槃山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爲軌則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

雉歌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illegible]依[illegible]紅輪西畔

沒人千無地著淒涼

雉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旐去翩翩哀哀聲裏無消息打著南邊動北邊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親見本爺娘

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函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鈎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疊疊水悠悠

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頌曰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續收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戲郎猶自守園林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增收槃山示衆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老落花流水遶江村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盡依前流水繞孤村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增收槃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頌曰

山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眞僞

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

山忘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

增收槃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云口上著　頌曰

槃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illegible]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增收槃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遐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遐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頌曰

師眞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意白鼻昆侖賀新正

徹底冰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後桂魄還從海上生

清奇古怪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厮十分傳得似依然畫虎只成狸

水潦和尚來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頌曰

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踏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呵呵笑識渠

續收筠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欹斜酴醾浪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

無量妙義皆周帀旋乾轉坤爲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踏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曰這掠虛漢　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嗤之而去復頌曰

趙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奪無偏無短自短兮長自長

滿州麻谷實徹禪師　嗣馬祖　持錫到章敬繞禪林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師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故成壞壞　雪竇拈云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如無

顏色規模却似眞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如是不是去却樂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通述都在中華一國土　仰遊懃

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驀頭釘其僧尋討到南泉深深一杓更酩酊　般若寺

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草堂庵

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大網生光輝　月堂昌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者誰可憐箇漢皮鞟皇駕與青龍不解騎　南堂興

是是放出南山眞鼈鼻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壁掛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輔公遜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雜邊彈雀兒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牀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師便出去　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預也似鮎魚上竹竿

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棟那吒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　覺海元

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鎗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俊賀禹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普融平

胡鬚赤赤鬚胡珠走盤乞盤走珠狹路相逢詩好手兩邊雪刃血模糊　石田薰

賊隊相逢午夜時機鋒拶鼓討便宜暮谷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方山

麻谷因良遂座主來參師見來閉却門將鋤頭去削草遂乃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休得慶

本經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

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汾陽昭

禪林深遠乍遊盤鋤草關門豈易看眞請老師渾不是得相謾處且相謾　正覺逸

閉戶携鋤理最幽蕭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力始信黃河親底流　海印信

閉戶携鋤已太賒更來當面受棚塗光中自覺通消息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白雲端

韶石汾陽肯諸他便知回首通風波不登麻谷玄關路十二本經休得慶　恩覺總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異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炕斜日又黃昏　龍門遠

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　楚安方

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爲從前被眼謾撒手便能歸故國暗思歧路幾多般　千峰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　成枯木

麻谷高聲問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出金毛師子兒　道淨文

閉門入圖已周遍一喚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暝夕陽斜　瀼溪琴

爲人爲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松源岳

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盡留得青山對落暉　破菴先

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形影外肝膽向人輸

携鋤不顧便好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塵王　月坡殘

麻谷一日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拽雲和尚入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遠禪牀一匝却入帳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下牀就位作揖坐具勢纔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頌曰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家山即便休 虛堂愚

增收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嗣馬祖 嘗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汝方刻舟 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條拄杖閑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鼓山圭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齎粮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開善謙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有誰知流水涓涓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會滿園春色鷓鴣啼 妙峯善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無門開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縫罅難尋討笑倒嵩山破竈墮 南叟芸

增收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明仰山東寺曾遭索又手還將取次呈 本覺一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阨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旃檀林裏爇旃檀師子窟中吼師子 圓悟勤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翫海珠璣溈山呼索渾無竅有理難伸穿得奇 南巖勝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雲衲慶

增收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嗣馬祖 僧問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丈曰從來疑著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溈智

增收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嗣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法眼曰是即沒交涉 頌曰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石溪月

增收 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增收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 頌曰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嗣馬祖 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頌曰

祖佛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雪竇顯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白雲端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 長靈卓

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爲人須到底手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聾人耳 佛鑑懃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續收 百丈南泉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綉出鴛鴦須是針 慈受深

鸞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參佛祖箭既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圓悟勤

百丈政示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普請開田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白雲端

大義由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踈親而今欲識大雄老金毛生得玉麒麟　佛迹昱

開口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徹十方聞草樹鋤鍬皆聳起末後雙拳再展開拖泥帶水爲癡獃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求劍徒悠哉　佛性泰

續收　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揀而今到處草漫漫　牧華

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歧　[illegible]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此菴

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平地　無際派

增收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嗣馬祖　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謝大衆證明繞法堂一帀便去

頌曰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沉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大曉髻頭垢面便奔程　紹象鑒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解人前不識羞　竹屋簡

增收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嗣馬祖　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復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師却問泉泉曰似箇大蟲　大潙智曰三箇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這大蟲始得復頌曰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開先瑛

五五二十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朝天路　佛鑑懃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　嗣馬祖　初爲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下手處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遂再參既悟爲顛之嗣　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待意來箇箇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九垓　汾陽昭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欵納璧牽羊信不通　止覺逸

架箭張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雖得猛火方成百煉金　佛印元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何必畫凌烟　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佛國白

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壁開胷半箇聖人今日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崇勝琪

續收　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箭垛　法燈欽

解壁當胷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灌州靈巖安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子細來觀覷誰把藍田石射穿　心聞賁

張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能羿射免教落節向弓弦　小菴

朗州中邑和尚　嗣馬祖　每見僧拍手鼓唇曰嗚哪嗚哪仰山到參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吾從章敬處得來　頌曰

鼓唇拍手口嗚哪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纔見便同家　汾陽昭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麤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止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慈受深

增收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山作禮曰適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捉山手作舞曰狌狌我與汝相見了也　頌曰

六窻一一喚獼猴睡著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醒悟當時中邑謾悠悠　本覺一

凍眠雪屋夜摧頹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槁園林看變

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覺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輥金毬　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窻獼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　南堂典

一室蕭然六窻廓爾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箇猢猻作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我識得你　[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永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增收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嗣馬祖　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鄰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增收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嗣馬祖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鼎

無業示衆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勝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　鼓山珪

增收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嗣馬祖　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雖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親說著依前遮不是說理談奧面牆宴坐總歸邊事似君王默契親　枯禪鏡

增收 汾州三角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豆粟曰意旨滿船皮貯氣師曰直待皮穿　頌曰

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錄空門曾問疎山者　續此一句　黃龍新

增收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嗣馬祖　示衆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頌曰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馬殺氣紛紛發黑風　默堂定

增收 三角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豆粟曰意旨滿船皮貯氣師曰直待皮穿氣去師曰直待皮穿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閒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大洪遂

增收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嗣馬祖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鼎

增收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嗣馬祖　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鄰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四　南嶽下第二世之四

增收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嗣馬祖　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頌曰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鄰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　西巖惠

增收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嗣馬祖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妄想　頌曰

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懶菴鼎

增收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嗣馬祖　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　頌曰

因地而倒因地起雖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師意紐轉乾坤好不參　魏笠道者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秖者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强言正是相爲非唯謗他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永明壽

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是洩天機休向未生全曉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豆

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纔見攢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　懶菴宗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參徒罔測一向打瓦鑽龜　水菴一

葉落江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簡堂機

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足菴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秖箇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　石菴珏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畢竟無人買冷却枸欄憔懼休　雪菴瑾

日暖佳人刺綉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南叟茂

人來面壁成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頭不舉自然圓　橫川珙

增收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　洞山云他又不飢喫甚麼飯　雪竇云好劈脊便棒這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頌曰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已違背　月堂昆

增收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嗣馬祖　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曰若問須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頔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　月林觀

增收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禮而謝　頌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玉轉透雲袍　南巖勝

增收　五臺山隱峯禪師　嗣馬祖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禪牀一帀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蹋倒滿身泥水又歸來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

增收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　歸宗曰鄧隱峯也是亂瀉　頌曰

南泉特地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埋自已　照堂一

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徑山杲

增收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嗣馬祖　上堂謂衆曰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曰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檗曰不是南泉駮他要圓前話　頌曰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筭掐指巡文數不出　中菴空

增收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嗣馬祖　裴相國訪師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唯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境無心馴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南堂興

增收　烏臼和尚　嗣馬祖　因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頌曰

烏臼分明棒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箇切莫將伊掛齒唇　照堂一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鼓山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臂望風無不竪降旗　徑山杲

鏌鋣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樓蘆　瀕菴需

增收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大無端　雪竇顯

相見不虎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相扶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唯爾　僧仲素

增收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臼來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回烏臼　頌曰

石臼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打他栲栳　[illegible]

增收　石臼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頌曰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石臼山下路歸計轉迢遙覿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箇甚麼爲人不得力　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金上毒[illegible]

增收　本溪和尚　[illegible]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與麼不與麼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頌曰

甎子來瓦子擲拳頭來脚尖趯子細點檢一場狼藉先賢爲榜樣今人爲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箇中若是惺惺漢餿飯殘羹誰肯喫　[illegible]　大圓智

起模畫樣弄精魂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　[illegible]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正覺顯

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著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　石溪月

增收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柯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爲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過　頌曰

一對鐵槌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不免將錯就錯　[illegible]

增收　亮座主　[illegible]　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頌曰

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驀喚回頭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本覺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寄與山中這擔板　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猫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illegible]

却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狗吠一般聲郡樓昨夜鼕鼕鼓不是知音不解聽　[illegible]

弓弦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illegible]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狼籍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闍黎又錯聽　[illegible]

鎮州金牛和尚　[illegible]　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因僧問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秖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頌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扶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
子三千里外見譊訛　雪竇顯
拳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地藏思
金牛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
讚都盧笑殺老黃梅　佛國白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
親持鐵鉢詣天台　長寧卓
長連牀上狐屎尿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
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佛眼遠
續收　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復來拈得舊時氈
拍板逢人偏愛舞三臺　佛心才
綵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
和泥土蹈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劒血長鯨
圓悟勤
堂前事事已辦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
因齋慶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　佛
鑑懃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一鉢充飢
困不覺牙生滿口沙　懶菴樞
鴆鳥落水魚鼈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
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龍牙機
作舞金牛錯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
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天目禮
增收　崧山和尚　嗣馬祖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
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
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
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
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
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箇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
未舉橐子時　頌曰
未提橐子已前衲子難爲下觜識得這箇靈苗不向
黃泉作鬼不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
翻大海水　南堂興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
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覺顯
增收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擇菜次師曰黃葉即去青
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
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間强作主宰
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
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衆師曰大衆放你
落機處　佛鑑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
得話圓且道下得什麼語當時但道某甲亦放
過長老蹉過處且道甚麼處是蹉過處諸人撿
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更與你註破乃頌
曰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
夕陽斜照數峯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爲賓主也大難珍重衆僧便下
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大圓智
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賓全主誰言不落青黃
就中要人道取誰道取分付鑊湯熟蒸爛煑　佛性泰
增收　則川和尚　嗣馬祖　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
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
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
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
不是勝我秖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
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頌曰
初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

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　正覺顯
增收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師
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
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
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藍便歸方丈
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要且不能同死同
生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頌
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
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捋下髮髻鬆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懶菴樞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癡空勞笑語相調
戲白髮山翁肯采伊　寶葉原
增收　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
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
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
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南堂興拈云好則川
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龍玩寶
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到這
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靈
驗　良久　復頌曰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又頌曰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既從龍風亦從虎師子嚬呻
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宮趂兎踏破草鞋不移寸步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趍前退後說來端舞
袖高歌却回去　正覺顯

增收 忻州打地和尚 馬祖 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
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
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
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卽於龕內取柴一片擲在金中 頌
曰
請問吾師皆打地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
入早是慈悲曲爲渠 般若
紫府山前眞正事柱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
衆唯將打地報言聾 汾陽昭

棒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秖見鑒頭方失却錐頭利
端坐似無爲逢人却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
馬祖

增收 江西椑樹和尚 一日因道吾從外歸師
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甩鐵這兩片皮
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曰秖爲
有所以借 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頌
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
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丹霞淳

增收 椑樹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
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
奈蓋覆何曰莫亂道 頌曰
椑樹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路布 圖悟勤
相逢不相避箇裏聊游戲 大智

增收 石林和尚 馬祖 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
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
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
霞患啞龐公處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偈

爾 頌曰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搥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
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 伊
增收 潭州秀谿和尚 馬祖 因谷山問聲色純眞如
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
若不恁麼卽禍事也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
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提住曰聲色純眞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
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
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佛鑑懃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
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瞎堂遠

增收 浮杯和尚 馬祖 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
喫茶婆乃問垂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
浮杯無剩語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
長處不妨拈出婆欵手哭曰蒼天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

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這老婆
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
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
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
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
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
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
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

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
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覩
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
目前機 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娘生袴浮杯不會老婆
禪直至如今遭點汚 經山景
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壽
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鎚當機覿面事如
何猛虎舂粱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 中菴
行婆能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奈何 佛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只因不入浮杯
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笑翁
增收 潭州龍山和尚 馬祖 洞山與密師伯經由
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
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
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閣
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
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
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
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曰和尚得
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
直至于今絕消息 頌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
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保寧勇
撥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

處果見庞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爲線明月爲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也風流 南堂興

眼目高低鼻孔横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睫上挨肩入鷺鷥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南堂興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五　南嶽下第二世之餘

襄州龐蘊居士　見馬祖　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頌曰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儻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白雲海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草草截流一棹破烟寒天水同秋清渺渺　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蘂簸土揚塵勿處尋擡眸撞著自家底　五祖演

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逢對面千萬里　佛鑑懃

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　文殊道

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滴誰解喉門鎖要津　石門易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其來不入聾人耳　寶峯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嶺上桃華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合春也是因我得禮你　高菴悟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鼓山珪

一口吸西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楚安方

續收　一口吸盡西江栗棘壑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　圓悟勒

一口吸盡西江水涓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風弄影斜陽裏　白楊順

一口吸盡西江馬駒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怙家邦　尼無著總

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姓龐　典牛游

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句裏笑翻身　永菴一

一口吸盡西江水碓觜生花猶未已葉葉枝枝垂雨露須彌藏在針鋒裏　大禪明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已爛醉如泥膽似天鞏縣茶瓶三隻觜　松原岳

密咀哩狐密咀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　囫　你莫癡　簡堂機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　密菴傑

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匈堂仁

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喏可知禮也　退菴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觜生花春晝長狸奴白牯皆歡喜　普菴王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住住住住住　枯禪鏡

增收　居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於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搽抹　嗄　南堂興

因七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因凶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哀　方菴顯

增收　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居士幞頭曰恰似一箇師僧士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應喏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箇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頌曰

一出一入徐行欵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正覺逸

丹霞與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徧界中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興

增收　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槌子霞曰只與麼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闍黎霞不顧士曰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頌曰

[illegible]初訪龐公日覿面分明竟不言竪拂只因無外
物拈槌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眞兼實拂袖如聾外
復玄欲得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喧喧　殷若柔
古人覿面機相見無可道竪拂有丹霞拈槌是龐老
龜毛逐語斜兎角隨意倒患啞仍患聾分明好更好
分陽昭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槌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塗毒策
掛角羚羊亾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
影無限魚龍暗吐吞　正覺顯

增收　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
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
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
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
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顯別
云初問但握雪團打復頌曰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
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關參兩眼定動機不發時
一場困夢本自天眞阿誰解用　眞淨文

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
有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鷂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
善爲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
飢　上方益
三尺寒光射斗牛鏌鋣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將軍
令誤入重圍血頸流　冶父川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拄定即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
過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　石溪月

增附　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落在甚麼處即向伊
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觜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
劈面來打著金剛腦背後

增收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　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欒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兎角
杖敲得虛空嘿嘿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欒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目奸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
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閑林英
男兒懶憧女無良多口翁翁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
足何曾有箇會無生　閑極雲

增收　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　頌曰
幞頭塵土靴襴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
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佛慧泉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
殿筆頭昨夜自生花　心聞賁
喪盡生涯賣笊籬白拈火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
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佛照光
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
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
飢來喫飯困來睡　頌曰
口子喃喃略不休把却笊籬做火遊有箇女兒不肯
嫁他年定作老丫頭　懶菴樞
寃家復寃家面面咸相覩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夏菴觀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將笊籬鬻
於市中　頌曰
髽角堆雲美態嬌笊籬數柄杖頭挑入廛寧可無人
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圓照本
爺將活計沉江水累汝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
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派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只了一家
事那得閑錢買笊籬　無量壽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楪女子靈照一見亦
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某甲
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頌曰
憐兒不覺笑嗄嗄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寃家　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應菴華
孝順藏五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寃家
南叟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
已東海鯉魚千尺觜　巴菴深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
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
乃笑　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
有女子圓光頂顆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
子祖意分明百草頭　成直空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
遽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
登父座合掌坐亾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
七日　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巖惠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攛掇戲衫卸下許誰
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海心

居士臨示寂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就枕公膝而化　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爲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問向婆枯梳子揷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便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維那對衆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掣轉牙梳重結

獅子巖　嘉興藏第二十四冊　歇堂定　清源下第二世之一

脚相逢猶更錯商量

六祖下第三世之六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嗣石頭　師辭馬祖返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若開坐卽爲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若開坐也卽開坐卽爲一切不爲曰恁麼卽閒坐也師曰若開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頌曰

玄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開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筌

五祖演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擺撥佛祖縛曠然絕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陪法要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

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披肝露膽見義劈腹剜心

瞎堂遠

石頭打草要蛇驚審讓玄機絕葉情迅馬追風須鞚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曉菴欽

平常閒坐與閒行衲上無心雲片橫境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雪巖欽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增

藥山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曰某甲此間如何是某甲分上事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曰某甲此間如何是某甲分上事

于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卷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

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

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

持　頌曰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家山猶隔一重關

楞無爲

四海狼烟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

鼓山逸

好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徑山杲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住

取莫待天明失却鵝

叢林盛

事非參徹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溪水流出桃花片片鮮

肯堂克

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邢容問端的的髑髏前

松源岳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

雪菴瑾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舉劄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

虛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掛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

高峯妙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

增

藥山

飯東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

無久住此　頌曰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人師曰其諳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頌曰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諳曲不話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眞不必當來問彌勒

圖悟勤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資會遇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箇東來成話欄至今錯認定盤星

增

藥山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椎鍾著一丸不再愈顚狂孫負金仙換骨方

野軒普

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嚴眞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天童覺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寶力水清魚現不吞鈎

慈受深

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相逢爲舉揚獨耀無私當

顯露莫將無語錯商量　成枯木
擬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
鶴夜寒入骨不成眠　天童覺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不犯總教滅亾　掩室開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
劒只作陶家壁上梭　無準範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
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橫川珙
增收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　無準範
增收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還
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
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
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
盡善　頌曰
愛將惡水蓦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橫不
得香松脩竹冷蕭蕭　塗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蠶眼已開桑眼青鵓鳩樹頭啼不
已百舌黃鸝相共鳴　懶菴樞
增收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
口阿師　頌曰
道吾忽爾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眞眞是
佛藥山爲破肚中疑　汾陽昭
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啄同風不易誇問佛須知呈妙
旨多因於此現空花　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爾要心開只將佛字爲酬
對元是曾持五戒來　橫川珙

增收藥山夜參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
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
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秖是不肯禮拜
頌曰
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
處大家普請一時參　龍門遠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
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
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
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
藥山意　頌曰
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汾陽昭
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
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成枯木
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
少字密行踈總一般　保寧勇
續收藥山不許衆看經自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
來者學師遮眼不惺惺　石門聰
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
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目禮
你若學他看牛皮眞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
橫川珙
增收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甚
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曰恁
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頌曰
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恥
應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喚著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
耳墻下春深薺葉開　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枯
榮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巖枯者是榮者
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
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
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　頌
曰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
好不知誰是哂傷觀　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踈黃鶯任解千般語
免得傷人彈子無　佛慧泉
抹粉塗坏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
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保寧勇
說盡榮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　地藏恩
雲巖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
意閒行閒坐任榮枯　草堂清
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
會豈知潘閬倒騎驢　楚安方
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欒諸子坐忘還從頭細問榮枯
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雲巖因
續收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掇轉脚頭穿
綉履何妨臘月鼓春風　東谷光
增收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
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
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
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趂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　雪竇顯
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張好箇麈中主穿心向路傷

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塵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羣瞥爾間　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去養成金翅九霄飛　佛鑑懃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目落寰中　汾陽昭

父子相投氣味同擎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　成枯木

聲鼓拈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雪峯頌

增收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嗣石頭　參石頭執役三載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　頌曰

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爇汀洲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投子青

雪擁嵓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爲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爲謗如來正法輪　張無盡

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博實　佛燈珣

覿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楚安方

續收　橫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氊　月堂昌

丹霞燒却木佛院主眉鬚墮落普天帀地人知院主當頭不覺本是醍醐上味爭奈反成毒藥果報自家擔當罪因却是他作叢林浩浩商量未免情識卜度却慮一箇自已直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悟勤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巡官秖管胡卜亂卜　應菴華

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彎弓射蔚遲須是金牙作　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暖罪過難教院主當　橫川珙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斂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妳　頌曰

丹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烏飛兎走何人證明菴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　妙高臺主

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妳打瓦鑽龜亂度量　上方益

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

續收　作者相逢用處親携籃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妙峯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　北磵簡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鈎縱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　笑翁堪

放行把住謾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蓬菴會

揖問居士在否放下籃兒斂手咄哉一對寃家獨許龐公知有　退菴演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　西巖惠

嘮嘈口觜是丹霞斂袂携籃已答他要得家私無漏泄歸來莫說與爺爺　開極雲

增收　丹霞問僧甚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　頌曰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雪顯

增收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圖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鑑懃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
在溪澗河源總向東　[illegible]
綦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服裏身局罷不知何處
去空山惆悵爛柯人　[illegible]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獰龍攪滄海俊鶻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蹤
石溪月

增收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空
手即休師曰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
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曰吾師得人怕
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
卉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
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
笑士曰這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士
與一掌　頌曰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
虎戰龍爭引水揷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雨散雲收
日出信步東行西行　南堂興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餘　清源下第二世之餘　石頭　韓文公一日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嗣石頭　韓文公一日

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

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

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

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趁出

院　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

異出院韓公始得閒　汾陽昭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爲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黃龍南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

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鳳

化潮陽從此今嚴行　照覺總　二

文公問處無多子大顛直答豈千差首座若教能返

擲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

雪疑殺唐朝韓侍郎　佛國白

〔續收〕一串摩尼觀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

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石帆衍

牙齒唇皮包不過吾家密事俗人知首座出院來爲

過長老罰油方合宜　橫川珙

〔增收〕大顛因韓文公問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

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

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

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

得箇入處　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馬暗窺鞭斂手三平加智

拔中霄雲散月當天　大洪遂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遽坐不輕酬無端醉後添盃

酒惱亂春風卒未休　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

泄至今千古錯商量　北海心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煩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

西巖惠

潭州長髭曠禪師　嗣石頭　師初往曹溪禮祖塔

〔增收〕大顛因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頌曰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師子窟中無異

獸象王行處絕狐踪　黃龍南

轟然如雷瞥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兎角杖拂

毛拂萬法宗千聖骨卽處分明千百億何必釋迦文

彌勒　佛鑑懃

〔增收〕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綿州時事麼曰

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譯處師曰

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

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

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堅拳白與麼總成顛倒

師曰實無譯處　頌曰

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

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婆堅拳白與麼總成顛倒

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一鍋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若看聾下神通

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保寧勇

長髭未問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

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

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草堂清

這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分明休指

注木人心眼自然開　禾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

破至今赤土亂揉糊　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公依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眞可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方菴顯

增收　長髭有僧爲點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　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鏘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頌曰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猛虎鼈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　南堂興

一句兩句葛藤路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而立文殊維摩鎗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石溪月

增收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嗣石頭　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睫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沒登山刀空負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增收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嗣石頭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阿誰　頌曰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增收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頌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顯

增收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頌曰

提起笊籬清風滿寰宇放下笊籬黃金如糞土可憐兩箇老古錐相見何用同作舞　塗毒策

你愛我笊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嶪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寬一對鐵槌何處著　瞎堂遠

普濟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猫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石溪月

增收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訣　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達磨西來有妙訣　佛鑑懃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中吾今直下爲君訣　大圓智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一物無佛祖分明爲秘訣　[illegible]

識得子丑寅卯句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佛魔俱拂一時空　石溪月

六祖下第四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一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　嗣百丈　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傳燈錄所載如此五燈會元於護持下云　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　頌曰

提起都來只一星豁然騰焰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傷人爲指珠元在始覺平生用意麤　大洪遂

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眼堂前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一方益

大雄山下路遙長父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枯柴呈是火家私穩密自斟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四海五湖龍世界高梧脩竹鳳雛鄉　佛燈珣

增收　通身是口徧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而不

說說不說瞥不瞥皎皎光明徧大千任從天下紛紛說 古堂典

拈起枯柴吹兩吹應時星燄亘天飛可憐癡坐圍爐底面面相看總不知 高原泉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豆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 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著不知燒殺五須彌 雪巖欽

溈山在百丈爲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丈乃告衆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座往住山即大溈圓祐禪師也果安千衆 頌曰

定奪英雄是淨缾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照覺總

正令全提作者知淨缾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溈山却屬伊 佛迹昱

淨缾踢處有來由自是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風流 兜率悅

百丈堂前定大溈金毛師子振全威淨缾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 首海清

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者只向缾邊定是非 通照逢

淨缾踢倒贏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垂手處到頭須是遇知音 疎山如

溈山與仰山摘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秖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五燈會元於此下又云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眞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汾陽昭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溈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溈山千古獨巍巍 野軒遵

體用俱非鳥飛兎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慧泉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保寧勇

[illegible] 秖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 慈受深

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 大溈智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手手中無好手 佛鑑懃

溈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 喝一喝 誰菴演

聞聲不見形撼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 [illegible]

增收 溈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鵞王擇乳 頌曰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鵞王能擇乳鷂子過新羅 天目禮

增收 溈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 頌曰

北風逞寒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珎 圓悟勤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正堂辨

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皆無際派

大家在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 寂巖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正當午 巴菴深

增收 溈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鵞子 頌曰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客鵞子神通豈及伊 本覺一

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溈仰香嚴

暴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南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衆　万菴顯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著通身俱是眼半窓疎影轉斜陽　華嚴頌

潙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五燈會元於即得下又云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　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

○相拓呈之　新羅和尚作此　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作此　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汪也悟取好乃述偈曰

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古德垂慈力未酬纔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旨失却潙山見不週且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當秋　汾陽昭

千羣萬羣水牯牛不出潙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遇晚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　黃龍南

昔日潙山有水牯而今老倒臥荒坵形容卓犖難無力灌啖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

水牯潙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述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道吾眞

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海印信

不道潙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差却來曠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白雲端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雖名馬字雖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保寧勇

山上山僧山下牛披毛戴角泥同流普天成佛兼成祖獨有潙山作水牛　佛國白

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　眞如喆

潙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而已矣是非些子不能消說甚麼禪明自已　寶峯祥

妙多向弓弦發處看　開極雲

潙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　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雪竇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隨緣得日明月清風冨一生　天童覺

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潙歌自往還　張無盡

春寒料峭衆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　龍門遠

潙山水牯異常流不是潙山不是牛舉世有誰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　南堂興

一箇形骸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劈斷黃金鎖肯向毗盧頂上行　別峯印

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只得半邊騎　虛堂愚

潙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讒訛織成蜀錦千般問嚴亦進前又手而立師曰頓過寂子不會

頌曰

畧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讒訛織成蜀錦千般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懶菴鼐

又手進前寂子不會殺人活人妙多向弓弦發處看　石溪月

叢林殃害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要在青山外　月林觀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養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鵰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妙　開極雲

潙山見尼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　頌曰

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雪竇顯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金馬隨緣得日明月清風冨一生　天童覺

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潙歌自往還　張無盡

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　中菴空

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手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未容收　足菴鑒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困卧閒行幾箇知　無準範

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閒牽著便昂頭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雪巖欽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雪映久灰不得却傳香嚴嚴曰某甲僞答得這話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　雲衲庵

增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又手立
敎 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 頌曰
百丈狸奴面溈山鬼眼睛見人空解咲弄物不知名
松源岳

老婦臨粧絳點唇人前自逞好精神鞠眉冷笑渾相
似不顧傍邊掩鼻人 石帆衍

增 溈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又
敎 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
後立師曰汝屈我屈汝仰便禮拜 方巷顯
云仰山進前退後祇古明今溈山因甚道彼此

相屈乃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師資會過意何深暮地臨機問古今又手近前還退
後曾經百鍊見眞金 本覺一

溈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
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
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
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
曰合取狗口 頌曰

一窟金光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
變鳳轉龍盤也天奇 本覺一

溈山番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師子窟中無異
獸嘉聲動地徧天涯 隱靜儼

象王嘷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手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南

特得鄰來月已西憲宣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
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寂窓照

增 溈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
敎 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仰山自外纔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叙子深深女人
拜謝師特爲老婆禪 本覺一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慈受深

天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
舞天明羅袖濕臙脂 心聞賁

增 溈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
敎 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
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市師曰猶是即今事仰復
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宗門中令嗣合喪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喪麗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後有親從門去
石溪月

如是 頌曰
妙淨明心一句全眞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
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雪竇宗

增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
敎 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
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
道理上座快歸溈山去其甲寄一封書與和尚
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
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
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
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頌曰
天樓至如來脚踏地州如鼎沸波斯匿王眞拄
堅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已行人莫與路爲
讎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峯印

增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
敎 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
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
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解盡是魔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實
而論且沒交涉名理喪入不名喪喪

汚染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爲貧寒錦上添花誰肯同鞋泥沙
少人仰拂子又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
茅仰拔劍子便行 玄沙云當時便踏倒劍子

溈山問慶少知音拂地觸他佛祖沈踏倒玄沙傍不
肯見秋蒼翠春深 投子青

淺渡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
刈得是祇見兩箇知 保寧勇

借問親從甚處來拂劍叉手口喃開雖然不犯當鋒
今爭奈音聲徧九垓 成枯木

增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
敎 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
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這箇
道理上座快歸溈山去其甲寄一封書與和尚
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
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
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
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頌曰
天樓至如來脚踏地州如鼎沸波斯匿王眞拄
堅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已行人莫與路爲
讎四海五湖王化裏

增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
敎 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
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
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解盡是魔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據實
而論且沒交涉名理喪入不名喪喪

汚染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爲貧寒錦上添花誰肯同鞋泥沙
少人仰拂子又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
茅仰拔劍子便行 玄沙云當時便踏倒劍子

溈山問慶少知音拂地觸他佛祖沈踏倒玄沙傍不
肯見秋蒼翠春深 投子青

淺渡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
刈得是祇見兩箇知 保寧勇

借問親從甚處來拂劍叉手口喃開雖然不犯當鋒
今爭奈音聲徧九垓 成枯木

路但向須彌頂上看　龍門遠

揷鍬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有數通呈了留得高傳振祖風　楚安方

續收　叉手當胷鍬揷深幾人遺劒刻舟尋面前水牯全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在少林　佛鑑懃

試問田中有幾人揷鍬叉手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泰

揷鍬叉手事希奇誰識潙山父子機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人去已多時　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虛堂愚

增收　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慧海儀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只恁麼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乃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潙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撥出初生月便効張公畫翠眉　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後平生癢處一時消　佛燈珣

增收　潙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曰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箇是什麼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　頌曰

覿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欽

潙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曰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寃至今尚有潙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印元

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末後商量空中一畫若言向上玄關走殺諸方禪客　地藏恩

續收　父子雖親共較量胷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徧界葛藤無復生　簡翁敬

增收　潙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　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臥經行風力所轉妙辯縱橫機輪掣電還會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　大圓智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什麼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燈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燄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溪月

增收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僧云噉餧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真外求是我不能藏委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地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足醍醐純出潤良田　汾陽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潙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徧經塵國任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章覺

增收　潙山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出去　頌曰

莫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　懶菴樞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金壇居士于士鰲施貲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五卷　豫章沙爾德
定對　長洲徐普書　溧水端學堯刻
萬曆丙申孟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二

增收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　嗣百丈　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咲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頌曰

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和月過平沙　[illegible]

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掌樣平伎倆由來秖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　石溪月

增收　黃蘗一日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頌曰

象王蹴踏師子嚬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眞天子不動干戈致太平　枯禪鏡

黃金殿上顯全機爭似揚眉瞬目時三度爪牙親弄處干戈中立太平基　東山源

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　北海心

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追濟北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　石溪月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劍拂開龍體現直至如今六國清　尼開林英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　西巖惠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恨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閑極雲

增收　黃蘗一日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　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遠

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頌曰

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應直教聾瞽也開聽　汾陽昭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

五彩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爲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向金剛頂上行　保寧勇

不是心兮不是佛黃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跳不出　草堂清

捧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喚一聲剖出從前眞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方

續收　裴公悟處絕譊訛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鋩句裏罷干戈峯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蓬堂深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諾去驢屎雜旃檀　西巖惠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强名誰要知箇裏難安立相國須當大姓裴　閑極雲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　頌曰

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雪竇顯

無師克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佛慧泉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鈎本欲釣鯤鯨誰知釣得跛鼈子　白雲端

黃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藜林有眼人　佛鑑懃

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兮秖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棒喝誑愚癡　龍門遠

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疑堪咲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　鼓山珪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　徑山杲

續收　象外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　雪竇宗

有禪無師眞可咲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噇却酒糟隨路倒　懶菴樞

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慧通旦

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或菴體

大冶烹金豈一途無星秤子定錙銖秖這無師成漏

逗徧舟已過洞庭湖　退菴奇
鬼門貼封鬼僧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
正夜深把手御街行　中菴空
國內無師眼最高分明拈起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
血未免依前噇酒糟　曉菴鑒
洞門無鑰劒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
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將來黃檗通身是泥水
　蓮華巖

大唐國裏無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漆桶灼然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
　月林觀
數箇個男兒是丈夫　林谷鉉
大唐國裏無禪師噇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
禪天下無如黃檗苦　林谷鉉
增敘黃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曰開田不易師
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
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
掩耳而去　頌曰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龍門遠
增敘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編百丈上堂曰山僧不
辭答話祇說箇病痛事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
眼
眼云衆中嗅作病在目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
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每日
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頌曰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頑時風骨
露水邊依舊石欄斑　虛堂愚
增敘大慈一日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
以何爲體呵呵咲推倒當頭陷虎機鳥銜香從花裏
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心聞賁
增敘台州平田普岸禪師編百丈上師一日訪茂源源
纔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大閉口即喪去此二
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
兩步較難源曰着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
諸方檢點　頌曰
王山高與案山低爲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
處兩峯相峙最高低　絕像鑒
厮撲厥後是對頭牽來助去開相訓中間手面交加
　竹屋簡
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
確　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
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脚　大潙秀
增敘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
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
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
處也勝秋露滴芙蕖　圓悟勤
增敘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
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
逢源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　日宇衷
增敘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
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
確　頌曰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
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脚　大潙秀
增敘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
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
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頌曰
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贏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　雲峯實題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
意不得黃鸝說向誰　上方益
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薄霧師紅日輕烟覆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
　佛鑑懃
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
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暉時沒
滕泥　天童覺
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百尺竿頭進步時
築著磕著自家底老長沙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
踏著南山鼈鼻蛇驚起面南看北斗　佛鑑懃
一句舉揚宗旨事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
話大地山河常放光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
量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　蒙菴岳
增敘無事携笻閒緩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
易盡不設遊山空徧回　本覺一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多才一首詩　死心新

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謾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長安　靈源清

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　大洪遂

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禾山方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慈受深

黃鶴樓中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震

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覿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南華昺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峯明

續收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爲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爲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　天童覺

赤土纔將畫簸箕鳥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後黃鶴樓前忘却歸　月堂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蕭蕭月滿樓　訥堂思

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措大失平仄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蹤跡　心聞賁

堂堂妙相眞難比歷歷梵音猶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蹉過長沙覿面機知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　佛性泰

百千諸佛問來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枝臨水最風流　懶菴樞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總不知　遯菴演

崔顥曾題黃鶴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狂蜂戀不休　湛堂深

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地頭　混源密

秀才覓火和烟得長沙賣石著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禪價轉高　伊菴權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千諸佛眞消息覿面分明舉似伊　松源岳

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明月清風也咲人　掩室開

百千諸佛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長江千古自東流　天目禮

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　石田薰

增收　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　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頌曰

浮雲散盡月當空兎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迥不同廣寒宮裏起清風一朝踏到雖然活已落他家陷穽中　掩室開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割茅刈草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頌曰

岑公拂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稀王主割茅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　汾陽昭

臺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並諸侯寶印尊　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雲巖因

續收　巨岳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已自已即古佛珊瑚瀲灩十洲春蟾蜍暎奪驪龍窟　圓悟勤

增收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師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仞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　佛印元

長沙似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滿園桃李　月堂昌

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何處討昨夜三更丰柄垂
依倚天明日杲杲南泉遷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
奇也大奇雪裏誰能解辨梅　大圓智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
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靈卓
蘿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
嚼只容衲子鶻崙吞　正堂辨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投子舒
王老踪由執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
空使行人說是非　佛鑑勤
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
蟲元來便是長沙虎　長靈卓
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
嚼只容衲子鶻崙吞　正堂辨
蘿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
未免隨人說是非　石溪月
空使行人說是非　佛鑑勤
王老踪由執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
盡無處堪尋向上機　投子舒

增收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
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
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
示偈曰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頌曰
塵剎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踈親湖南城裏從來
事米賤柴多足四鄰　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眞清淨界中無一
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一顆圓明非內外老盧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非他
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道湖南好養
民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
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柸
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保寧勇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經名模長沙謾道承恩
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踈山常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　嗣南泉　師住子湖院於
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
參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嘷嘷　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爲堂前狗子猙見影聞聲心膽
憧當頭寧免喪殘生　正覺遠
子湖狗子最威猛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
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國白
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
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遠
增收 子湖狗子劍戟牙齒虎豹遭傷象龍被耻外道天
魔望風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弧矢　南堂興
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
顏如如
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
急著眼看　瀹翁琇
增收 子湖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
僧曰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賛銀城
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　頌曰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　月坡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　嗣南泉　問僧曰闍黎爲復是
游山翫水爲復是問道茶禪曰和尚試道看師
曰雕蹏鏤蛤不滲之泥勞君遠至曰潭身是鐵
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　頌曰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綠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發似癡驀然算著還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保寧勇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清只一度　佛鑑勤
增收 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何物師便打虛曰和尚莫
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頌曰
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參深倒茱萸雖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一
增收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嗣南泉　常曰快活快活及
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
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
恁麼地師舉桃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
對　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頌曰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奔奔鹵鹵
甜瓜徹蒂甜苦參連根苦拈起桃子時新羅夜打鼓
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蒂甜苦參連根苦
寶掌照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嗣南泉　初參南泉問云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
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　雪竇云草裏漢師
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　雪竇云雪
上加霜師又問如何是珠　雪竇云臉泉召師祖
師應諾泉云你不會我語師信入　雪竇云百
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
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
也是龍頭蛇尾漢　頌曰
問渠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莫錯舉
圖照本

神鼎謹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方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　佛慧泉

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鹵莽　天童覺

往來是藏珠何在省去方知不外求罔象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　海印信

續收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不往來草裏漫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　圓悟勤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開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遯菴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松源岳

一顆玄珠不昧歷劫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癡日逐伶俜羣隊南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對面一槌打碎　普菴玉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或稱侍御或稱中丞　見南泉

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如今擬鐫作一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頌曰

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正覺逸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眞如喆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黃龍震

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　龍門遠

續收南泉道得拈出片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玉淨無瑕堪與大夫爲寶璧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鑑懃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檜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石菴玿

大夫鐫石意彌高王老無端教壞他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娑婆　掩室開

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簡翁敬

坐卧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腸說向人　閑極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鳥啣花落嵓前路　諾菴肇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雪竇顯

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峨峨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晦堂心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白雲端

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　保寧勇

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顢頇南泉指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　死心新

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披不離披有誰知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上方益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悠陸大夫　圓悟勤

南泉瀝膽爲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兎直須騎鶴上青雲　佛鑑懃

孰云天地與同根事見爭如理見親一檻庭花渾已物滿天風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憐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　佛燈珣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似等閒花發夢中春　鼓山珪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亾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徑山杲

續收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眞淨文

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　照堂一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夭艷在芳叢南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　心聞賁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閒芳遮藏不許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正堂辯

堪笑當年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爭得雙眸翳盡除　懶菴需

未曾脚下分泥水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蝴蝶夢不知辜負洛陽春　肯堂克

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雪菴瑾

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　天目禮

裁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　虛堂愚

天地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爲賤南泉

老笑指庭花換眼睛　無隱鑑

陸亘回珠轉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一聲　南巖勝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鸎下柳條　嘯巖蔚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曰還有眷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　頌曰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石帆衍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　石林鞏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頌曰

大悲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快便從茲六國絕煙塵　野華璇

增收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頌曰

馬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制六合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總成就脫略窠臼還滲漏　月堂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三　南嶽下前第三世之餘

池州甘贄行者　見南泉

龔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睹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睹　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賀欵畫不成　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擡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煮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汾陽昭

甘贄設粥請師念佛衆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一時穿　慈明圓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　保寧勇

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訛狸奴白牯無尋處枉使廚頭打破鍋　佛國白

異路相逢句已酬閒吹羌管向江流入會巢沙頭駕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峯頴

財施無窮法施多爲他狸牯會巢窩甘贄設粥南泉破拜揆檐南泉打破鍋　張無盡

特來設粥誇英俊那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白牯一齊收　疎山如

高吟大笑性猖狂潛閩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鷹海門斜去兩三行　湛堂準

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汾陽昭

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破鍋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鼓山珪

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白雲端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預　徑山杲

餌引得金龍上直鈎　佛國白

打破鍋知識過後張弓　海印信

甘贄設粥念摩訶衆見南泉打破鍋高事但將公道持來送去樣圓圓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斷任教四海動干戈　照堂一

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鍋打破輪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煮粥別無巧只要頻頻攪　圓悟勤

太平自來不打諸人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鑊是鐵作君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鎔　佛鑑懃

甘贄設白粥南泉將鍋打破南泉意在言外要知端的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

針鋒相揍便干戈希異南泉打粥鍋莫請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　笑翁堪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般病痛徹底諸訛更有些兒好笑明朝餓殺禪和　雪峯瑾

設粥殷勤請念誦臼槌各爲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滿復去厨頭打破鍋　橫川珙

行者失却眼南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　南巖勝

六祖下第四世之四　清源下第三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嗣天皇悟阿木出家時爲和尚深深處　或云深深密密意　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抵待　頌曰

澧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嗣藥山　因僧問如何是龍潭海畔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書

事回惠東園一顆桃　投子青
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鋩豈得圓機動少林閑棁
子誰知別是一堂天　成枯木
草戶柴門訝子來躬身下拜笑倡諧深深密密親分
付莫道賣山空手回　珠山如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
哉　無準範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
飲如此一天風月何　東卓吏穎
道吾見南泉泉問閣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
智不到處作麼生師回道著泉曰物
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
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復師便抽身入僧
堂泉便歸方丈師復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
甚不抵對和尚師曰你不妨伶利巖不薦却問
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抵對和尚其甲不會
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頌
曰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眞金無辨
別不須疑慮更忉忉　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
掬寒松帶棄白雲封　投子青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
甚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
久却問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
曰
垂手違他作者機尊宿語言不辨玄旨
霜於此有省　頌曰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
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樹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霞淳
道吾因溈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
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處
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頌曰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
會拾得寒山笑稱天　大洪顒
非　頌曰
偏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塿兮忽生毗箇毫釐兮未
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雪竇顯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
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偏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
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
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牀頭枕翻身嫌夜長
獨步劫空之後成乎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兎走
天童覺
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襖把吉撩棒在三門前
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
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虎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
見譙訛生鐵一團無縫鏇　尼無著總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
塘秋水深　潛庵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菴曇
潭州雲巖晟禪師嗣藥山因道吾問大悲千
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
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
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
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此係五燈會元所載按傳燈錄乃曰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
枕子作麼生道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
道吾曰通身是眼當據傳燈錄爲正脈燈
生會道吾曰通身是手眼此係五燈會元所載按傳燈錄乃曰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
區區看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
與舊頌古聯珠所載皆作雲巖問道吾云云恐

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頌曰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收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作處老知羞　天童覺

增收　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爲此事歸山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爲某甲說吾便低頭　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霞淳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便好埋却　頌曰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　普菴玉

增收　雲巖因藥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頌曰

尾愬金毛師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　咄　雪竇顯

放出金毛師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　懶菴樞

增收　雲巖初參百丈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曲暨鬢胡家一韻長　投子青

增收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缾爲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淳

增收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嗣藥山　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四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頌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堦行　丹霞淳

枯木巖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峯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瘢痕萬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暉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袖辨誚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栢巖堂上雨花雨　月菴果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嗣藥山　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佀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投子青

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數拄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覺海元

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鼇頭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　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迹昱

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張無盡
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
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徑山杲
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
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丹霞淳
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鱗麤幾多逐浪迷源
者誰識清波意自殊　枯木成
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底月明載歸
去劫前風韻落誰家　眞歇了
離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全腕
力朱涇無復水重波　竟陵海首座
渺渺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何
道便有金鱗暗點頭　尼無著總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爲夾山輕放
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別峯印
一橈打著這瞎漢堪咲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
波矍浪拏雲猶是鈍　圜極岑
一橈劈腦沒遮攔大海波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
指誰知總被祖師謾　密菴傑
離鈎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
水至今長暎夕陽斜　孤雲權
三寸離鈎械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
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無際承
夾嶠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言
說水闊山遙恨轉深　浙翁琰
了無錐地可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
手至今賺殺一船人　笑翁堪
合頭著語酬船子恰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
徹也是華亭破漏船　蘇臺辯
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
上鐵鑄船橈奈汝何　南叟茂
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闍黎上直鈎劈口一橈空宇
宙遠山疊疊水悠悠　葛廬覃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於橈下
喪細思成敗是蕭何　末宗本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清溪徹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
踪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
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
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毋令斷絕山乃辭行頻
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曰汝
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頌曰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踏覆舟今古華亭垂釣
者烟波江上使人愁　照覺總
參夾蘆花碧海秋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
看踏覆船來得自由　羅漢南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
踪跡落日秋風戰荻蘆　佛陀遜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
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瞎堂遠
驀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千古風流
在誰道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撥透機先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悠
悠直入千峯不轉頭　水菴一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磨還自
照淡煙和露濕秋光　[redacted]
沒踪迹處莫藏身看來端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
橛棒頭敲出玉麒麟　圜極岑
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可不可　肯堂充
一橈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
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
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驀口一橈猶未
徹踏反船子有來由　松源岳
臭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纔犯鐵輪隨雨散雲收明月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永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解空觀
散席迢迢到海涯點頭橈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
在月冷漁歌落釣磯　天目禮
一下蘭橈驀口鞭大洋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
許風滿長空月滿船　蒙菴聰
稱意金鱗一上鈎華亭江水合西流釣船盡底掀翻
了惱亂春風卒未休　朴翁銛
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僞和眞諄諄教誡癡兒
女莫把方書誤後人　虛堂愚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反船
西巖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
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
松釵一徑爭拋擲　東谷光
藥山高沙彌　嗣藥山　因藥山問曰見說長安其
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　山曰汝從看經得
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
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
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　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
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成枯木
興亾虛去又虛來爲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高沙彌住菴一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橫時劫外吹 丹霞淳

鼎州李翺刺史 見藥山 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祺謝問曰如何是道山

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問你幽魂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昭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倫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崎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不曾扃 京兆府天章建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亭雲月渡頭船 白楊順

續收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同山聰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大洪恩

貫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鍼仰面看青天前過新羅國

弁山阡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北禪心

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誰感渠謾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 天目禮

撥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賤而賤日引得全身入草窠 壽菴棠

即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西巖惠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 嗣丹霞 一日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子便禮謝師曰莫躁根曰時至根苗自生 頌曰

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子便禮謝師曰莫躁根曰時至根苗自生 頌曰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將更潑誰 水菴一

增收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 嗣丹霞 因僧參人事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秖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懃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畫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兎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是假跳不出斗 石溪月

增收 僊天禪師 或作天仙 潭州大川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頌曰

有客訪師纔入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答善始全終誠罕聞 本覺一

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封侯 紹象鑒

作者相逢箭扛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 竹屋簡

增收 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死覓箇臍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撞眸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泄時至須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 投子舒

增收 馬頰山本空禪師 嗣大顛 因僧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秖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

曰即今蒙和尚指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懃

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懃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隨語轉覩面千山後僊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有僊曰

畫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兎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是假跳不出斗 石溪月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古今妄外迷源
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塗毒鼓

本空上堂秖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
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嘆
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
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
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
衆前不要牽爺恃娘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
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
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頌
曰

參禪學道莫匆匆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
見唉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清信
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　南堂興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嗣大顛

因問大顛不用指
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
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頌曰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五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一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　嗣南泉　師初謁南泉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

中華大藏經　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拱不見黃河徹底清　寶葉潘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衆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不能曉玉兎金烏任飛走　雲峯悅

欲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　佛鑑勤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鼓山珪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徑山杲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不住道方玄　本覺一

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深

擬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圾教去春來依舊百花香　冶父川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帀四海一家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　圓悟勤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皎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得嫦娥面者稀　龍門遠

向道平常心是道斬丁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人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大潙智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足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雪菴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無門開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窓　頌曰

拽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勇

出窟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衆猜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實峯祥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徑山杲

度體裁衣量水打雏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鼓山珪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南泉摧頭趙州擺尾于細看來二俱失利　慈受深一

檀越家中作水牛牧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一

戴角擎頭咲一場父子家和醜丑揚知有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　冶父川

擧開金殿鎖檀碎玉樓鐘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　木菴永

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茱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茱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

逐步移飾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勇

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爲不等閑拄杖靠來斜倚壁輕如毫髮重如山　佛鑑勤

茱萸這裏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倚壁　鼓山珪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杲

趙州有語標庭栢今古叢林光烜爀若到茱萸會得時一行到底反成箇老賊　鼓山珪

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洞洞兮流流兮羅囉哩哩　文殊道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　興牛游

趙州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覷西覷了拄杖便靠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　楚安方

平地鼓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派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曰

橫胷抱腹藏龍種剖膽剜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汾陽昭

咄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　海印信

丫角女子出天眞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　佛鑑懃

增收　趙州因僧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抵對師曰鹽貴米賤　頌曰

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　懶菴需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佛慧泉

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保寧勇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　天童覺

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　普融平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嚩呢噠哩吽嚩吒　徑山杲

續收　摘楊花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訥堂思

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楊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無目仙人逢暗夜　白楊順

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閒綉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松源岳

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處　虛堂愚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年　汾陽昭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雪竇顯

鎮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愛至今更是好充飢　正覺逸

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侶晚來江上望數峯蒼翠屬漁家　海印信

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過深冬　佛慧泉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得他滋味少　白雲端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　保寧勇

鎮州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藏逢人直露眞消息　長靈卓

趙州古佛尚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嚙齒間蹉過老南泉　文殊道

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徑山杲

續收　趙老機關沒淺深鎮州蘿蔔接叢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潙智

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勒東院西邊有趙州　鼓山珪

青出於藍冰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　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　石菴珝

親見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　野雲南

增收　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集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舁　石菴珝

增收　趙州因參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去曰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佛鑑懃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離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　瞎堂遠

增收　趙州示衆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鳥盆變白盆

增收　趙州因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

王却引得箇擊子　法眼問覺錢揔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衙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頌曰

探竿影草喪人知正似將軍一向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劍騎錢馬上須彌　慈受深

千年田八百王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合話拋磚引擊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拳不動纖毫擒佛祖　圓悟勤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佛內裏坐　頌曰

水眞佛內裏坐　須彌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雪竇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搜捉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

泥佛不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歩若參詳不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畫圖千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辭若眼眉麤　木佛不度火多子塔前不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

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　大潙秀

金佛木佛泥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覩見心肝五臟　徑山杲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牛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笑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鷓

三佛相次來意不眞眼中瞳子向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嶂鳥山花一樣春　岩父川

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花酒客大醉幾人扶木佛不度火大士無人我定癡念不差永劫遭羈鎖泥佛不度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眞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常菴崇

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薦得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且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納僧難下眷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眞佛內裏坐趙州休話墮覩面便承當臺畔卽蹉過金佛木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眞佛在內無端已被塗糊　尼無著總

泥佛金佛木佛度水度火渾妙體本來無處所莫將眞佛强塗糊　天目禮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今也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指銖錢打心肝也斷腸　慈受深

兜羅綿樣硬資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醎處著鹽淡添水軒頭一笑更無休　正堂辨

猛虎深藏淺草巢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高峯妙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牢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去回避師曰恰好　頌曰

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汾陽昭

聞說閩中兵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子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穿　汾陽昭

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令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慈明圓

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破誰人委王老東村怒目瞋　投子青

趙州作者勘婆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拈盡烟塵總是他　佛印元

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趙州勘破歸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　介山遠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黃龍南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

者剛於岐路走如烟　淨照臻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
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雲峯悅
昔日趙州爲主將老婆戰罷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
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潙秀
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勘破老婆回首
日長江依舊向東流　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魂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
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白雲端
何事趙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家聲高空有月千門
閉大道無人獨自行　保寧勇
趙州一勘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猶未
薦臺山從此長荊榛　照覺總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
裁婆子被伊勘破了　眞淨文
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
無你雲處同道者相共舉　景福順
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眼補陁人也是大
蟲看水磨　雲居祐
趙州勘破事非眞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　地藏恩
臺山路上婆往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
雲蓋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裏無筋
骨却把時人一樣看　佛國白
撥動烟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
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草堂清
驀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
礙未透金塵終是麤　三祖宗
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
問不知駑馬是龍駒　上方益
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道玄關人不
曉趙州特地斷諸訛　雲溪恭
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鋏開曾粉
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眞如喆
驀直去驀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
獨步　兜率悅
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今五湖四海剛被
勘婆話迷　圓通僊
臺山有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　枯木成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
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平
五臺山路入嵯峨驀直饒聲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
漢歸來道我勘婆婆　張無盡
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臥金牛臺山今古行人
口笑飲清風味轉幽　長靈卓
兩重問答絕諸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不全身探虎
穴安能徹底驗仙陁　禾山方
趙州親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這老婆子踪跡少人知
佛心才
燕趙當年有一僧干戈叢裏等閒行定亂不携三尺
劒至今天下絕攙搶　寶峯祥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
化風雷只在葛洪家　旻古佛
趙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
寂至今猶未絕諸訛　少林通
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須得趙州親勘
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雲蓋昌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
昂頭掉臂總閒閒總閒閒遂府出鉢盂　湛堂準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寃智者
愚人之患　疎山常
臺山古路是人遊箇箇尋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纔勘
破寥寥千古使人愁　疎山如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捲寥
廓四方八面少知音　佛智裕
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風滿大唐
高菴悟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
夫人人黠過冷地臥　徑山杲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痒　鼓山珪
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親到來勘破老婆回首
處從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方
續收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獃一拳打破扶
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　西蜀廣道者
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州無柄鋏掃
蒂掃蕩烟塵空索索　石頭回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這回
緊閉門戶　戲魚靜　二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
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
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關　圓悟勤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
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
錢　天童覺
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麤

無你會處稽首趙州大法王主　典牛游
大用全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
處草偃風行無處尋　南堂興
趙州老子爛泥裏刺勘破老婆叢林受賜
婆婆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
路區區却過趙州關　雪竇宗
臺山路驀直去趙老見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
莫信閑人說是非　冶父川
三月春光上國遊祥雲瑞氣瑣龍樓親從宣德門前
過更問行人覓汴州　文殊道

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勘破有諸訛解使不由家富
貴風流何在著衣多　訥堂思
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遯菴演
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
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明大禪
四海同一家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了有理向誰說
卍菴顏
踞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衲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
箭穿過髑髏即便休　尼無著總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回休借
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密菴傑
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
平人瞌睡　妙慧尼淨智
趙州勘婆百發百中趂得老鼠打破油甕　佛照光
村婆暴富誑謊閭閻趙州賣俏矢上加尖　或菴體
驀直驀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

閘更無一滴到黃河　無準範
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謾我不得　文殊業
趙州言勘破心頭打額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寃讎
野雲南
增收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閑　頌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而前驢脚反身筋十
孤雲野鶴阿呵呵　雲蓋智
增收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
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
別云我不如你　頌曰
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橋
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
息南海波斯過大唐　野菴璥
增收　趙州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
却下禪牀轉一帀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爲轉
半藏　頌曰
走下禪牀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
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慈受深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箭紅心心裏
中紅心驚得須彌頭倒旋　正堂辯
趙州一帀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爲人天開正
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菴鑒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牀遶一遭背面却言虧一
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劍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
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毅六巖輝
增收　趙州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
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
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
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
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
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
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頌
曰
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爲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六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頌曰

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汾陽昭

庭前栢樹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敷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　浮山遠

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慈明圓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雪竇顯　二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反令平地下針錐　雲峯悅

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須知獨樹不成林　黃龍南　三

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盤根抱節在金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萬木隨時有彫喪趙州庭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趙州全不犯工夫覿面寧存細與麤重疊示君君不見庭前栢樹本來無　兜率悅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正覺逸

趙州庭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下透長安　天衣懷

人問庭前栢子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　海印信

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酬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　翠巖眞

青青庭栢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不凋秋　照覺總

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眞淨文

趙州庭栢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不得　野軒遵

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保寧勇

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覷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楊無爲

趙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溈秀

眞箇怪時方識怪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來旨只看青青栢在庭　佛國白

羚羊掛角絕狐疑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杲天紅日夜長輝　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喧喧啼鳥噪禪居　三祖宗

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暎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姮娥面者稀　佛鑑懃

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　湛堂準

青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栽　佛燈珣

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他射虎不眞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誵訛　疎山如

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栢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觀音作胡客　五祖戒

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琅琊覺

趙州庭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眞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　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瞞菴成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眞珠寸寸金佛祖長長出不得千古萬古只如今　南堂興

打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崇覺空

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正堂辯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龍牙言

庭前栢樹子分明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　塗毒策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瞎堂遠

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隔笑掀騰　天童淨

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竇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　石菴珝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庭栢洗脚上船　退菴奇

增補 清涼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鋒曹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不曰眼曰眞師子兒 須曰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佛印元

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詢趙州老一句當年喚轉頭 大溈秀

新羅鵲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懵不去趙州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白雲端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清涼寺老未會先師此語無 正覺逸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大洪遂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 眞淨文

續收 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去市地清風隨步舉 慧通日

趙州庭前栢樹子良耆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詢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 雪堂行

續收 支輯 禪宗全書

行正無人能衆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反筋斗 正堂辯

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偏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 文殊道

一人背手抽金鍼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競頭看果然一鴈落寒空 巳菴深

葉縣省和尚因僧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曰聞省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頌曰

庭前栢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簷頭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币地成狼籍 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閻黎若回寄箇鍬子來 頌曰

去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鍬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佛慧泉

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鍬子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須綿密 海印信

大地是眼何處屙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鍬子去方得此語圓堉堉 鼓山珪

大地是眼沒處屙衲僧到此便聲訛須知別有安身訣會得安身事更多 咄 鍬子安著在甚麼處 照堂昌

雪峯何處屙趙州寄鍬子沙門一隻眼狼籍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 別峯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屙其中鍬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 橫川珙

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頌曰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酸酸紅若謂平常便無事須防豆爆令灰中 心聞賁

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薰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這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觸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雪竇顯

如眉涉語默蔽俳雙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刖却一雙足 圓悟勤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嵯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隨菴緣

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纔有是非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頌青青寒 月堂昌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星 無菴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象王嘶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兎走 雪竇顯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白雲端

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天童覺

匪年分疎不下往往反成話欛須知至道無難於此

誰知縫罅 僧繼慧

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
惟嫌揀擇五年分跡太隔脈東海鯉魚多赤梢南山
大蟲有白額 月堂昌

風雨濛濛烏雲黮黮顯顯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辈
龍王不在 咄 默堂定

天高地厚壽常事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
窟獨携霜劒定乾坤 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僧是揀擇師
曰汝甚處去曰脚下雲端 默堂定

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鼓鐵鞴撼於鍊
柱揀擇當軒布鼓 雪竇顯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
路却笑天道不平 白雲端

金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霆震奔修羅喪膽
外道亡魂含靈蠢動莫不沾恩 佛鑑懃

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俗
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
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曰

水濺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雪竇顯

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白雲端

針線工夫妙入神泌情接意一何親太平胡越無疆
界誰是南人與北人 佛鑑懃

縈綾紅綠青絲線巧手機來成一片其中縫解不能
無爭奈時人見不見 龍門遠

日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繫東君東君不惜無私
力一點花紅一點春 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墻外底曰某甲不
問這箇道師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
透長安 投子青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勿勿開山路遠終須
到一徑長遥君任通 投子青

趙老家風不熱謾問他六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
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水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亦端語默俱乖誰能不犯
毛頌曰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頌曰

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鳥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
南堂興

激石泠泠古澗陰春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
操誰信根頭有茯苓 南堂興

道人相見問如何是佛師曰殷裏底曰殷裏者
箬岳陽始孕祠屋波 石田薰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
處處閑 頌曰

爭似春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
擬飄鼓無心滿世間 佛印元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
師意便是教意 頌曰

波斯讀梵字窠窟人作詩烏頭彷彿附丁依脩竹窗
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湛堂準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是曰這裏好造箇
什麼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棚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睹破草鞋歸去
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佛鑑懃

天子居閙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
巡火所由 鼓山珪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徑山杲

鑽頭鬧籃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
好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蒙巷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
毛 頌曰

九年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
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投子青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
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
驢胄師曰我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
果子來 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徵徵卷秋風邊庭不用漂漂
入勒馬歸來却有功 慈受深

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文遠小厮兒窟中獅子吼
共櫪無絃琴同唱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田
舊陶生荊棘赤脚漢趂兎著靴人嘆肉 南堂興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
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
裏底 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
識蒼摩羅果信虛傳 雪堂行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覆出驚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覆出驚
底剗盡茫茫眼裏花 保寧勇

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真國同歌何

清稽首拜手元是你　月林觀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藂巷聰

趙州因學人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頌曰　泉大道

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濟濟鏘鏘瀟瀟灑灑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白雲端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褫一氣不言含有

衆僧到處謝無私　白雲智
粥了令教洗鉢盂巘心往往更心巘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佛陀遜

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　三祖宗　二

乍入藂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龍門遠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訶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逸

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　三祖宗　二

乍入藂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龍門遠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訶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逸

粥了尋常洗鉢盂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爲大丈夫　雲居祐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三十年記得展單忘却筋　楊無爲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湛堂準

粥了令教洗鉢盂趙州此語不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慈受深

粥了令教洗鉢盂自相符而今叅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天童覺

乍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盂洗了相逢著又得濃烹一椀茶　長靈卓

大隱居廛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誰解回頭子細看　草堂清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開福寧

宗師垂手貴天具肯事雕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洗草處等閑推出玉麒麟　佛性泰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護國元

結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眞直下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　保寧勇

喫粥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盂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叟爲傳把斷要津水逆流伶俐衲僧纔眨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龍門遠

趙州指示洗鉢盂衲子奔馳枉費工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渠有時冷地思量

在冨全貧當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　月堂昌

喫粥了也洗鉢盂已是分明說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著點鐵成金舉世無　月林觀

千方通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狐兎潛蹤　尼無著　總

息卷觀

只將乍入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去宗師不用更忉忉　橫川琪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汝秖見畧彴且過驢度馬　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向御街行　北塔祚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鼇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賸箇亦徒勞　雪竇顯

義玄趙州對楊灣洒僧問石橋度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藏恩

異類渠行李心眞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京兆府天寧璉

增收　趙州問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續收　長鯨已壓浪頭飛跋鷺橋邊尚礙泥度馬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

解會緣楊影裏路東西

趙州石橋只見畧彴度驢度馬碧眼胡僧

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驢逐塊　徑山杲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頌曰

天地而今高挂在虛空長壘室內展脚睡　文殊道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我馳馳到家中猶黑且莫作

大用全機得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無門開

大從此時時憶趙州　佛印元

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惑爲機智競躊躇　圓通秀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普融平

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　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　成枯木

續收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拗折無星秤火熱水面紅橛從空裏釘背類盲龜嚼死蛇一對牙關緊咬定　正覺逸

趙州古佛言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璧更有布衫重七斤天上人間無價直　地藏恩

佛性分明脫有無醋酸何用挂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瞎堂遠

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鏃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　本覺一

狗子佛性有毘盧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奴　正堂辯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　石菴玿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菴全

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　無門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頌曰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眞淨文

趙州露刀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啀喋無限尋聲跡挂角羚羊不見蹤　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堂裏坐　鼓山珪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爲不丈夫　徑山杲

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　疎山如

狗子佛性無寶劍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按立當途　楚安方

續收問頭既實答亦堪誇洛陽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摘楊花　大溈智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岌嶪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南堂興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稠巖贊

乙巳大人丘叢林爲冠讎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　南巖勝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口露出心肝　典牛游

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蓋膽毛　中菴空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尼無著總

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　潛菴光

貧無所依兩親相擊阜地雷聲青天霹靂　或菴體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時鏡光明渾不見星兒上下四維俱徹暎　誰菴演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般因邪却打正　密菴傑

大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柂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瞿塘灩澦堆　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六十三一切智清淨　吳菴璧

狗子無佛性[illegible]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　南書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千邪俱不入百怪盡消除　松源岳

狗子無佛性泥揑活大聖不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　別峯雲

狗子無佛性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　己菴深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踏得著　即菴然

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　朴翁銘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　鐵山仁

二八佳人刺綉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拗堂仁

利刀截斷命根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煆蒺藜鐵額銅頭粉碎　石菴玿

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舉先知只得一橛　少室睦

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藥葫蘆接來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葛廬覃

狗子無佛性干將入楚庭一揮三首落千古得虛名　千峯現

增附 京兆寬因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爲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頌曰

拈却這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徧六合 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踏反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寒兒孫 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

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粮 海印信

趙州筍被婆偷遭摑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 野軒達

趙州老捉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摑賊不成罪歸已天下衲僧知幾幾 地藏恩

趙州挨拶老婆時迎葉難隨畫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落便宜 張無盡

從來柔弱勝剛强捉賊分明已見贓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佛鑑懃

續收 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金陵俞道婆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瞎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烟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雪竇宗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揚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無準範

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便掌不相饒思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 閑極雲

增收 趙州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頌曰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蘿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踢躍渾家喜休擬議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三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和尚教伊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

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汾陽昭

見僧被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烟時換綠紋苔　投子青

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山解打鼓　雲峯悅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開防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佛印元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黃龍南

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香往來看誰語居止院西東　慈受深

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來爭看盞中花　佛國白

叢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殷動只是一甌茶　正覺逸

三等參頭禪數全一般平抱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一倒煎　佛慧泉

實印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樹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龜休分話短長　大溈秀

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開終始口難保處衆心

相逢盡道喫甌茶大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滿路誇　踈山常

趙州喫茶道拔毒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驪珠絕額玉無瑕馬載驢駄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羅漢南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作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脣　佛鑑慧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事如麻　龍門遠

趙州滋味最為親覿面承當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楚安方

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　雲巖曇

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流水高山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無

家爭似屋全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石君明

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　黃龍新

曾到不曾到且喫一杯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牧庵忠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甜心裏苦心裏苦如今無雪處　慈受深

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降龍蛇　應菴華

百尺竿頭氈布巾上頭趯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　白得暉

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一甌令醒悟　本覺一

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鼓難比休於何下手卞識取口中滋味若識得觀音院裏有彌勒　佛性泰

曲盡周遮禮數頻若茶何用勘三遍鶖子若有通天

發終不回頭問別人　大慧杲

曾到未到曾請喫茶口諦飲蜜心毒如蛇　淨慈淨

趙州喫茶道拔毒蛇虛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彌勒釋迦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　普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作　松源岳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茶驗盡當行回首路傷橋斷處白蘋紅暮映斜陽　浙翁琰

趙州遣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　無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頌曰

編辭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白雲端

獨坐獨行貝蝎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　保寧勇

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登巨鰲浸鯨飲盡喫茶去　照覺總

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載却誰是會機義勇人　古林道

七斤衫重絕纖埃妙手何人解剪裁百尺竿頭全大用伯滿身風雨入門來　普融下

青州七斤衫重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要且家底

趙州老對面人難瞎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璃碾碾碾碾　蘇牙言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鼓山珪

等閒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運菴巖

鑊湯無冷地黃河輥底流金剛難揷觜腦後掛燈毬 或菴體

撥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冥來暑往渾無用挂在趙州東院西 石菴玿

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壁 北澗簡

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斷橋倫

增收 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曰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爲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珪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徑山杲

東司上不說佛法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心奉塵刹 無菴全

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 蒙菴聰

增收 趙州因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爲甚麼却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帥王用處若軒昂爲渠拽倒破禪床 天目禮

跏趺迎上客曲彔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鄉 西巖惠

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列土熏天富難鬬他家徹骨貧 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 月坡明

趙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頭也是大蟲看水磨 枯禪鏡

禪床不下不擡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世有大王尊 閑極雲

增收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頌曰

報客傳言信已通又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 楚安方

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兒不覺傷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 天童覺

一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下看他拈尾作頭又道大王來也 楮衲秀

驥子驚駘滿道途皮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鑒失却追風千里駒 慈受深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 南巖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傾蓋如故 荊峯印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顢頇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佛迹昱

疋馬單鎗戰祖關死生只在刹那間趙州最是難容漢菴主當頭楔兩拳 文殊道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佛性泰

趙州老漢少喜多瞋不會爲客勞煩主人 堂準

虎步龍驤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主便見千江水逆回 佛心才

老作叢林是趙州兩拳提起不輕酬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盧在裏頭 楚安方

續收 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秪重衣衫不重人 三聖昌

上菴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菴竪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涉誵訛露柱燈籠合掌 慈受深

換手搥胷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 瞻堂遠

菴主當年用得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舌有龍泉劍開口等閒疑殺人 自得暉

水淺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重關塡溝塞壑無回互 尼無著總

菴主拳頭舉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盞空茶也醉人 湛堂深

順水張帆逆風把柂釣盡江波不出者箇 月林觀

菴主拳頭沒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解出頭天外看 鐵山仁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遥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無準範

增收 趙州因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

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頌曰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
短分破華山千萬重　徑山杲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寃讎如今四海平如
掌雲自高飛水自流　照堂一
只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　頌曰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
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雪竇顯
四廓關閎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照覺總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
路報你游人歸去來　普融平
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　羅漢南
四門開豁往來遊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
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圓通僊
續收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
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爲君說元正日太平節　黃龍新
者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
不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好休
徑山杲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
路夫子門前問孔丘　瞎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
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闕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
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雪竇顯
初長嬰兒急水毬衲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令何似當時問趙州　天衣懷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
喃急水打毬攔口壑　白雲端
續收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
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慈受深
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全六識先見轉雙眸
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向外更尋求　佛性泰
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
子出出沒沒人不曉既爲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
趙州恁麼道　佛鑑懃
增收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
多少師曰蘇州有　頌曰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
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
斗　雪竇顯
常州有蘇州有吃嗽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
八十一兮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
朽　佛鑑懃
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麤不用刻舟徒記劒
片帆已過洞庭湖　淳菴淨
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
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　退菴奇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
漢被人撈著强分踈　退耕寧
增收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
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趯空吹一吹曰是什
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
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頌曰
一趯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陀
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
岸隊隊雙雙趂曉風　獃堂定
增收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
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
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
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
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
管不知鬧裏有誰知　鼓山珪
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　徑山杲
鍾送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閒煩惱裂破虛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草　雪菴瑾
安貼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野菴璇
增收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
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
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頌
曰
南泉趙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　汾陽昭
趙州自作自受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
私路上走　月堂昌
描不成塑不就樓上懸身叫相救南泉敲處有來由
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
訥堂恩
等閒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
下免教失脚墮黃泉　佛性泰

增收趙州因住殿上過乃喚侍者者處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　照堂一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鼓山珪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辨椎刻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鞿鼓山珪

增收趙州因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爲人錯下註脚　頌曰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鼓山珪

一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著　徑山杲

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相逢恰似樸相撞見今時行脚僧呼爲兩箇閒和尚　雪竇顯

增收趙州見僧來便面壁書梵字僧展坐具禮三拜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增收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處

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標帝釋大地山河俱作舞　興化獎

苦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衆生老師曾曜靈秘魔杈下捉老鼠　應菴華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直饒頓徹微根源也是泥中洗土　佛照光

不辭當陽第一著臨機拳趣不輕酬焦磚打著連底冰未眼撞著火柴頭　拙庵開

增收趙州到雪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作麼生住得居云師云和尚自住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頌曰

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折等閒和樹拔將來　南史

增收趙州因僧問亳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頌曰

僧云亳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亳釐有差天地隔隔不隔俱喘的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牛有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徹稼築氣毬

增收趙州因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頌曰

脫得驢頭戴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苾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懶菴楓

增收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眞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眞師上禪床坐　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床坐龍蟠并虎蹲一生受用無窮盡道個都來有幾重分付趙王千古

在任他南北競頭爭　保寧勇

增歟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來

陽生　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解知時節冬至一陽來

園悟勤

鐵樹開花千萬朵石頭抽筍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

咲明朝冬至一陽生　佛鑑懃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

龍門遠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

徑山杲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嗣歸宗

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宗去多少年來了上堂云中善爲

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

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

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頌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

鏡始信從前萬事非　慈受深

增歟芙蓉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大師陞堂以右手

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

大難委悉便下座　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盤越樣新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

西巖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　嗣歸宗

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驗之明日上

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

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始元是女人作宗旨之　頌

悟來不在喜多端解了都由舊路

作癡人猶喜作癡山　分陽昭

掌復高聲似少神適中明白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

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保寧勇

五月炎威當酷熱爽哉十流無處說市地清風劈面

來大禪眼裏重添屑　草堂清

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

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烟墨　黃龍震

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贓敗露無藏

處使道師姑是女兒　大洪遂

驚衆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救師姑元是女

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　延壽慧

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罔措鴈回沙塞口嘶

盧燕逸紅梁潭不顧　破菴先

鎮州普化和尚　嗣盤山

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

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明頭來明頭打暗頭

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

曰步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

爲人開　頌曰

十字街頭金鐸鳴衰風掃葉任縱橫

惟踢倒飯床臨濟驚覆眼未開眞瞎漢兩頭俱打震

威聲鎮人何必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　野軒淳

先師會裏呈眞處臨濟堂前捉敗渠聲耳長鳴隨踢

衆咄這沒盡盤乞兒　徑山杲

增歟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

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上方益

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

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徑山杲

橫噇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聲耳長鳴隨踢

蹏不知業債債誰除　天目禮

增歟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

記得時時街在口皮邊　廓菴遠

旱天忽震數聲雷遍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

點返將風勢卷將回

一機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趙村齋善財拄杖如無

用乞與伴狂老萬回　水菴一

水急魚行遲拳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松源岳

曰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　汾陽昭

機境相投是妄眞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　江陵柔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它馬使名五棒打來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　天目禮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遂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乃吐舌

頌曰

要識眞金須入火再三煆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　海印信

相逢一瞎一麤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毗盧頂上等閒行　野軒遵

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牀總似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　上方益

[illegible]

[illegible]掣顛掣狂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師關捩南山鱉鼻添牙焦尾大蟲插翅　南堂興

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床兩次趯翻這漢是甚驢養　眞牛游

臨濟慣白拈普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　別峯印

普化趯倒飯牀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毛驚得須彌倒走通身是眼鑒不徹通身是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劒出匣風雷吼　塗毒策

增收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頌曰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海印信

增收　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踈　北磵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　東山源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嘉興項德棻施刻　頌古聯珠第一十　卷總定對徐者書許科刻　[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三世之餘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嗣永泰湍 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頌曰

黎荒老倒眼彌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 洞山聰

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爲君都不薦失却眞杈捉妄杈 汾陽昭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雪竇顯

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回首恐人生恠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黃龍南

手把長杈坐要津乾坤誰是妄遊人當時若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 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劒及遇眞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 海印信

秘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 崇勝珙

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夢菴信

續收 杈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賠却衆生眼萬千 訥堂思

貧崖之處無處插觜去却藥忌露當門齒杈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兮捉虎尾 惠通日

拈得便用胡麻厮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 月林觀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鈎上一吸滄溟徹底乾 率菴琮

秘魔爲法力求人特地擎杈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今有理不能伸 咦菴鑒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膽大如山 雪菴瑾

增收 湖南祇林和尚 嗣永泰湍 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劒下絕烟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 心聞賁

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鏌鎁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 雪菴瑾

劒有魔益熾劒無魔自清只顧降魔全失照不知身是老魔精 皖山凝

增收 河中公畿和尚 嗣章敬惲 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 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如庵用

六祖下第五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一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嗣黃檗 初在黃檗隨衆叅侍時堂中第一座 即睦州 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檗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更垂提誘來日師辭檗檗指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返黃檗檗問曰汝回太速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檗曰遮大愚老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檗一掌檗唫唫大咲 此依傳燈錄所載聯珠元本并聯燈錄五燈會元皆大同小異 潙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

睡眼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看馬帶紅纓紱只是去年曾秀才 野軒遵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白雲端

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鐘鼓山河四百州 聰覺總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乖肋下三拳明有

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臨濟文
叢林猛烈是黃檗拈棒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
愚老婆面上與一摑 臨濟
一槌便當未爲奇六十山藤是大選至竟不能知痛
痒上堂猶道拂高枝 佛照
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裏浪如雷湧身再向洪波
激透出滄溟眼便開 雲峯
九包之雛千里之駒眞風度籌露機發樞破面來時
飛雹卷迷雲破處太陽孤將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
大丈夫 天童覺

點額三回下禹門雙層曬日赤如黃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鬚獅擲
瀑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不羞 仰方益
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有甚討 雲峯悅
驀拳痛打不死高安輕撥便活見機獨露一拳當鋒
誰辨一喝 長靈卓
臨濟慶三頓不參黃檗禪上來恐轉踈直下痛施三
忽悟要心切反行胠下參歸人知此意林下憶三玄
張無盡

劈開華嚴天色昧雲門胡餅趙州茶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雲門遠
資糧更不著此二岐路年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
頌棒夜來依舊宿廬花 眞淨文
打破當年山鬼窟露開正眼糴乾坤三拳胠下無多
于一喝雷轟進海門 佛性泰
黃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從茲徧界生荊
棘佛法初無一寸長 佛照光
棒下承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
子爭侶當時未問時 逐菴演
黃檗堂前突棒去大愚胠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
子到底分明眼未開 誰菴慶
一頓潭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
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密菴傑
黃檗高安老骨巍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
鼻一箇胡盧販兩家 笑翁堪
黃檗山頭唉棒大愚胠下築拳施如雷喝一聲聖凡
十萬八千 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超空往來忽然業鏡臺前
碎如意峯後滿面灰 永菴永
腦禰無門口自掐三聲雷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擘雲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 徑山杲
張無盡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喫金剛關口
咲誰能受你謾身符 佛鑑
佛燈珣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霄萬仞斷千江水不流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頌曰
臨濟喝辟塵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扣角折 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大川普濟
一喝當機疾如雷爍迦羅眼頂門開四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槌 佛心才
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霹靂激正法眼藏
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雲峯因
黃檗高安老骨巍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
鼻一箇胡盧販兩家 笑翁堪
黃檗山頭唉棒大愚胠下築拳施如雷喝一聲聖凡俱拔此不留情直饒刦火焚三
十萬八千 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超空往來忽然業鏡臺前
碎如意峯後滿面灰 永菴永
腦禰無門口自掐三聲雷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擘雲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 徑山杲
張無盡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喫金剛關口
咲誰能受你謾身符 佛鑑
佛燈珣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霄萬仞斷千江水不流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頌曰
臨濟喝辟塵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扣角折 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大川普濟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白雲端
一劒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航入貢誰識聖明君
臨濟因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師問訊按鐝
而立檗曰莫是困耶師曰纔鐝地何言困檗便
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擡起我來那擡起日
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維那師鐝地日諸
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溈山問仰山黃檗打
雖日光中無限人鬼正賊走却還賊人喫棒

普融平

一喝當機疾如雷爍迦羅眼頂門開四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槌 佛心才
順逆無蹤聖凡泯迹白日青天霹靂激正法眼藏
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雲峯因
黃檗高安老骨巍端居寰海定龍蛇尿床鬼子無巴
鼻一箇胡盧販兩家 笑翁堪
黃檗山頭唉棒大愚胠下築拳施如雷喝一聲聖凡俱拔此不留情直饒刦火焚三
十萬八千 破菴先
三度扣關轉不開赤手超空往來忽然業鏡臺前
碎如意峯後滿面灰 永菴永
腦禰無門口自掐三聲雷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擘雲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 徑山杲
張無盡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喫金剛關口
咲誰能受你謾身符 佛鑑
佛燈珣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霄萬仞斷千江水不流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 虛堂愚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頌曰
臨濟喝辟塵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扣角折 海印信
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大川普濟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白雲端
一劒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航入貢誰識聖明君
臨濟因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師問訊按鐝
而立檗曰莫是困耶師曰纔鐝地何言困檗便
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擡起我來那擡起日
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維那師鐝地日諸
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溈山問仰山黃檗打
雖日光中無限人鬼正賊走却還賊人喫棒

之乎者也雪月風花頭面各別事同一家 武菴顯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沒興還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範
應菴華

頌曰

擎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尊客
道等閒莫作守株人　眞淨文

百頭馬裏一頭驟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臨濟
是却今黃葉打維那　佛鑑勤

續收 黃葉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眞如喆
黃葉活作死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眞未免
喚鐘作鬼　月堂昌

增收 臨濟栽杉次黃檗曰遠山栽許多作麼師曰
與後人作古記乃拍禪牀　佛鑑勤

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　潙山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
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
潙云向後作麼生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
塔汪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
記亦出潙云如是如是　此並依傳燈錄所載諸餘稍異

帶礪山河晝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汪大尹依眞
手裏鐵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大那
吒盡力搖來搖不動　佛鑑勤

風吹雨打師遷柱千尺龍蛇掉一生從此被搽糊　佛眼遠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
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
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佬白枯
賊　此依傳燈所載與聯燈諸餘稍異　頌曰

下壁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論機可憐又入相如
手一陣清風滿路歸　佛印元
暴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霧裏無位眞人不會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白雲端
橘土揚塵没處藏面門出入太郎當撒尿潭閑
事浩浩誰分臭與香　保寧勇
眉橫鼻直眼睛烏檐住元來是鬼奴戾橛拋來渾不
管看人猶自面模糊　上方益
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
事亦有兒孫再舉揚　道場如
無位眞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生何立雖然徧界
不曾藏恍若惚若無處拾　雲蓋日
無位眞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游者
稀百尺竿頭要親到　通照達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巖下忽聞啼鳥反身
又到松門　佛心才
無位眞人赤肉團與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陳山常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眞海岳慣游知已
少反身歸臥嶺頭雲　陳山如
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眞人咫尺間去路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鼓山珪
續見聞行解大圓眼了作麼難然越得老鼠一棒
打破油甕　徑山杲

續收 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
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長沙岑
赤肉團上無位眞人左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買賤賣
黃金曰銀　保寧勇
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眞淨文
好花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花時滿口有牙齒
無位眞人處處獻新欄胸扭住不落主賓乾戾橛乾
戾橛三人證龜作箇鼈　月堂昌
無位眞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堂應機接物頭頭
現直得家聲播大唐　禾山方
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　兀無著
春雪滿空來觸處是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眞梅
訥堂思

棒頭落飾來反本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雲
處幾人錯認口頭肥　咸傑體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
糴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糴得這箇麼主師舉前話座
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與座至師舉前話座
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
日汝會我棒了也師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
宏綱委地憑誰舉　正覺通
院主下喝與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眞如喆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兎家風
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劒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
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天童覺
寶劒持來刃侶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手傷　白雲端
羅米闍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
笑力不禁風當下消　佛鑑勤

一堆紅燄且晴空不問金銀錢錫同入裡盡教成水
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徑山杲

續收 萬里無雲青天白日手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
旗奪連城璧唱太平歌吹無孔笛　南堂興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塗毒鼓
行喝也打禮拜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　已庵眼
不問是誰俱截斷殺人須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
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無禪才

增收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 頌曰

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鈎時斜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 別峯印

家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嫌少在籬門掩却强惺惺 天目禮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起銕眼銅睛換却伊 野牛平

蠅見血鶻提鳩拳來踢報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流 虛堂愚

增收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秖宜老漢 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頌曰

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儂家自有同風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眞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銕馬上須彌 鼓山珪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徑山杲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雪菴瑾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頌曰

兩堂上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侶鏡宗師爲點眼中花 汾陽昭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慈明圓

箭鋒相拄自譊訛李廣雙鵰射得多堪笑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鷂過新羅 佛印元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兩堂齊下喝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關南金賤如土 地藏恩

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 雲溪恭

兩陣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軍手定國安邦付與誰 草堂清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黃龍震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 徑山杲

續收 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深深 大潙智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强疎親反身師子威獰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尼無著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

斷際全機繼後踪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雪竇顯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皐禽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爲人須到結窮頭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佛鑑懃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打發 南華昺

續收 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分定鉞線下床扭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意脊背汗流喚得回白蓮花向半天開 月堂昌

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銕喚作出山銀 懶菴樞

案頭書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竪降旗 瞎堂遠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咲倒李三翁 別峯印

增收 臨濟因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

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退谷雲

增收 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覷井快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嚴菴印

增收 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于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馬藤倒挂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　竹屋簡

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瘦藜　虛堂愚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亦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

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頌曰

碧盡入秋風一瘦藜　虛堂愚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亦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

不容師曰大衆要會臨濟宗旨有問取堂中二三祖宗

禪客　頌曰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虛　崇覺空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解脫衣說化身佛　頌曰

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眞人　徑山杲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泯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佛慧泉

臂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保寧勇

叮嚀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　聰覺總

決別雖黃辨作家當頭一喝定龍蛇今行塗毒無能進縱得瞎驢徒驟沙　三祖宗

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墜流水高山意轉深　靈源清

密室遺言不再徵臨行何必在叮嚀鳳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清　雲溪恭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斗門能下閘滔滔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

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攪黃梅七百僧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嶽變化鵬鵬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反騰　天童覺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

丹鳳引雛栖竹寔羚羊挂角覓應難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　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　佛鑑勤

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黃河却倒流　南華昌

到老不會開語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金剛水際行　鼓山珪

瞎驢一喝衆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重城　徑山杲

叮嚀正法信非虛堪笑臨行將虎鬚曾看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湛印信

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活來蠅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瞎驢君子可八　草堂清

瞎驢滅却正法眼臨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許誰知　慈受深

進縱得瞎驢徒驟沙臨濟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墜流水高山意轉深　靈源清

萬仞峯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

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萬里一條寒澗水泰州打破幾人知咦馬面夜叉牛頭獄卒　湛堂準

大寂宗風示後昆金剛寶劒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邪箇男兒解出羣　正堂辯

臨行特地揚家醜祖祖傳燈不可泯散至今父子未相諳　誰菴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二　南嶽下前第四世之二

睦州陳尊宿　諱道明嗣黃檗　學者扣激隨問遽答詞語峻嶮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開元今改兜率居房檢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因見講僧乃召曰塵主主應諸師曰擔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須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汾陽昭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楊無爲　二

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教臨濟參黃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織屨只知供母飯閉門那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霑潤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　長靈卓

辛辛辣辣喱喱喋喋識濟北爲大樹拶雲門墮險崖機峻莫偕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圓悟勤

電火光中休草草劍輪鋒上莫忉忉等閒放却全身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鼓山珪

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徑山杲

睦州擔板幾人扶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心眼頓醒甦　楚安方

續收　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析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知端的　南堂興

朴寔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樣相客來只是叫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懶菴樞

睦州擔板漢從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山之峩峩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

雪菴瑾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　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　覺海元

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棒至今平步也翔翔　佛燈珣

呼蛇易遣蛇難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樂有多般　海印信

續收　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厮當三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　無際派

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厮當日暮碧天鴻鴈斷海門斜去兩三行　木菴永

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侶烟泥牛趂不及　復菴封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頌曰

一點曾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　明招謙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佛鑑勤

續收　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　水庵一

增收　睦州上堂首座咏答云在又曰寺主咏答云在又曰維那咏答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兮北斗八　護國欽

增收　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飡渴飲無他事儘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千峯琬

增附　青峯楚因僧問大事已成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丹霞淳

增收　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如鋏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別峯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無處回避　孤峯深

增收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贓物現在聾　頌曰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松源岳

增收　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

迷何況言中曾蓋覆　本覺一

增收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雪竇顯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百家中著了一貫　普庵主

增收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南堂興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也不爲分外却須是本分鉗鎚方知其眞僞何故乃頌曰

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　天童覺

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論虛合升始爲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趂出猶費力滴水水生知未知拋塼引玉有人識　月堂昌

增收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餫饠餽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钁頭邊得意時閒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　長靈卓

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鼓山珪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徑山杲

等閒一問垂千古從此叢林共播揚堪咲睦州無相度餫饠餽子要先嘗　懶菴樞

問若傾湫答如倒嶽出草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一任貶剝　投子舒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木菴永

良玉不雕美言不文烟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息庵觀

增收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自得輝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顛落鬼神驚　瞻室遠

披蓑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傍邊　匡嚴勝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呼華亭

增收　睦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

酌然不知無孔鐵槌當面一擲佛祖難窺　宥室充

增收　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

脫略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馬綠楊堤畔戴嵩牛　正堂辯

增收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　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構得構不得鐵蛇橫古路　雪磯綱

增收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頌曰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　佛性泰

增收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雲門代云白骨連山　頌曰

水中鹽味色裏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　草堂清

增收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嗣黃檗時稱老觀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秖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甚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侶洞山山深肎之　頌曰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鏃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　南堂興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解捉老鼠　喝堂

增收　烏石因雪峯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秖要識老兄　頌曰

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爲渠八字打開著嬌綠覆田秧滿疇　竹屋簡

增收　烏石因雪峯扣門師問誰峯云鳳凰兒師曰作

麼生舉云來喑老觀師開門攔住曰道道拳擬議師便托開掩却門拳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雪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著累他雪拳俱在老觀門下 頌曰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便宜 見無著錄

增牧 烏石引麥次有僧來參師引麥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

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概 此是聯燈錄所出與五燈會元略異蓋初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

前話子裴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

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眞淨性中纔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北塔祚

懶菴的子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見却狐疑汾陽爲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歸　汾陽昭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　雪竇顯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　正覺逸

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道吾眞

隨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　佛慧泉

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被謾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　法雲秀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徒氣何不留將暖肚皮　保寧勇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中天下熬熬謾啾唧　白雲端

劫火洞然大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爲隨他一句言腰間失却箇皮袋　地藏恩

壞與不壞兩相猜劍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踏鴻門雙扇開　慈受深

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鶯啼柳絮飛　佛智裕

奧烟蓬焞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委喪却目前機　佛性泰

壞與不壞言端語端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里區區獨自往還　楚安方

續收　陷虎之機總不知便隨流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來要驗伊　圓照本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通照逢

了然無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恨不勝　唐景遵

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非說甚僧愛雲過長空了無罣礙君不見衲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　佛鑑勤

壞與隨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遠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寃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鬪禮拜　南堂興

啣鐵負鞍無固必牽犂拽杷不辭勞貪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饒　簡堂機

劫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謾悠悠剖盡衷腸人不會草鞋拈取蓋龜休　石庵玿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頌曰

如龜六藏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北塔祚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泉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謾　白雲端

露足藏頭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去浮木相逢是幾時　保寧勇

皮骨曾將問大隨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羚羊挂角時　照覺總

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何骨裹皮草鞋蓋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依　地藏恩

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針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隨　普融平

千古清聲老大隨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禾山方

懶庵的子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蓋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曼古佛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咲未休中流特地生疑惑　龍門遠

皮裹骨兮骨裹皮分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且烏龜　佛性泰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佛燈珣

續收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使攜囊特地來　天童覺

木禪庵畔定光老兒非銅非鐵無相無爲有擎天之力有拔地之威有射鵰之手有囓鏃之機口如大海眼如眉人間天上許誰知　南堂興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無準範

休將皮骨强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思量　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却無頭尾且聽旁人定吉凶　橫川珙

增收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蛾眉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

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頌曰

榔榔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裹面鄒鎪肩擔背負出門
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爲客
慣三更無月也須行　慈受深

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鵞王　天童覺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爲
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反身外面看梨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昌

增收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
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頌曰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　南堂興

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骯髒更須撥轉上
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　應庵華

增收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前
麥熟也未　頌曰

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端由辨者稀莫學朱涇老禪
伯滿船空載月明歸　象田鄉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
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　無準範

增收　大隨燒畬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
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得燈
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
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銕牛驚　頌曰

劫初劫末法弱魔强定光老子鐵作春梁文經武緯
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日光輝舜日長　南

增收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嗣長慶安　因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
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頌曰

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鉞線千年田八
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郎當屋舍沒人修片瓦根椽
誰去竪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
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爲首座
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頌
曰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琅琊覺

靈樹當初密對楊時中文采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
老一字千般謾度量　佛印元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白雲端

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墮智海山僧
爲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　智海清

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
數到底誰明一字師　旻古佛

西來祖意若爲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
字致令千古鬧啾啾　寶峯明

續收　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生毛　柏左膝　會得
國清才子貴　柏左膝　不會家富小兒嬌　此庵元

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須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
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照光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
處且從默處認殘碑　天目禮

增收　漳州浮石禪師　嗣子湖　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
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
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

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
斷豈有人情疎與親　本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
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懶菴需

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老師不打塩官鼓
郎庵覺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咲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無準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三　南嶽下第四世之餘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嗣長慶安　初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

玄沙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已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身斬萬機　汾陽昭

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咍咍　神鼎諲

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慈明圓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雪竇顯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正覺逸

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花覺了咸皆委未徹何人共體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浮山遠

桃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贓物自家知　雲峯悅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咲春風　黃龍南二

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踈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翠巖眞

學劍宗師定不差叢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纔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

春暖桃花帶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解雌黃息衆猜　淨照臻

桃花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萬千枝　佛慧泉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

靈雲偶爾見桃花三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　楊無爲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　白雲端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保寧勇

昆崙捧出無瑕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船上謝三郎　成枯木

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眞淨文

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桃花說舊心　雲居祐

桃花見了狐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古叢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　三祖宗

靈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到謝家未徹根源箇端的從教春力自開花　潙山秀

靈雲聲價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色如何唯說悟桃花　地藏思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笑殺靈雲道不疑　佛國白

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雲是作家一見桃花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沙　雲蓋昌

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裏藏鋒把手直上峯頂一咲天地斗空　佛心才

靈雲見了絕譊訛獨步寰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夫徹令人疑著備頭陀　長靈卓

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盡著花叵奈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　洪覺範

溪上桃花開爛熳不知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屬君　通照逢

靈雲昔日悟桃花十里春風樹樹斜敢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　旻古佛

山鳥芳時分外啼桃花如火映前溪明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　祖印明

陌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豈藉陽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圓悟勤

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　龍門遠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開福寧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蕋璚枝未比量剛被傍人論好醜因玆難嫁與潘郎　佛性泰

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垂　南華禹

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枝皐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文殊道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攀睇饒君便有遮天
網到得牢關卽便休 佛燈珣
盡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若若宇宙人無
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
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徑山杲
桃花尋劒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
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
紅盡是誰人眼中血 鼓山晏
似錦桃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沙
老爭得名喧宇宙中 踈山如
桃花端的悟靈雲添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
去塵塵刹刹露全身 楚安力
學劒難提鋒刃頭艷光花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乾坤
內得旨唯憑月滿秋 雙泉瓊 二
玄沙聞舉悟中知當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
沸天光回燦眼瞎瞎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
潔和刃精揮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

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 道吾眞
滿樹桃花行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
未徹噓 乾峰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地天地針芥無處
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見諦當未徹在礙人趂大
彩 月堂昌
桃花春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 東山主
靈雲悟桃花玄沙傷不肯多少凝禪和擔雪去填井
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國清紹
春風二月半桃花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著眼看
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龍牙言
一箇烏梅侶本形蜘蛛結網打鴜疑鴜疑落了兩片
翼堪咲烏梅咬鐵釘 天童淨
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存
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侶碑 金毒毋來
靈雲一咲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
後亂隨名字落天涯 慈航朴
靈雲親說悟桃花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
徹相逢且喫趙州茶 雲庵演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賓惜撞著明眼人一文也不直
木菴永
不疑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至今江北江南游子
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杲日黑如漆 汾陽昭
二月桃花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
老半是眞情半脫空 雲巢巖
一見桃花便埽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墻傍壁知多
少一度春來一斷魂 少室睦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
醜落盡眉毛自不知 朴翁錫
紅入芳蹊錦色鮮酌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
合誰謂靈雲著眼看 葛盧章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
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
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
眞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
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頌曰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
知蒼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製斷黃
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逈超卓 雪竇宗
金鷄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
靈雲因長慶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 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明眞寔
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杲日照
香街 汾陽昭
驢事未了馬事來鍾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
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欲謝一花開安南已得烟塵
息塞北將軍唱凱回 楊無爲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積千竪百筭河
沙九九反成八十二 保寧勇
靈事未了馬事來鍾聲未了鼓聲催春來縱步園林
看無限桃花夾李開 佛鑑勤
問端如箭透垣墻值靈雲手段長駿馬豪雄皆控勒
聽教戰勝出沙場 南嚴勝
松陰行不盡踈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徧天台并雁
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心聞賁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忘却
不憶塵生 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
路警悟此時總不知 投子青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是相師曰河裡失
波河裡漉 頌曰

河裡失錢河裡攪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　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　嗣天龍　初住菴時有尼頂笠攜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

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今古勿針錐　汾陽昭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雪竇顯

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　佛印元

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　野軒遵

問答機關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　佛國白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鶖子懸河辯百億須彌一芥收　旻古佛

不用將心向外求箇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胝一指頭　佛鑑懃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龍門遠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鉤　惠照預

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徑山杲

續收　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琅琊覺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飲毫端麟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　天童覺

獨脫風塵舉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從來事自是時人不丈夫　塗毒策

俱胝一指禪古今成話欛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　月林觀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報恩演

增收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頌曰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無門開

增收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嗣大愚　因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淩雲頂今古名美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眞淨文

非男女相獨閒閒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靜月彎彎　自得暉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聲藉藉播寰宇　月林觀

六祖下第五世之四　清源下第四世之一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嗣龍潭　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

浩渺深坑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鉤風雲匼匝雷霆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佛國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茆庵盤結孤峯上靜對寒蟾挂碧空　羅漢南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捧頭撒出光燄燄　長靈卓

續收　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回失却眼中花　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薦莫學承虛接響人守株待兔亡機變知機變盞子揲落地楪子成七片　遯庵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　皖山凝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

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

明暗相陵不足云綵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保寧勇

明暗相陵事漸深識知見後還有人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遂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孤峯罵未休　照覺總

一陣旋風霧露開千峯突出碧崔嵬久半夜山前嗅得回　上方益

吹滅龍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徹塵佛祖絕踪跡騎鯨飛奔勝作麼生　昊古佛

黃金爲骨玉爲筋後莫把家此日尊多少從來悟心匠重論底事纔成音　龍門遠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峯盤結幪頭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京兆府天寧璉

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蠶不觸波瀾拿鼻嶄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興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　佛照光

百結襴衫破幞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驀地遭人賞　雪庵瑾

南來本欲破邪說鄒魯燭滅處難分雪踏著鉼鎚硬侶鐵錯認烏龜嗔作鼈　王泉窮不遠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　天目禮

德山托見僧入門便棒　頌曰

德山棒劃斷聖凡魔膽喪善能方便將虎鬚忿怒那吒亦摧蕩　五祖戒

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　大洪遂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從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三峯逋

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何侶帝堯時　大洪遂

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踢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禪關　成都太

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峯頂也崩摧　佛國白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　雲蓋昌

一條櫂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張無盡

當機截斷聖凡關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覓下何人有血　普融平

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　佛心才

入門棒棒沒商量撥出紅流便厮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燈珣

棒下眞鈐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殿深　鼓山珪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緻　徑山杲

會透龍潭向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

辨只許叢林作者知　雲峯方
續一條白棒胡揮亂揑撞著擊頭魂飛膽顫　典牛
牧　辨　庵著
殺活並行醍醐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　庵總
皎潔晴天吼怒雷鉄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寶葉原

德山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
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
山話作兩橛　明覺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
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掘闇
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子諸人
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頌曰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纔弄
水岸邊還把釣綵收　佛印元
誅龍之劍未可揮蛇大猶之家豈藉狐兎君不見諸
馬亮作軍師武施權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
賊捨來又縱之兵默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如
是因方英勇將聞名早已竪降旗　海印信

[illegible]今全提敢論機宜機動陷闕津這僧不辨箇時
節爲法忘身有幾人　桂林成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還被活生擒　寶峯照
横按鎮鄣居閫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
子全機破敵也光輝　昊古佛
高提祖印路衆中執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
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大為喆
大冶烹金忽冒機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
力猶下天威萬全展被箇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永劫

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
賺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嗽舌
頭三千里　圓悟勤
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
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南堂興
德山因廊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
作麼作麼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
明日師浴出廊過茶與師師撫廊背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省地師又休去
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衆與壽常不同
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真機
分陽昭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
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
袖裡藏鋒過莫倩任他高作運機籌君看舉鼎拔山
力未到烏江不肯休　南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蛾飛空自忙來千峯萬峯空爽兀　白雲端
黙騰高聲叫不聞豪中翻覆海深沉不可論　保寧勇

覩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輪機誅主有深
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謀誰腦後見愚劣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艹渠得便宜　天童覺
不問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咲金吾
老駿馬驕多不著鞍　上方益
兩儀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聽知師
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佛性泰
臨機一味放憨癡其毒尤深棒喝時堪咲人來誇
歇手得便宜是落便宜　別峯印

肉纔加呼喚懶抬頭　僊川珙
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處脚下路迢迢
昨日罵晉一番了老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
罵饒人些子當看經　明極楚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見便
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
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
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耶頭密
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與壽常不同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咲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
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没　頌曰
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撥便回頭會得末後句
德山托鉢最爲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詩不
距叢林千古立雄基　南堂興
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
屋眞誠不是小兒嬉　經山果
鐘未鳴鼓未響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末後句
巖頭審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
樣　鼓山珪
千尺綵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憤風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
鐘鼓未鳴先托鉢雪峯平地起饒舌嘗時一徑入僧

堂且看巖頭有何說 照堂

雪峯公然喚回巖頭密啓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敕 典牛游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 明大禪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密庵傑

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人醉後胡厮罵 率庵珏

增收 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頌曰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戶貫依前百草頭 或菴體

增收 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 頌曰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林梢 中庵空

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頌曰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侶眞到彼果然嬴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 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兒觜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鑑懃

增收 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却門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

見兔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 本庵永

增收 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咲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或作圓明密語

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侶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鈎 天童覺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五　清源下第四世之二

曹洞增收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嗣雲巖　因辭雲巖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抵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師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　頌曰

體量非功不墮今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　正堂辯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

動靜從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咲喚作如如又却迂　本覺一

水中影子因身有若寔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纔進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圓悟勤

增收　洞山後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寶鑑正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天童覺

增收　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頌曰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梅消息轉不關春色暗香濃　正堂辯

增收　洞山首謁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爲賤　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切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擎穿心椀子通身飯　天童覺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闡提點

有伴即來地闢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合掌須彌岌嶪舞三臺　最庵印

增收　洞山叅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我這裡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竪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　頌曰

者箇分明有情無情者箇最親無處不眞一打不著萬劫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銕磨一朝透徹以楔出楔鼻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　大潙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即荒草　南堂興

南陽師肌骨好洞山价也難討潙山翁雲巖老重注破成鼓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因此到而今業識茫茫何日了　月堂昌

洞山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佀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佀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人　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門去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佛慧泉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　天童覺

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島好好不用更尋討　龍門遠

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遙春草綠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回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　踈山如

續收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佀錦紋戶外任教荒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　淨因成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　圓悟勤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機不轉墮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端的破中邊出

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來脉兩岸俱亡一不全
佛鑑勤
虛玄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瑣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illegible]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獹空上階 雪竇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向火多口阿師
一場懵懵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裡坐 泉
大道
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
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illegible]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
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長靈卓
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所寒時向火熱乘
涼一生免得避寒暑 佛燈珣
無寒暑處爲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咲刻舟求劍
者至今猶在冷灰中 佛性泰
[illegible]
續 裡頭看勿寒暑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鼇能俯
首咲君沙際弄釣竿 天童覺
水到渠成風行草偃類之不齊覩之難面誰信崖頹
石裂時黃金白銀如糞泥 月堂昌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
犬遶林空踧踖 圓悟勤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
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
黎 [illegible]
寒時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

打刀須是邠州鐵洞山老子不曉人親傳當面藏身
訣 鼓山珪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匾擔驀折兩頭
脫舉目長空一咲新 松源岳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
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
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雪峯以
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頌曰
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怨讎始終滿面無慙
色更有曹山乞你頭 保寧勇
[illegible]
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
古岸船歸一帶烟 [illegible]
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鑾轝纔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 [illegible]
三人證龜喚作鼈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
馳踏破澄潭一輪月 [illegible]
吾常於此切不是神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
截舌切切不是標名虛事槭未了吾今爲君訣 [illegible]
田心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
一莖茆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燄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
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illegible]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
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illegible]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
眼對面錢山高萬尋 [illegible]
古人出世最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亡僧遷
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茆 [illegible]
雖然火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
天旛竿頭上煎餡子三箇胡孫夜皺錢 頌曰
山猱得樹尾連顛咲道階除夜皺錢敲磕髑髏無用
處從來千聖不曾傳 [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
這箇麼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頌曰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
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至僧所
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什
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
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從人家
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
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畬裡去僧噓一聲曰珍
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
不解與麼來 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
開古路[illegible]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天
童覺
[illegible]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畬
裡馬腹驢胎一道歸 [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洞
水逆流即向汝道 頌曰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寔無
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
入蘆花 頌曰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正堂辯

增收　洞山冬夜果子汝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侶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掇退果卓　頌曰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明修祚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已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　蓮菴巖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紅蓮香拂拂　虛堂愚

增收　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頌曰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慈受深

增收　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頌曰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　南堂興

增收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病　頌曰

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勦絕莫顢頇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天童覺

增收　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illegible]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頌曰

古路翛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妙點撿將來已觸途　丹霞淳

增收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下明大事是名最苦　頌曰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眞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何求　枯木成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　丹霞淳

增收　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白雲[illegible]

增收　洞山參興平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頌曰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　天童覺

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易揚家醜尊貴從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後　自得暉

增收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　頌曰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母畫蛾眉　每非信

增收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肎之　頌曰

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豈從蔥嶺付將來　本覺

增收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巖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巖打一棒沙彌無語　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絕象鑑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巖更不還　竹岸簡

增收　[illegible]山僧寄禪師　嗣雲巖　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侶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眞金色不變　天童覺　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眞情參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

見夜來歸宿五侯家　佛性泰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
咲贏得風光滿面歸　伊庵權
增收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曰把
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侶曰二十年同行作
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
一頭搕撞　天童覺
逆放順收將寡敵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
不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
爐不著灰　月堂昌
增收神山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
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增收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　抵潙山爲米頭
一日篩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
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
麼師無對潙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
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
甚處生潙呵呵大咲歸方丈　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
得雨過西山爽氣清　枯禪璋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窓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
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
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
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玄
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　頌曰
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
動悞他游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
對門　汾陽昭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酧爭侶釣螺江上
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佛慧泉
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來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
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保寧勇
咫尺之間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攔老倒石霜
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
後添生鐵　南華昺
續收咫尺之間問石霜師云徧界不曾藏鬧市交關急
著眼塞北牛馬海南番　洞山聰
徧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
象骨苦提撕箇中猶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
拔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
子兩頭搖　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
犯碧波心月兎常行　拔子青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
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保寧勇
增收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曰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無門開
增收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
中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山僧手裡喚作什
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兮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拿得驪龍照海
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雪竇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著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
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
地一場忉怛　佛鑑勤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嗣道吾　一日隨道吾往檀
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
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
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
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
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
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
霜見便問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
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師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
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
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
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裡針劄不
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　頌曰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雪竇顯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
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
道吾解語無舌漸源無手行拳打得魂消魄喪方得
此道流傳石霜爲父雪耻苦屈之言難宣鍬子持來
四顧茫茫白浪滔天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閻浮千
萬年　妙湛慧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
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長靈卓
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
圓悟勤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三回獻反遭刖足太無
端誰料正言還侶反　佛性泰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兩蕭
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夢庵信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鬧浩浩一時漏泄道
吾機反著襴衫倒頂帽　楚安方
續收本地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鍬肩上便
行時大辯從來還若訥　丹霞淳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
覓黃金鎖子任浮沉　本覺一
明頭落節暗裡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裡鷺鷥飛
不見一隻銀缾挂樹梢　雪竇宗
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
秋天月白大鵬展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　南堂興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犀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裡矱霧拏雲宇宙低　應庵華
增收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嗣船子　初住京口寺因僧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
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咲師遂請益後散
衆參船子省發後歸衆徒道吾令僧往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
法眼無瑕僧回舉侶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頌曰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
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　慈受深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鐵輪隨雲收雨散月明
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庵永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
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
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侶師師
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　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
住月華影裡見應難　丹霞淳
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寶劍無踪
跡月裡姮娥現半身　枯木成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
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天童覺
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　京兆天寧璉
續收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掃地雲
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　見峯印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金
鎖天曉泥牛過玉關　仞堂仁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
常與甚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
未折花來　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
半羚羊挂角日沉西　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
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枯木成
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礙應群機　疎山如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
秖作境話會　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羚羊巖高壁仞千峯
雪石筍生條半夜霜　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田翻巨
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丹霞淳
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老禪翁把要津　寶峯祥
二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
地樹老無花僧白頭　鼓山珪
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
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徑山杲
續收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
家　曦庵成
月挂寒松碧嶂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
少鶴唳青霄出鳳林　枯木成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
去只有湖水無行路　天目禮
增收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
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
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長靈卓
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鼓山珪
凝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佯
聾只管外邊閒打哄　徑山杲
徑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
岸密密還從舊路回　最庵印
增收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云某甲只爲
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令請上座日云

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釅茶三五碗意在鑊頭邊師曰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云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云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衆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藍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閑話生莫將閑話爲閑話　朴翁話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虛堂愚

夾山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頌曰

相逢借問衆僧麋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投子青

變生爲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意調和味塞口多人　正覺逸

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勞視聽聰　大洪預

續收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雲　大洪恩

增收夾山嘗遣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知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爲著火汝行益時吾爲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頌曰

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鬧聒聒　癡絕沖

增收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曰戶挂燭林影中辨取　頌曰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窓唯有月虛明　丹霞淳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六　清源下第四世之餘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嗣翠微　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

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伶俐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雙鶚　琅琊覺

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　法雲秀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天童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黼黻拱巖廊　張無盡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illegible]

增收　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流徒勞卜度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釣驚起遼天鶴　白雲[illegible]

笊籬木杓錢貫楄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略彴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　雪竇宗

又二鋼釘八尺鐵橛插在眼中猶自不瞥　中庵空

增收　清平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　頌曰

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敘炎涼叮嚀指點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大洪遂

土埋處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方知行過鐵門關　[illegible]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嗣翠微　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雪竇顯

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降番上將身　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裡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雲端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關牽向雪中歸　長靈卓

趙州解撚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佛鑑懃

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鼓山珪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　徑山杲

增收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鰲頭一旦忽擎出　正堂辯

棚前夜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裏頭畢竟有人牽　雪菴瑾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踪海岳寒　投子青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白雲端

投子下禪床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　佛[illegible]泉

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　佛心才

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長靈卓

捉賊分明要見贓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硤猿啼夜鐵作心肝也斷腸　佛鑑懃

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覿面難相識　[illegible]

投子下繩床今朝爲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徑山杲

增收　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啣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　水菴一

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寸舌未免鬼分贓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關防　或庵體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頌曰

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顢頇靈光萬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摶　洞山聰

圓缺曾伸問老翁石龜啣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投子青

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咲善吞

吐留與叢林作是非　正覺逸
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
續收　吞却易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
晝　不知誰共倚闌觀　佛性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嫌齒
粘牙爭得趙个邁古　石屋珙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
女子白頭綵　頌曰
山家世界別塵世等會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正覺逸
時有僧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綵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
了尚女子白頭綵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
撫閑雲流水不同歸　白雲端
花萼樓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
無力咲倚闌干唱曲中　雜庵悟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髮鬢已皤皤觀面不逢休更
會白雲飛過遠山可　白雲端
投子因僧問春雨林林百草爲什麼不抽芽師
曰芭蕉只麼長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
端午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
說前後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
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頌曰
投子投子趙个邁古遇人識人頭灰面上一月二月
寒暄說說住峯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　龍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別事挂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與秋熱　蒙
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
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
特事也無新曰演入大藏教　頌曰
頻漸偏圓權寔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
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裡走　圓悟勤
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都坐斷一劒倚天寒
光冲　古尊宿
一出一入半合半開麤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要知
奇特事當甚破草鞋　木庵永
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
何是眞月師曰昨夜三更轉向西　頌曰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欒
月落水寒遍羣猊　投子青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
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頌曰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迷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
尚莫孱沸桅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一頭驢
得麼師便打　頌曰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
雪竇顯
高山可踰大海可涉投子投子到處盤桓一切聲
佛聲從他認我碗鳴鸝言歸第一義自要看渠孱
喚作一頭驢正令生光輝趣手打得走無路咭嚓舌
頭何處歸　天童覺
一條枉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
機隨手拈來打投子　圓悟勤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
什麼處去師拈麈拂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三世諸

有省　頌曰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南堂興

增收　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　絕象鑒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　竹屋簡

增收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開紅日晚夜深人咲碧峯頭　投子

增收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

入草親尋草裏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太庵永

六祖下第五世之七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一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嗣溈山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游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閫外拽來更與四藤條　南華昺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他碧眼謾塗糊　疎山如

續收　瞬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帀入息一念萬年禪禪閻浮樹在海南邊　主典

應眞來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關棙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本覺一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頌曰

仰山接得溈山鏡告衆拈來行正令懵懂禪杭眼不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汾陽昭

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啓唇牙譬如賣物無人賞最後須歸本主家　洞山聰

古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令衆當觀會中若有仙陀客留得如今照影寒　海印信

師鏡拈來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白雲端

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一寧勇

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徒衆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明　佛國白

全放全收意亦優溈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智海清

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裏春　佛心才

續收　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衆盡茫然不因一撲百襍碎定作人間醜婦冤　西禪淨

仰山隨溈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illegible]紅柿落在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溈溈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頌曰

鴉啣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汾陽昭

溈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輒深果熟馨香鴉啣至捏來擘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洞山聰

[illegible]　仰山因溈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頌曰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者笑倒溈山老古錐　眞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俙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　天童覺

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驢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雞不[illegible]　明瑩昌

增收　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下座歸方丈師隨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珍重出去溈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　松源岳

問處分明答處親縱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木菴水

仰山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

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會者白槌曰今當第二
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難四句絕百非
諸聽諦聽衆皆散去及晝寢似為為曰子已入
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攘袂奔青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便推
鳴說法無長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蛟目淚流
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泄我機麁眉應笑楊家醜離四
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天童覺
夢裡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摩竭
[illegible]　本覺一

[illegible]
白日青天[illegible]
仰山到來為什麼却[illegible]
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長士乃打
靠柱曰雖然無人也要[illegible]
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頌曰
兩個八丈為十六從頭數過徹不足拳來亂指
請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
眼倫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大伴知今日併驅齊攜
後得便宜是落便宜　保寧勇
增仰山　父子[illegible]

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
汝放橫冇汝収　頌曰
一竪一展一放一収仰山弄險過似巖頭賴是隨風
回櫓棹幾乎反却釣魚舟　勝橋倫
增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
邊又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又手
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又手立師収雙足僧禮
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柱杖便
打僧騰空而去　頌曰
[illegible]

武緯大經放開捏聚徹立同行機發玄樞竪青天激
電喪合葉光芒白日見星　天童覺
增仰山因僧思鄰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
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
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
慮到這裡總須茫然日除此一路還更有入處
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
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
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
還思否曰某甲到這裡總不[illegible]
[illegible]
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揮向爐中又移向
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裡風濤
志不覺移舟下渡昏　梓州青
增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
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
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琅琊覺云即今問汝
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撥過眉毛鼻
孔呵呵大咲便擲下拄杖　月堂昌云推倒也
[illegible]

得坡承向後更須看　本覺一
凡聖總無別路峻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
洞葉落花開自有特　慈受深
增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
麼曰不曾到師曰閑聚不曾游山　雲門云此
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頌曰
出草入草隨解毒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
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
來時道　雪竇顯
[illegible]
欲識廬山五老峯個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曉人
轉賀手煎茶銚不同　慈受深
增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師曰慧寂是
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大咲　頌曰
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収底時
節呵呵大咲幾何般　本覺一
悉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
子大咲欣然滿座春　圓悟勤
增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
[illegible]

圓一空寧建闍王情捨宅而僧仁義於爲而是益
[illegible]照取似迷家明自歸身還證位初僧家了無等
回死同宅何此何彼暖信破梅芳春到寒枝凉風颯
葉芳秋渡滾水　天童覺
推倒扶起觀面千里唯小釋迦鳳凰
發光也是雪峯道底衲界是文殊德
門開竟日開誰識善財童子　最善
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呈頌
梯子曰只如未梯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節中　頌曰
生死涅槃棚手復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飢飄最上梅條條帶淚舞溪邊柳　石
門聰

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
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
曰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
知道無一法可當情者滿山閙舉曰寂子已後
疑煞天下人去在　頌曰
寂子看嚴論見處直教開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
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菩提座師
推出枕子滿山問曰寂子用劒刃上事　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如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驀箕
別處春推出枕子當眼床劒刃上事放毫光　月堂昌
田中揷鍬床上推枕子千千眼不審不審　龍牙言
仰山因光侍奉尊師坐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
潘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頌曰
寂子偈是尊耳客會無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反益

去却道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仰山夏末問訊滿山滿曰子
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畲
下得一籮種滿山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
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滿曰日中一食夜
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
滿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開一片田審審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辦一夏與諸
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遂
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取一片是什麼一片
歸沐浴焚香遙禮滿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
毋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春行秋令（一作冬行春令）　頌曰

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怪絕後光前絕古今　汾陽昭

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

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若有會中眞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掀　本覺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囑潙山寄來香嚴發哭父子投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　跋山如

香嚴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頌曰

香嚴啣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失命數如塵汾陽爲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月新　汾陽昭

呵呵大咲沒針錐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爲攢眉　佛慧泉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保寧勇

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石門易

香嚴垂語眞堪賞口啣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北藏[illegible]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增收）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趂嶺種芳草遶池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啣得當頭蹉路問著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　月堂昌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應菴華

香嚴上樹口啣枝手不攀枝脚纍垂纔開口　咦　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頂門揮　北菴顯

香嚴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　月林觀

香嚴眞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却衲僧口通身是鬼眼　無門開

無地無錐始是貧却來樹上强懸身雖然相識滿天下畢竟知心能幾人　無禪才

（增收）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　頌曰

枯木龍吟眞是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寂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五

（汾陽居士賀學易室荊氏吳施宣刻此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二十五卷　徐章沙[illegible]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illegible]　[illegible]中季冬徑山興聖萬壽[illegible]寺識）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四世之餘

京兆府米和尚（增）（攷）亦曰米大師曰米胡嗣為山　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漸歷鄭重曰也無你提撥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漸歷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

米胡奸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大溈喆

（增）（攷）米胡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頌曰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投子青

第二頭邊破悟迷快須撥寺捨答曇成艹未盡成騈拇智者難知覺噬嗑柬老氷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晚風凄時來大仰辨眞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童覺

悟人千個道無憂冇信遭他第二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龍門遠

（增）（攷）襄州王敬初常侍　見溈山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畝間偵（取慶切）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竪起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　頌曰

貧王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癡絕沖

常侍舉筆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叅官忘前失後且告貴人爲我相救　癡禪妙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盧在筆端竪起依然還放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偃溪聞

（增）（攷）王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還作什麼濟云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頌曰

總教成佛作祖去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頌曰

（增）（攷）王常侍叅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遲公曰看經師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挂一錢師曰還曾遇人麼公曰遇師曰作麼生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你還識麼公曰不識師曰不識爭解入院遲公曰適來失利被和尚一問直得口似懸河無言可對師曰汝若無言人將謂我有言汝若有言我將謂汝無言公曰畢竟如何師曰汝自領取公曰某甲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且歸堂去公禮拜而退師曰侍者看燈籠公回首師曰還會麼公曰不會師曰不會且去公曰某甲不會師曰不會且去公曰某甲不會師曰不會且去公曰某甲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
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
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肖莊宗不肖
莊宗若肖莊宗興化服在甚麼處若不肖莊宗
過在甚麼處　頌曰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
脚勅書挂在鳳凰樓　龍牆神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宗所得
未為具精鑒還他興化老　地藏恩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
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
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顏
悅爭奈胡僧哭點頭　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戴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佛祖統紀

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
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是德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頌曰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
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海印信
禪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雲溪恭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是德
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鼓山珪
暗中摸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
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徑山杲
是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具
滿瀧記得當年老萬回　懶菴楫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
主九曲黃河水逆流　南巖勝
一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
龜明月照積雪　雪菴瑫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雪巖欽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是箇村齋中途遇一陣
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暫避得過　頌曰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會空啄噪荊榛須知興化奔馳
疾值雨何曾濕著身　洞山聰
馹浪擊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嚴江違依舊空歸
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海印信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暮啼鶯閑庭雨散夜初靜
片月還從海上生　鼓山珪
一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閑徊雖然打入鬼窟
裏吞炭漆身又一回　鼓山珪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叮囑神野鬼皆驚
怕只為渠儂識覺者　徑山杲
識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
市過癡人枕曉覺行曦　雪堂行
銅心剖腹繼傳燈見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
匹也知只是赴齋僧　南巖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悲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解
避移舟別有奸商量　天目禮
塞北烟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地分疆
界萬里山河似掌平　虛堂愚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人導之師賓曰
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維
不與麼師便打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維
實設饌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頌曰
二虎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穿中不能返鄉若返鄉天
下須人為覓　清印信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當行撮粗風棒下直明玄生
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照覺總
丈夫宗師不辨斷興化為人徹底窮二後從教眼自

開棒了酬錢赴山院　興淨文
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親有理罰錢無說
處太行山下淚霑巾　佛國白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收放在當人失錢遭罪寺常
事休把條章說故新　圓通仙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
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佛心才
丹山生鷲鷟師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徑山杲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法方知

憶老漢當年要話行　鼓山珪
罰錢出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瀟面直饒贏
化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
冶父川

漢高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兹任赤幟高竪化城
降皇在壁芍不在秤　南巖勝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雪興化老古錐不妨太殺人
金毛哮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膽裂　福巷演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整頭過眞實父子不傳真秘
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照光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刑存
三十年後幾個知恩　尼無著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誰菴演
王賓會合鳳雲異醉後潘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寃　支菴
興化逐克賓觀音戴見面靴裏動指頭未免傷人見
菴堂深

棒頭有路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操夜深方見把針人　肯堂充
興化打克賓征虎幕膽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破菴先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院徹悟點蒼瀧味長　野雲南
法戰場開驗克賓解施武略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
賞待晨奇謀自策勳　天目
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瞎驢見

增附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同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趕散　頌曰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被金甲後來出世法戰猶酣鼓聲震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
詞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
寶眼明猶識陣雲高　瞎堂遠
增附　興化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于汝莫肯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
樣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
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

紫羅帳裏撒眞珠寄意師承會也無模象衆盲徒亂
說當堂古鏡見差殊　廣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攢下紫羅帳裏撒眞珠
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
不見錦粉銀香聚直至如今成話柄　上方益
對衆全機摩竭令旨是克賓雨片皮喝下聽騾成隊
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杲
紫羅帳裏撒眞珠寄意師承會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
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鼓山珪
興化見同參來禪上法堂便喝僧亦喝師又喝

僧本喝師豈肯拈棒僧又喝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
僧作主在僧擬護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僧
來那僧有甚麼忤和尚師日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回前橫
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侍者禮拜　頌曰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內曰秖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
丈向甚麼處著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圓悟
鼓山珪

鎮州在攝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徑山杲
趙州在攝天地都容攝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拾如個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藏肝心皆割

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退菴休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機鋒明暗敢不禁苔蘚
鄉眼中瞳子面前人　劍門分
寶維那法戰不勝曾因國難被金甲後來出世法
戰猶酣鼓聲震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
詞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
寶眼明猶識陣雲高　伊菴權
增附　興化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于汝莫肯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
樣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會用師無不得同參把手
須倒卓清水逆流同參相訪作麼生　南巖勝
寶花繞鼻香　雪菴理
耕夫午餉師用參飢人會用師無不得同參把手
行安知袖裏有芳蓮　南巖勝
增附　興化因僧問早期意遠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
探述　雪菴理

食　頌曰
雖城別開暗秘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牕林木
邇夜深汀岸火光微　投子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　嗣臨濟　因僧問萬境
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
老大楠工信緣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　南菴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著來時
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投子青
寶壽因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
禮拜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
僧作主在僧擬護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僧
來那僧有甚麼忤和尚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回前橫
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
何時侍者禮拜　頌曰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內曰秖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
丈向甚麼處著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圓悟
鼓山珪

鎮州在攝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徑山杲
趙州在攝天地都容攝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拾如個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藏肝心皆割
云寶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向釣餌邊拏
頭帶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

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頌曰
捲則渾崙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西前
簷蔔馨香　佛燈珣

增收　寶壽因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
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
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
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
被他打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秪這一縫尚
無奈何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　頌曰
現出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堂
縫分明鷂子過新羅　冶父川
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個老禪
翁却向俗人呈家醜　月菴果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珪

增收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
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　頌曰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
倆紅爐鍛鍊要真金　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此林師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際能

增收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
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
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即便打　頌曰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騰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峯頭一步難　佛鑑懃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　嗣臨濟　住後上堂曰我
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頌曰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保寧勇
反是羅兮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爲人不爲成歌
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圓通僊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佛鑑懃
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分明話墮　京兆府天寧璉
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徑山杲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佛燈珣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鼓山珪

續收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
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菴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
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德山清
南山鱉鼻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雪菴瑾
黃昏打槳奔城快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
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菴賢
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
草破壞家門落一邊　戴無爲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
山岳　正覺逸　二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
人絕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白雲端
帀地風光無間違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爲君重指
出臭肉團上青蠅飛　黃檗勝

續收　青青掩映蒼龍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若將修竹比
喬松未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懃
一團臭肉有商量皮下流芳若麝囊忽若禪人親咬
破看來滿口是清香　龍門遠

增收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裡無
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
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
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
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
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頌曰
呼爲雲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閑聲
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
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鷂子　長靈卓
殘羹餿飯無處安著換手搥胷勞頭蓋却兩箇無孔
鐵槌一樣無繩自縛　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永

增收　魏府大覺和尚　嗣臨濟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岳　頌曰
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
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洞山聰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勇

增收　灌溪志閑禪師　嗣臨濟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
秪見漚麻池師曰汝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

日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
急撼得毗盧海岳低　涿州克符道者　頌
增灌溪茶臨濟濟擒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　頌
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秀巖瑞
增定州善崔禪師　亦曰崔禪州將王令公於衙署
收臨濟
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杖曰出來也打不
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鬱師攔下拄杖曰久立

令公伏惟珍重　頌曰
鏌鋣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雲聲震
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保寧勇
六展家風示衆人垂鉤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
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
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空叟印
增襄州歷村和尚　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起僧曰莫秖這便當否
師擲起向火中　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起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投子青
虎溪庵主　臨濟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
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
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
凋夏長聾師曰鬧市裏虎　頌曰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睺主
琅琊覺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四邊如暴沸
草堂清

增桐峯菴主　臨濟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
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
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
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季成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迷輸與高樓凝望
者惆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愚
增滄州米倉禪師　臨濟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
太湖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
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
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
曰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
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頌曰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巉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
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到不搀紅粉也風
流大抵還他肌骨好　佛燈珣
雲山和尚　臨濟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
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
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人有喫師曰
獨有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
這病僧　頌曰
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胡兒別有
反身一著　木菴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　見睦州一日與僚屬登樓
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
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吏僧至
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道　頌曰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
雪堂行
奪鼓攙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
苦看見楊花落也驚　尼無著總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鹽梅舟楫并霖
雨不是斯人更是誰　復菴封
季成曾相壺丘子隨變難分亟自迷輸與高樓凝望
者惆然明可察秋毫　虛堂愚
增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云金剛般若經公
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
鳳春來翻作黃鶯叫　正堂辯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二　南嶽下第五世之餘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嗣仰山　初參仰山山閉月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師曾到霍山和尚處白槌　頌曰

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嗔維那打鐘著師驟步而去　歸宗下亦有大禪師名參霍山往五臺華嚴寺至　頌曰

集雲峯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狂將只知空說霍嫖姚　野狐遺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　保寧勇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去見機雖足未風流　地藏恩

集雲峯下四藤高打破漳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如龍如鳳在烟霄　圓通倫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令知機識變有誰儔

續傳燈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縮項鉤提向市中頻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

強盜遭逢惡抵家賊賊纔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今丱伏反與渠儂貼面花　武卷體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泥堆裡立　嘯　寶藏源

增故　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拜恩

子　頌曰

黃金打作鉤石筍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倆海中拾得夜明珠　慈受深

增故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　嗣仰山　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曰一鑛入寒空　頌曰

重峯層仞揷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投子青

增故　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揷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徵開眼揷筯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　嗣仰山　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爲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童子與

摩訶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明招謙

顧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遠離處混三三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爲指不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分陽昭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咲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雪竇顯

堪咲前三與後三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　二

樓臺雖有額全集豈同頑童起靜初忽指金剛看背後年衰多被見揶揄

前後三三同若干盧機召得無著預知今次有如斯者負鉢腰囊到處搏　正覺逸　三

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覩金剛窟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道吾眞

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無私振九垓　慈覺總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過等閒量卒未語芳草萋萋烟景裏鸎啼處是江南　地藏恩

文殊前後各三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雪溪恭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三三之旨極幽深老婆當牙下一針爲報禪徒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柔

前後三三不失宗過楚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星星青山鎖翠空　丹霞淳

無著文殊不易逢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

少前後三三數莫窮　本覺一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惶不因遭毒手誰肎夜燒香
月堂昌　二
寬鞋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還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檐頭擔到得家中重點檢
目前包裹露毿毿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躭躭擬數看數
欲談何談均提謾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投
子舒
陌路相逢眼裡塵低頭禮拜眛天真起來不見文殊
現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前三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少
衆月移松影落寒潭　月林觀
佛法初無北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
變前後分踈落二三　雲納慶
無著因老翁邀師入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
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欲然翁拈起玻璃
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
麼喫茶師無對　頌曰
文殊大士托玻瓈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
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
用疑　汾陽昭
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瓈如何恰到清涼
寺問著元來總不知　正覺逸
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因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
道喫茶拈起莫生踈　佛印元
續收　玻瓈寶盞對君擎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多
少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象田卿
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
會玻瓈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增收　無著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
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
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
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頌曰
爍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
偈修行須信禍爲胎　象田卿
六祖下第六世之三　清源下第五世之一
增收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秖如達
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
麼師曰秖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
是祖　頌曰
少林續餤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丹霞淳
覿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
已撥動烟塵不奈何　足庵鑒
增收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祖祖相傳
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
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
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
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隣　丹霞淳
增收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
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
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增收　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爲驗多有得道
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
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
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勛撥開向上通天
寰烟嶂重重不見人　自得暉
增收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
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
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觜連觜
方庵顯
增收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
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捏得鼻頭辛
石溪見
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師時爲侍者
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啾啾去一
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
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
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
來香烟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
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
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
曰
張家養得數個兒大者効爺治家業中有一男藝最
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別踏翻滄海兮不顧驪龍喝
散白雲兮不羨明月　海印信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天無焰
起豈知枯木放花開虔侍者實堪哀先師大意雖明
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佛慧泉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鎚爐冶不能烹得
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保寧勇
坐亡立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光華處盡光華　智海清
一片虛空亘古今麟龍頭角競疎親坐亡立脫知多
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開福寧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
意爭柰臨行一著親　丹霞淳
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精神可憐明一色邊
事[illegible]而今沒眼筋　寶峯照
[illegible]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
斷神前自有酒臺盤　上方益
座元脫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肎伊若謂石霜明一
色似將掃帚畫蛾眉　地藏恩
香烟淡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參虔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張無盡
本分漁人一釣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
惡走入蘆花不轉頭　慈受深
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年
粟失却家中萬斛珍義重天倫虔侍者平生肝膽若
爲論芳草渡頭輕舉步等閑身在杏花[illegible]　佛燈珣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
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密密移一
步看飛龍　天童覺
涅槃城裏未爲親帶角披毛始是眞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
速坐守寒巖異草青　雲巖因
[illegible]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
三更生鐵崑崙雲外走　雪竇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稀只知枯木回春
早蹉過寒灰再燄時虔侍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
意未免全身陷虎機　圓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冰釣魚要擲金鱗
餌撥轉蘆蓬向月明　正堂辯
增收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
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
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
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
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菴顯
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喜有得力
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溪月
增收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乾坤在
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適來
爲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不恁麼髑髏前
見鬼無數　五燈會元稍異　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問答有來由直下明知見
果然明得破不被髑髏換奉勸參學人子細參詳看
大圓智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illegible]處也風流　虛堂愚
增收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illegible]立妄從妄顯眞是否
師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
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
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
功德天誰嫌黑暗女　頌曰
是眞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方菴顯
增收九峯示衆曰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
生不滅爲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爲有心故曰以
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
證後如何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禮拜著　頌曰
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回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
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
南堂興
增收鳳翔府石柱禪師　嗣石霜　師遊方時到洞山時
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
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
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
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
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
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
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
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
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
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淳
增收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如何是相
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
挑砦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巑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增收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
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
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
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
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曰那邊事作
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
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丹霞淳

（增收）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殺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至佛祖無因識得儂　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　天童覺　二

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接得與識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嚕蘇嚕　最菴印

（增收）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　嗣石霜　因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　頌曰

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筭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　月堂昌

（增收）張拙秀才　見石霜　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

老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寥寥掛唇齒　佛鑑懃

臚傳不羨檀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珎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春風　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嗣夾山　久爲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蓋甕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擘三峯頂捧出金襴對日看　投子青

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心　枯木成

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去虀甕淹來得穩眠　雲居祐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畫枯木巖前兮花木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天童覺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頌曰

拾得疎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丹霞淳

是佛由來尚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屬無私造化中　枯木成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癡踏著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琉璃　佛智裕

（續收）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自得暉

（增收）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琉璃寶殿鎖空華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頌曰

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投子青

（增收）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增收）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處出就藏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羣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彫零栢轉奇雲淡不彰師用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丹霞淳

增補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觀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棟　靈源清

增補洛浦因僧問離是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擬議乖宗別有路曰恁麼則觸處礙途事非一聚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頌曰

月輝松影高籠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增補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峯不白雨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荊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

增補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犂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老僧不記得　南堂興

總忘却年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夜一枝新折得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丹霞淳

增補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實不揀拔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鵝喙擬作鴛鴦　頌曰

淘金豈假拔沙得石觸波瀾僧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

增補洛浦示疾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會曰彦從上座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頌曰

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彦從不會師曰汝合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是主　南堂興

來老僧揑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遭無語師便打　頌曰

趣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　方廣顯

增補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頌曰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久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鈎升萬戶　自得暉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棹擲金鈎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秋　木庵永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　石溪月

增補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

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　丹霞淳

增補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曰和尚喪却棟梁材　頌曰

過一邊立師曰衾枕不設又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深滄頑銅若作黃金貨祇可瞞他無識人　丹霞淳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四　清源下第五世之二

增收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嗣夾山　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頌曰

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　嗣夾山　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秪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　丹霞淳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　嗣德山　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頌曰

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撈波江邊相喚摝鰕覡　法雲秀

平川走兎放蒼鷹一搦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　保寧勇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魂飛也謾道當時手搦擡　疎山如

續收 好手呈機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三峯倒卓空　湛堂深

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擡手搦日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雙陸盆邊須喝采　最菴印

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行　木菴永

增收 巖頭初參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背上便去參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收　頌曰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遯菴演

增收 巖頭示衆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悉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嚴上座出問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頌曰

佛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南巖勝

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　頌曰

槌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什麼莫咬破須爛嚼　海印信

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飽齁齁　大洪遂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鬪湊得恰好　徑山杲

後園驢喫草莫隨言語討跳上驀腰騎來往長安道　鼓山珪

風信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行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楚安方

續收 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在長安道　雪竇宗

後園驢喫草蘆花輥雪飛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　塗毒策

古帆未掛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菴瑾

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　頌曰

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柰鈎頭餌不齊　汾陽昭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　徑山杲

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鼓山珪

續收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廣運神箭自古張顛解草書　照堂一

不動蒲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吻始信巖頭無腦門　天目禮

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　依傳燈所載　頌曰

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汾陽昭

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佛印元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海印信

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雲溪共

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草堂清

續收 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　大潙智

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佛鑑懃

頂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塗毒策

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瞋驚著汝 息菴觀

銅砂鑼裏滿盛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逞風流 空叟印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 無境徹

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橫川珙

增收 巖頭問欽山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 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增收 巖頭凡有所問只噓一聲 頌曰

龍臥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 大洪遂

增收 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 頌曰

巖頭一拶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 破菴先

增收 巖頭示衆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 頌曰

三文買箇撈波子攄蜆攄鰕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說誰家屋裏竈無烟 虛堂愚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過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頌曰

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之成話欛 海印信

時展家風與衆殊探身虎穴有功夫拈橈擊處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湖 三祖宗

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眞如喆

老來無累亦無因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羈人

咄哉箇老婆親兒不奈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楮衲秀

舞棹呈橈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 智海普融平

舞棹呈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 上方益

鄂陽江口擲釣絲攄蜆撈蝦不計時驀被老婆相借問藂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攄手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是非 佛燈珣

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禰累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月菴果

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 疎山如

南收 鄂陽江上垂鈎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任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 大溈智

一子親生步步隨呈橈舉棹指人歸老婆遭打機先露海岳掀翻動四維 簡堂機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尼無著總

相逢把手上高峯四顧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頭風 無菴全

舞棹呈橈逢賊脚扣舷三下親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却棹歌歸去風濤落 朴翁銛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刹海冷沉沉 天目禮

鄂渚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 南叟茂

舞棹呈橈鄂渚邊驗人何苦結生寃自從賺了婆拋子誰敢拚身上渡船 梓巖玉

增收 巖頭在鄂渚湖三文買箇黑撈波每日撈鰕攄蜆且恁麼過時僧舉似雪峯峯云窮鬼子道地快活也不徹 頌曰

且於湖畔撈鰕蜆不向滄溟釣巨鼇一葉扁舟一蓑笠閑眠閑坐任風濤 海印信

野水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棹或呈橈撈鰕攄蜆隨時過却向何時得六鼇 水菴一

巖頭因沙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剳勢贄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贄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奪上座剳將去也 頌曰

針頭剳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在 以拂子擊禪床角云 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可憐一對寃家種人人鼻孔大頭垂 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 巳菴深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你兮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

歸也有無衣草裹坐　虛堂愚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嗣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
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
曰不會山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
法與人　頌曰

此疾悮來沒量時拳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
血汗流流徹四肢　保寧勇

拳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難無一法輕與
不龍蛇從變化　雲巖因

雪峯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鼈山鎮阻雪頭每日
打瞌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
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
行脚到處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瞌頭喝曰
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胷曰我這裏未穩
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
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
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
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初到鹽官
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
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
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
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
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
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
者不是家珎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
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
曰師兄今日始是鼈山成道　頌曰

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過赤心人忽然自有成家
業尾礫拈來也是珎　林木成

鼈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
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龍門遠

丈夫淩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鼈山開眼
覷方知屋裏用無窮　佛燈珣

孤村陋店雪紛紛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藏
不得胷襟流出蓋乾坤　鐵山仁　二

三回九度太顛頂到底須還自己路還待得鼈山消積
雪至今平地起波瀾　雲巖悟

困有眠床飢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兄明朝雪霽鼈山
路依舊一程還一程　象外超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
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
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
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白鼈山
成道後迄于今飽不飢同參其書上僧到巖
頭問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
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
古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　圓悟勤

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
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憂讒末
後句秖這是　頌曰

末後句爲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
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
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雪竇顯

末後句亏無問處萬仞鉄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
何至今雪老難伸吐倒將虎鬚才識虎未解行人休
離母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雨　佛印元

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
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白雲端

雪老別鼈山卓菴閩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什麼
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同條生同條死
後句莫錯舉　照覺總

切磋琢磨變態譏訛鶻陀化龍之杖鬧家居蟄之機
同條生亏有數同條死亏無多末後句秖這是風月
載月浮秋水　天童覺

雪老大開方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昔僧有眼拾
如昔却破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破巖頭齊巖頭　天童覺

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虎嘯巖頭石上
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
空回　佛心才

露面出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　保寧勇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乘機覩面提其鋒安可當
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可今
古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　圓悟勤

末後句爲君說破君看取休教鐵硬似鐵寒則普天寒熱則
普天熱若是達磨兒孫各各自知時節知時節爲君
說九尾烏龜莫當鼈山石牆　佛鑑勤

雪峯覓盡平生力懵懂禪和意轉疑可憐末後一句
子巖頭十七更加泥　龍門遠

同條生亏不同死還同條死不同生
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筹鹵甜者甜亏苦者
苦　北海心

雪峯一日四座泉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
末後句秖這是　頌曰

雪峯歸速沉鉾機一千五百幾人知駁起眉毛千萬
里須是當門師子兒　北塔祚

天艹寬地艹闊雪峯輥毬幾切但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鞾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天衣懷
雪老平生好輥毬輥來輥去輥無休一千五百人口戲誰解輪機賽一籌　佛國白
收來輥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　夢庵信
落霞孤鶩共遙天　萬
續牧象骨木毬一輥出三世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叅尋只道黃連不是蜜　石君明
輥向人前事未休再安閑處有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　戴無爲
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輥出沙便作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　頌曰　懶菴極

圓圓輥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　圓覺演
山寺裏頭無叫作輥出本擬雪峯老人亦話墮　慧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門以拄杖攦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

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遭他一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　尼無著總
雪峯示衆曰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渴死漢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恰得頓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　本覺一
雪峯示衆曰大地撮來如粟米拋向面前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衆還知無縫塔功高策乃帶水拖泥

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木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象骨擊蛇當大路棱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事乃在山不用親　白雲端
打鼓看且置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問隨邪入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　佛心才
古曲非音律南山驚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真淨文
玄沙大師長慶少勇南山驚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則牛衆見韶陽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遭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　大童覺
今日傷人不知痛　天童
古曲非音律南山驚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真淨文
玄沙大師長慶少勇南山驚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則牛衆見韶陽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遭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　大童覺
今日傷人不知痛　天童

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攦向師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一間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人人盡報師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本要人知師曰你自歷生沙曰七尺八尺　坦然泰
清才子出為小兒婚　圓悟云要同遊妙用須參雪峯要曰無私密須參玄沙更有一句不涉二途諸人還委悉麼須彌頂上擎金鍾　頌
父子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乃帶水拖泥
滿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呼好　佛鑑勤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衆還知無縫

事渴飲飢餐且度時　野菴疑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談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談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信不回百花春至爲誰開　雪竇顯
眉毛鏃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滿載清風隨手得從他打鼓看無休　白雲端
火談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立地聽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奉場相應驀然舉起
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白雲端
一堆猛談直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眨上起清風　保寧勇
紅談光中也大奇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
打鼓普請看直得眉毛寒拾得寒山無笑倒老胸皇干
蛇一千五百衲子悉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會　楚安方

不燒却眉毛總不知　普融平
續牧阿誰踏著雪峯蹤三世諸佛火談中賴有雲門帖
脫熱火星吹得滿堂紅　慈受深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燄中天
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風前剪斷筠藤策一言勘
破維摩詰　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衆骨當機正今
行玄沙見機行正今或說或聽聞不聞電掣星飛誰
與論機轉那邊關捩子眉毛留得兩莖存　聰堂遠
有是父子有是子同條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
堆互換說法元如此莫顯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
取　石巷珦
雪峯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人
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
麼彰爲古鏡師曰取生也曰有什麼死急話端
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
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鑒參玄上士迷頭緝線
老婆頻證　興教書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他頭上更安頭嚴前跳躑無尊
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保寧勇
大地爲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祖印明
鑒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鑒照便成瑕要知塋徹圓明
處長短青黃總不差　白楊順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
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
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珎蘇日月並輪長不
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投子青
乘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
酬寥寥千古無人識　伊菴權
雪峯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
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爲傳心堪羨迷人逢達
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永懷
裂破古今沒窠臼當機大闡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
麻李四張三無路走　或庵體
雪峯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
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楊州　頌曰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
破千山渾作木龍吟　自得慧
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口入無滋
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得也須子細
頌曰
一滴眞珠紅潑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
意呑却臨行上馬杯　皖山疑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
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裏入僧却問古
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裏入僧却問古
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
古澗寒泉浩渺瀾分明皮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
味苦死令渠話不知　雲蓋昌
黮黮雲攢覆雪峯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寶峯照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
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
鮑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出
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　眞淨文
趙州衆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清人耳
古澗寒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重出語苦
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
是的白鳥入蘆花　圓悟勤
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
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
免酬高價金剛圈子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　佛性泰
雪峯因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
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
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
增牧
增牧
增牧

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
打劣中全勝阿誰詳　洞山聰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
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汾陽昭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
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正覺逸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續收此旨流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打我認著依前又更顛　般若柔
受施兩邊皆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
伎咄這黔州老瞎驢　寶葉源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
是一般顏色爲甚麼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
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　頌曰
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
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爲汝開天路寶坊全界碧
霄空　汾陽昭
閩王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下俱周
美免把完全更擘開　保寧勇
續收柑橘將來不用疑鐵牛蚊子咬麝癡閩王猶未識
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　延壽慧
分明柑橘勿譊訛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蓋
了免教天下動干戈　冶父川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蓋難謾衆眼睛雪嶺當時便封
轉閩王猶未息疑情　橫川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五　清源下第五世之三

增牧雪峯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自一僧出曰和尚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　僧出曰吞將爲雪峯有奇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吞將爲雪峯有奇特却來謾我好兒孫　頌卷福

增牧雪峯因僧問衆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峯向你道什麼　頌曰

雪峯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圓悟勤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覿面全提幾乎踐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

增牧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頌曰

巨岳座飛蠛蠓生兒兒落塵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拋柴家醜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　月堂昌

尚燒僧祇燒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潮師火不是雪峯人　石林巖

增牧雪峯問僧甚麼處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火証知門外有寒人

增牧雪峯與玄沙夾雜次沙曰夾雜處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夾雜處佛法師喊趁一下沙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篾片過短雜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著方知脚底穿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師又打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呫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嘗向中夜焚香遙禮　頌曰

戴角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快將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足觀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避無由鷄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虛堂愚

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擬取師一路踏倒歸舉似長生曰我適來路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僧下座衆始得　雪竇顯

張三貢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俗作閑李公店舖一般休　海印信

老倒漁舟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出網來向汝道聖凡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

透網之魚不識釣舟上舟　汾陽昭

者回棹收綸却上舟

透網金鱗体云滯水掀乾坤振巖擺尾千尺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飈起清飈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雪竇顯

網霹靂一聲天地開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處亦堪憂可憐滯句承言者會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爭是非空白頭　眞淨文

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泥雖一擊青霄偉哉雪老法中英有上猴新覩面全提幾乎踐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著和身一踏倒裹頌會知　圓通倫

應依舊爲霖徧九州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救兄須是的親牛　佛燈珣

獲浪擊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却淮河水爭得蛟龍變化成　雪老擔藤楚歌時一僧纔見便慈悲近前擬取翻閘九曲潮頭卒未平　上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年月更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演

鯤鯨已摶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鉤不顧翻空洪浪急一帆風信出蓬頭　佛心才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　筠州洞山聰

金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漁翁閒引釣隨波逐浪漫悠悠　鼓山珪

續牧後鶚冲天寒雖暖眠沙睡正濃根塵忘處放當頭手脚板開休歇去幹幹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

殺人　月堂昌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鰲鉤
搖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雲奔
冥將爭戰定功勛　圓悟勤

張猴白李猴黑硬如鐵軟如綿錢驀路相逢兩會家臨
濟未是白拈賊　遯菴演

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箇無一等看來如墨
黑誰能重與較錙銖　虛堂愚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峯雪峯曰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師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閩黎事　頌曰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
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　圓悟勤

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狂惺　尼無著總

雪峯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爲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如何舉拂子僧曰遮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拈起拂子　雲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　頌曰

云我這箇只爲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棒要在急水水深樁脚若是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爲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過不打
泰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爲神仙　月堂昌

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雲峯雲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不說不說　松源岳

雪峯因閩王門挺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益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曰大王殿樣子雪峯供養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即菴覺

雪峯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欽手慙諾諾師以手所頰便歸　頌曰

送客隨家門倦施盡情爲餞免生疑却家惠重過相
贈欽手遙知向誰歸　投子清

長州高亭簡禪師嗣德山仍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師曰不審德山以手中筯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般若桑

江上相逢問逗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漢錯認山河作眼睛　少室睦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嗣洞山因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經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

師問僧從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將得鸚鵡故鄉歸不得無爲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今君返照看錢閉開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圍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汾陽昭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石二邊　佛印元

截水停輪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悍悍微露一言令般若桑

雲居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有興化思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伊云想養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何老僧當時機思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

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叫佛　月堂昌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談光透出　道吾眞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官馬厮踢　無得慈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杲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蜜苦者如蘗二十年來無處覓踪跡　別峯印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爲辨的影草既隨身覲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嚴菴印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覲面當機官馬厮踢　無得慈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猢猻祇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曾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後如何麼曰一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曰初羚羊挂角時如何麼曰羚羊挂角莫道踪跡忽遇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曾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頌曰

錄稍異傳燈曰師謂衆曰如一獵狗只解尋得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曾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頌曰

羚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老三千里外解相逢　正覺逸

羚羊挂角六六三十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你叅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獵狗迷蹤還殼觫氣息全無何處逐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　純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請難道師曰新羅新羅　頌曰

新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銘來騎賊馬不勞餘力罷干戈　率菴琮

此非此離此全此平步青雲高山仰止景行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兀身打劫新羅新羅　投子青

雲居因新羅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　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棲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矚漢天　投子青

雲居因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師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迦葉不覆藏　頌曰

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頌曰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僧清錄問今說作清稅者非清錄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錄清錄師召稅關黎稅應諾師曰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會元五燈會元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　頌曰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頌曰

清錄孤貧心太麤曹山揭手歩亨途白家三盞猶道未霑唇酒醉後添盃一似無　佛鑑懃

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霑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地藏恩

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　南華昌

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珠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覓爭奈難謾有當行　肯堂充

清貧三盞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淨

張魏李龔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碑打著滷屎漚　朴翁錫

曹山慣用白家酒掇向人前盡底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閑聆僧自不惺惺　皖山凝

千木逢場探幾深辨龍蛇眼決疎親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　退谷雲

銅公塘錢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州話　無準範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

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僧問洞山非清錄者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會元五燈會元

說作清稅孤貧乞師諾師曰清源白家酒三盞笑了猶道未霑唇

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　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麤曹山揭手歩亨途白家三盞猶道未霑唇酒醉後添盃一似無　佛鑑懃

曰

不與麼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謾如如理事誰相悉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

鴻濛未判絕踈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銕崑崙 雪巖欽

增收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什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 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 雪竇宗

增收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頌曰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笑翁堪

增收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珎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頌曰

麻纏紙裹若嬰孩優鉢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南堂興 三

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借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illegible]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增收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illegible]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illegible]曰朗月當[illegible]入[illegible]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聖光境俱忘[illegible]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階級轉顛預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膽寒 在菴賢

增收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苔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只知心徑苔生不知向什麼處去 頌曰

心徑苔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水天濶白鳥深沉任轉旋 自得暉

心徑苔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劫外封疆濶明月蘆花類不齊 掩室開

增收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 頌曰

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氣野老相逢不展眉 朴翁銘

混不得類不齊六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人不知 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徧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絕岸湘

增收 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兮著著無虧走盤不定兮落落明珠 雲耕靜

增收 曹山因僧問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 頌曰

團圓莫謂清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烏睛那自見瞳人 本覺一

增收 曹山辭洞山山云子歸鄉莫打飛鳶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時莫打飛鳶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飛鳶嶺過便到此間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 頌曰

不打飛鳶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桃李年年二月開 自得暉

增收 曹山因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 頌曰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爲伊非是世間珎 丹霞淳

增收 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 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 丹霞淳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閻提照

增收 曹山聞鐘聲乃曰阿啷阿啷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 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般若柔

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笑可謂眞諭不博金 汾陽昭

增收 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卍卷顏

增收 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一作與我過袈裟來 頌曰

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掃曹山[illegible]把袈裟來智深功德禪和妙 般若柔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 汾陽昭

增收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 頌曰

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開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顛人 天童覺

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 東谷光

增收 曹山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或作蟾首座問洞山 頌曰

出路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咲嶺上石人側耳聽 枯木成

應物現形如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井覷驢何十成 本覺一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 天童覺

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張無盡

驢覷井井覷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盤星上絕錙銖 無卷全

增收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頌曰

月中玉兎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椀 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雞啼破玉人夢曉色依依錦帳前 [redacted]

增收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天童覺

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氣帶春回 退谷雲

增收 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誰 頌曰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鏌鋣全正今太平寰宇斬癡頑 佛性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之餘　清源下第五世之餘

曹洞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嗣洞山初參洞山一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　傳燈錄作待洞水流師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　頌曰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愍他親意切直言洞水逆須流　汾陽昭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慧嶺罷詢龍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投子青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　橫川珙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即不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即不得且無祖師意　頌曰

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如何是祖師意　頌曰

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即不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如何是祖師意　頌曰

明也未師曰明即明已要且無祖師意

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祖燈堪對落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爲層　雪竇顯

子卿不下單子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節　佛性泰

西來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處同休把虎空增粉飾他家冇重似冇聾　枯木成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蠲泥中行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瞞老成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　頌曰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禮明目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劒星漢却浮槎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　天童覺

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　聯燈　乳作還見文殊麼

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鷺起沙洲驚飛入蘆花不見踪　丹霞淳

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貴即喪　圓悟勤

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爲你說恐爾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過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一棒豈成現容容難見二鼠雖點莫逢其便藤枝透出

頌曰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咲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海印信

樹倒藤枯呵呵大咲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未還家　佛慧泉

江邊閒把直鈎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陁　道場如

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曾舉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大洪預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徑山杲

有句無句藤倚樹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鼓山珪

樹倒藤枯意若何潙山開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劒嗔作陶家壁上梭　佛性泰　二

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得明招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大潙呵呵大咲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夜寒來怨阿誰　文殊道　二

却使潙山笑轉新笑中有刃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區區苦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由堂堂蹉路潙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楚安方　二

添得潙山笑轉新當時覿面已呈君明招漏泄潙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續收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所蘇嚧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跨跳　護國欽

呵呵大笑不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林洎合錯商量　浮山遠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眞淨文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咲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龍牙言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爲師向前端的是虎　尼無著總

笑裏憑誰眼豁開龜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區區謾往來　湛堂深

叵耐潙山老鬼精垂鈎便要釣鯤鯨幾多頭角爲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　中菴空

掀翻海岳求知已雪刃橫身立太平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木菴永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罔措　天目禮

增附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咸通年後事住山爭得有柴燒　張無盡

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匝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帆無明海裏尋知已　中菴空

領得潙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　石林鞏

增收疎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　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漁家傲莫迷　投子青

疎山因主事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嶺曰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頌曰

一文兩文與三文疎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露乾坤聳白雲　雲巖因

接得風流傅粉郎一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李二娘　佛鑑懃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杲

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剜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疎山兩度放毫光　鼓山珪

窣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　佛性泰

續收清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釣絲牽　丹霞淳

三文與匠人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輥波浪無風不掛情　崇覺空　三

兩文與匠人惱惱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

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

冬瓜醮雪未爲淡匠者三文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
和明月流　本寂觀
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
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應菴華
臘月蓮花菡萏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顰眉
洛早是龜毛數丈長　密菴傑
憎落眉顰不得堪三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嶽重饒
古數丈龜毛舉世無　月林觀
踈山造塔行今今古叢林棟正三錢酬酢相應蕃地
聞大嶺看看臘月蓮花龜毛三尺相處是則古佛

放光非則尋聲弄影　方菴顯
踈山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
京中出大黃今號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買還賤賣纔喫便承當
京中大黃答冬來意杲日麗天盲人摸地　肯堂充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鼻夜增
松源岳
京師出大黃直截爲君舉冬至到寒食恰是一百五
無際派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勳業在樊噲與張良
石菴珙

踈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
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
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
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
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
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
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
覓門便禮拜　頌曰
法身向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歲易成
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知音相見今
如此　大爲智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機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
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
雲北山雨　感悟勤
青青掩映松蘿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莫將修竹比喬
松不及喬松老風骨　佛鑑懃
法身向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矬來一箇
跛擔爲一擔更無偏　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
曹家女　頌曰
別回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
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慈受深
我愛曹家女妥貧嗔心猛熾火長然裝羅帳裏深深
將　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
國英雄贏得作清時　無量壽
踈山因韶國師問百師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
左搓苦繩縛鬼子　頌曰
百師千重欲問周踈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
會自得江西水逆流　投子舒
踈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
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
曰白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
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丹霞淳
越州乾峯和尚　嗣洞山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徑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曰不得普請
便下座　雪竇云雲門祇能一手攞不能一手
攞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攞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
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梅堂心
聲前一句曰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閒說
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丹霞淳
黑白分明滿局棊會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
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白雲端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
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
足飯足僧無對　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
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保寧勇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曰前無法
意在目前如何是非曰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
潭無影師作掀禪床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
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

了金針深揷錦香囊　佛性泰
汲斯樽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賣客不諳彈舌
語只看兩箇鼻頭長　佛智裕
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把手雖同
步白雲飛蓋月含空　楚安方
莫向乾峯頂上來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
消息走徧天台與嶺南　楷大成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髓皮
風來烏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猴白那知
更有猴黑　佛心才
相見不須呼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明頭暗合緩放急收脚手　大覺
二天台過得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　月堂昌
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
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
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咲
門曰猶是學人透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
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
喏喏　頌曰
鋪主將鈐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嗔　白雲端
垂鉤四海釣獰龍格外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
帽不妨把手上高峯　佛性泰
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
意猶把法身謾度量　楚安方
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槫手槽以膠投漆庵內不
見菴外無孔鍥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
金博金　圓悟勤
庵內不知庵外事鋏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
韆猛虎岳頭書卍字　曇華卓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
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會麼
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機出通身
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天童覺
機關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
處一一門中見善財　佛心才
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已捶落西瞿花正紅
一鍬破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還就土
雲凍鷹聲孤愁人皆閔戶甜瓜自古甜苦孤從來苦
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
宛轉徧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天童覺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洞山良禪客參禮拜
了便問一鍬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
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箋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來閙黎良久首
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鍬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
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
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
曰開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
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
心亦須看始得　頌曰
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眞言師曰南無佛陀耶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
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耕寧
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一日問德山曰天
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
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
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嚴
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
別云是則是錯打我　頌曰
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權手添意氣爲言只有猴白
孰知更有猴黑　晦堂心
弦箏相咖網珠相對發自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
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切屬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
至今誇　汾陽昭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棒無言

說若更非言更是非　延壽慧

增收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嗣洞山　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　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

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鞴費分踈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　圓悟勤

增收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嗣洞山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個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秖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　頌曰

卓卓的的一個便息老鼠舞三臺猫兒吹咸藥烏龜舉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　雪竇宗

增收天童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　頌曰

盲聾瘖瘂迥天眞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丹霞淳

增收京兆府蜆子和尚　嗣洞山　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頌曰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而禮禍從天降不成灾　搘堂遠

摝蜆撈鰕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籍討甚多年鬼眼睛　東野敷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東山源

增收瑞州九峯普滿禪師　嗣洞山　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趂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中　雪巖欽

增收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嗣洞山　一日斂鍾上堂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爲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檐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六祖下第七世之一　南嶽下第六世之一

增收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亦曰寶應　嗣興化　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穴曰作麼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穴曰汝會也　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少異乃日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見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侶穴曰汝會也　頌曰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欽

增附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增收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這瞎驢亂作去聲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

掌中擎日月舌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　鼓山珪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駞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徑山杲

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　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眞番

將擲箇兒郎不舉頭　虛堂愚

增收　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頌曰

兩箇屎橛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襲千古叢林作話端　西山亮

增收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　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　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插重簷氣象雄怪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胷中　西禪寂

增收　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問日月迭遷寒暑謝還有不涉寒暑者麼）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　頌曰

紫羅抹額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插藏人不見夜深吹起鳳樓春　雪堂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南嶽下第六世之餘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　嗣寶壽沼　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爲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鏘推僧出衆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盲人滿大唐　汾陽昭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海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保寧勇

探馬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眞淨文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興國白

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盲龔徹四夷　眞如喆

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　智海清

當鋒更不借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閒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　上方益

豐城收寶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　佛心才

驀刃開時飛鐵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城瞎却渾閒事直至而今成是非　佛性泰

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比並曲中直細中麤瞎却人眼眞作略掀倒禪床捋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劍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手專殺活大丈夫兮得自由　南華昺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鋒一劄　京兆伴天寧連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疎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　徑山杲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撩他寶壽瞋正令只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　鼓山珪

續收養得男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入生滅門中滿口宣　正堂辯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　石菴玿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甚麼面目師覩之忽然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　頌曰

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杜木成

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　天山方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傷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泰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南華昺

續收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圓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佛鑑懃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鍮　南巖勝

增收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嗣寶壽沼　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貛兒貉子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褫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潙山水牯牛　圓悟勤

增收西院明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曰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掐一掐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剌剌阿剌剌　頌曰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只自知　海印信

增收池州魯祖山教禪師　嗣灌溪　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頌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　方菴悳公頌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嗣西塔穆因陳操尚書來

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船主頌曰

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須彌納芥子

團團珠透玉珊瑚馬載驢駄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梯攀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竇顯

布漫天網鯨鼇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半開王宸全體用石女老黃梅　月堂昌

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透圓圓休錯會還家拍手笑咍咍　別峯印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嗣南塔湧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頌曰

元在眼上　月堂昌

皇毒之鄉水不可嘗沽他一滴渾家喪亡　月堂昌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奉將來春然夜半化龍去黑雨烏風裂地雷　虛堂愚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要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秘訣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爲本萬錢爲利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多處添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筭法極省

會麼多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筭法極省

父子不傳王樵乳喝頻不同　高原泉

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婆心自餧餅去沽村

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筭法極省

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保寧勇

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胖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杭木成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繩睒隔生鼻孔遭他牽撮　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誵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　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徑山杲

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雪竇顯

趙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兮與拄杖船中輕蕩槳無拄杖兮奪拄杖佛向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寨壑填溝何處來　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冤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獸飛禽懸崖撒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將猛虎類折蒼龍角

相馬饒汝接背相嘶饒汝澆水等閒摸著蛇頭拍手嘻嘻哩哩　仰山寂

芭蕉舉起拄杖驚新月聚三星誰信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

老夜深呼喚強惺惺　龜鏡明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徑山杲

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

鼓山珪

自呼自應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青前山色四時青　白楊順

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撒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天衣懷

不施棒喝喚主人公會子須彌最上峯大地撒翻無水洗水乞金博金瑞巖徹底老婆心自餧餅去沽村

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無門開

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開

著陀漢漢秘蒼苔終日加趺兩膝摧縱使不曾呼喚著何嘗說得阿師來　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酬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　別山智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嗣巖頭　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牧冢僧伽黎乃曰珎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云豐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儞

漢五燈會元載云臨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講
法實禪師開堂壁座方欲下座時有僧出問
不啟戶牖人何得入師云門戶未啟出禮拜師
拂袖而入僧擬伸問師已歸方丈僧出舉似舊
公云稍生　頌曰

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洞山聰

紛紛雪影雁門天閫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白雲端

須彌座上欽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檀能藻鑒靈山嘉會念增輝　疎山知

續一道直如弦千古處無對縱有嗚鏃機關破粉碎　稽堂雅

瑞世像雪竇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　寶菜源

增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五燈會元載云嘗造石霜問去住不停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有省乃述偈曰多年枯木倚寒林三冬不見一絲陰今朝突出青青色始信從前錯用心

增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嚴頭喝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話頭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去住菩提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話頭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去住菩提　頌曰

招慶皮一夏馬言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了也　招慶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跛鱉　投子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機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無著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　石門

羅山在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慧堂一

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襟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客區區空記刻舟時　徑山杲

增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鉄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　肉藏脈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措惭愧巖頭口放光　千菴顏

增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喝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話頭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去住菩提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話頭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去住菩提　頌曰

招慶皮一夏馬言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了也　招慶

似虎傳衣祖祖傳每曰鴻鵠將至一人傳授一人格外談玄人句情忘解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相慶處有知音相慶在談說一夏爲難黃雖黃出暗寫愁腸寄知識　佛性泰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嗣雪峯

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垂無靈驗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垂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珎重出師曰不是不是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珎重出師曰不是不是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曰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曰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大家商量　佛性泰

羅山在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慧堂一

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襟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客區區空記刻舟時　徑山杲

增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鉄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　肉藏脈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措惭愧巖頭口放光　千菴顏

瑞世像雪竇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　寶菜源

增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五燈會元載云嘗造石霜問去住不停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有省乃述偈曰多年枯木倚寒林三冬不見一絲陰今朝突出青青色始信從前錯用心

增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喝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處是陳老師檢你話頭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去住菩提　頌曰

招慶皮一夏馬言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了也　招慶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跛鱉　投子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機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無著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　石門

續上懸身 龍門遠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覓 或菴體

盲聾瘖瘂不相干莫被玄沙惡設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頭戴楮皮冠 林觀男

聾盲瘖瘂捉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瘖瘂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瘂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似麻 福州地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頌曰

此係傳燈錄中事 鈴木哲作日本語 遠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 曾三七

因我得禮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 曾三七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保寧勇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彼吞地獄 林山甘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蹄對蹄 高安州

因我得禮你真箇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 雪堂行

因我得禮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 龍門遠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衆生元無一箇 與牛滿

老鼠咬生鐵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噢唾也不做 正堂續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見 止菴顏 圓悟改 宗杲便 歸宗仁 香嚴便

因我得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 雪竇明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曰上座占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頌曰

玄沙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彌 真如喆

玄沙衆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喜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慈受深

路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誰宣 佛心才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鑑三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處盤蛇口內打鞦韆 月庵主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齊後江城打暮鐘 佛性延

白紙馳書上雪峯雪峯千里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貶手煎茶銚不同 龍門遠

欲識玄沙虎覩面是誰覩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碣瑪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恐聞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永明壽

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聲遍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 永明壽

老玄沙太饒舌覩面明明更漏泄祇緣來未免眼中骨骨骨誰知 福州僧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祇子迷踪金烏飛出海門東風從虎穴雲從龍 對雲南

千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難玄沙不知蹉過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 橫川珙

玄沙因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住西天雪峯然之 頌曰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寬苦寬

玄沙 日清上僧送書上雪峯和尚峯開緘唯白

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邊老和尚蹉過也

不知 頌曰

幕然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上閩江上

月至今空照釣魚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

客伶俜旅泊向他邦 本覺一

未雖閩底已還家纔跨飛鳧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
壽鳥藤輕放老玄沙
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
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塘提起衲
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
少喧鬧　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頌曰
夜堅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爲命折筋不妨聊
一擬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撝縮也老
急巢遑游戲也華鯨弄弄
今日靜悄悄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北禪智

人言後起衰衰角堪笑無端露鋒鋩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
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
見遮箇法麼　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　玄沙因爺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
玄沙因爺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
要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
信汝　頌曰
雪老門高見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把家冷盡雖相
似也有貧盃落草人
密機深設穿利刃疾文鋒汗馬無人識重論舊代功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
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
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
氣急風浙浙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

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
法雲秀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鑒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
海波心出沒自閒嬉　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
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
在誰肯臨流便濯纓　吳古佛
滔滔無問說只爲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春漏泄
吳女方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臚滴滴地
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臚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綵繪
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王天悅
臚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　楊無為
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臚燕鴻叫斷秋
光老落葉飄來一樣紅　懶庵悟
滴滴通身是爛臚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
者未免風吹別調中　高東谷

玄沙因僧侍次以手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
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
你也見我也見爲什麼道不會　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荊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
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
郎　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鷓鴣啼雙嶺
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閒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爾踏翻深徑
省大家收拾去來休
秒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消容碎
賣一時分付謝三郎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
不覺一心只在釣竿頭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祇道早眠晏起
大中隆
玄沙驢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
結契會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
在　頌曰

爲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層兒成佛二祖
大師偈偈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由有中心
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
拔要見兒孫意氣豪
玄沙曾指上頭開四海禪流覺未閑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坡上信旗還
增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
後相 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眞心
驗後人于細莫周遮
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若更二途斟酌
會非但無知兼耳聾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眞詰不賒亡者面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遮菱林浩浩爭辰吻恰似虛空捉
幻花
增天永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
是箇甚麼 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爲逢自從打破雲南
國直至如今塞北通 本覺一
增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
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
意霜天夜半髑髏寒 本覺一
增玄沙嘗訪三平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
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爲什麽菴主無曰且
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頌曰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蹤山遠年深人不
到一溪流水質長松
增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
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
又作麽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麽
道得某甲爲什麽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頌曰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
生鼻孔遭人白拈却
增玄沙見三人新到白打普請鼓三下欲歸方丈
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
久住來白云新到雖欵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
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
法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
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
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 最後印云可惜放過
這僧乃頌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
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
處覓遭殃
頌古聯珠通集卷三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illegible]第一世之二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illegible]峯　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頌曰

[illegible]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　汾陽昭

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雪竇顯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　草堂清

攜手相將執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　佛心才

[illegible]嚙鐵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茲人返嘆嗟　[illegible]若柔

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隻履　歎堂定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曰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葉源

[illegible]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頌曰

願力山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見誰信稜公更撒沙　寶葉源

[illegible]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頌曰

天高鴻鴈侵雲舉地肅蛩蟹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　東叟穎

[illegible]長慶上堂擡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頌曰

舊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趨起莫蹉跎平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　本覺一

[illegible]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illegible]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　[illegible]子青

[illegible]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人人氣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　智門祚

[illegible]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爲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　智門祚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　灌堂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illegible]峯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顯

如來語爲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撾布鼓　[illegible]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白雲端

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間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南華昺

[illegible]擡墻擡壁曲不藏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福老鎮眼銅睛還失了　月堂昌

便恁喫茶去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　寶葉源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鵞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鵞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汾陽昭

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鵞湖雖得意埋兵曾未展鏘旗　[illegible]

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潘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illegible]共遂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　龍門遠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徑山杲

續收 藕絲引鯨鼇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 圓悟勤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子反身不在草頭邊 一翁如

增收 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頌曰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掛角作他弟子沒來由龍蛇陣上看謀略 月堂昌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羌管隔雲吹 虛堂思

增收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頌曰

保福四謾人眞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山聰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雪竇顯

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遞代相謾謾殺人 [illegible]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 東林總

保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眞 [illegible]

增收 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頌曰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鷹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尼無著總

增收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參見潙山是否曰是師曰潙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

潙山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興

禪禪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 [illegible]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illegible] 僧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illegible] 頌曰

成龍兩處若爲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怪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正覺逸

鐃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保寧勇

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奈何也且看成龍點下分 雲溪恭

續收 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費言端 本覺一

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illegible]

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 寶葉源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 五燈會元於[illegible]已逐物下曰 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 [illegible]

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物衆生顛倒 楊無爲

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貪他蓑笠者失却舊茅亭 [illegible]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圓吾勤

[illegible] 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泊不迷已處出得身來體未明 [illegible]

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 慈受深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 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識 卍菴顏

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 寶葉源

增收 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頌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卍菴顏

增收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鵓鳩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頌曰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卍菴顏

增收　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秖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　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觜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唇不露觜　方菴顯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雪竇顯

語見人心苗見地[illegible]頭痛痒喝如聾諸方開口不同用寶印全機繼祖風　佛鑑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煆煉自家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參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　佛鑑勤

河目海口釘觜鐵舌雞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　佛性永

增收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出　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無準範

增收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宇門統言作師曰還我草鞋錢

來　雪竇云洎被打破蔡州　圓悟云爛泥裏有硬刺　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鈎來幾乎掣斷竿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　石溪月

增收　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焰落寒灰　投子青

增收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閒把君王玉笛吹　圓悟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懶菴樞

增收　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懶菴樞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雙劒定雌雄　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且道譊訛在什麼處　徑山杲云一人向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是未免有些譊訛　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麤　建隆原

穩密田地神通游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霆不停聲　圓悟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却劒釣魚船上謝三郎　僧鑑

增收　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　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頌曰

暴被曾郎搊著胷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　竹屋簡

增收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　頌曰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令那邊渾不許人行　虛堂愚

增收　鼓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五燈會元於此偈下曰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頌曰

國師樣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illegible]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illegible]　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　五燈會元與傳燈異乃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

私門　頌曰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
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眞假
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雪竇顯

青山岌岌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大成遂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眞逐妄掩關雲門
秋江月亮老倒翠巖眉在眼上　死心新

續收金鎚血色透雲袍閫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
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鼇　南堂興

天魔謗佛桀犬吠堯巍巍大人聖德可昭　蒙菴岳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
木欲來火裏透金塵　伊華權

發言先要心無愧爲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
者從朝至暮錯商量　[illegible]

太原孚上座　[illegible]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
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如今生也汝道在
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
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測乃毆之
一拳　頌曰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脉藏身句
鼓山雖見機未免撐門戶搖扇太原孚播弄閒家具
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　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直下渾
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
一念八千年　圓悟勤

續收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
鼻孔叢林千古笑嘻嘻　正堂辯

增收孚上座參雪峯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
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
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　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
羸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南印信

雪峯集衆待孚公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
忤公案從來是幾重　本覺

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
便下去觸忤和尚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
壑與塡溝　月堂昌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犍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
尚雪上無端又著霜　枰巖玉

增收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
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
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某甲素
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
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
曰請座主更說一徧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
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
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秖是說得
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
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
是座主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
鼓角聲忽契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
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
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
孔搖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
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宮商至今夜夜維陽
客空聽樓頭聲斷腸　本覺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
今海棠枝上月猶明　懶菴福

增收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
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
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
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蹄香草細餐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虎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
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
勘過遂趂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
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
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官失殿去也
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
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
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却有鄉情在　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反頭上楮冠斜　絕象鑒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亂紅飛　竹屋簡　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雲門宗主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嗣雪峯　示衆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已
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頌
曰

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雪竇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廚庫長相

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十五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磕著廚庫三門金烏照不
破玉兎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爲天地根　僧
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跡滅迹不立
鎖鉢誰爲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
龍明月珠　圓悟
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柱
地同聚墨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　正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
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蘇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實秘在
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慶
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
自看　雪竇顯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芳叢
下不覺呵呵咲幾回　白雲端
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
瀟湘岸　鴻山秀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
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佛鑑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揮天燥地堆山積嶽撥破面門
亏蓋色騎聲截斷羅籠芍解粘去縛罷却千戈百草
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圓悟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蹉踏放過一著　慧
隱隱烟村閙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
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隨菴
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
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頌

曰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暴暴空生巖畔花狼籍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雪竇顯
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
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雨裏月上謝家樓
　蒲菴信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
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兎金烏如轉轂
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鼓山珪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匝不須特地覓幽玄只
管鉢盂兩度濕　雪竇顯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餡
頭　頌曰
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
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十方二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曲調無人
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慈受深
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已彰擊電光中分皂白海潮音
裏辨宮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弩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千牽詰愛我高吟落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
力荊棘林中優鉢華　徑山杲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
時打刀須是并州鐵　雪竇顯
撲落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撞頭失
却舊時路拈篤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成富千
人萬人恁麼去　月堂昌
頻超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巖下
寺月明人喚渡頭船　雪竇顯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
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頌曰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
山圓明大師剗去顧字謂之抽顧龔林目雲門
頤鑒咦有抽顧頌
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還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計
策到頭於此也難施　月堂昌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　真淨文
韶陽一鑒生錢餕餡直下咬破莫怪相賺　鼓山珪
雲門抽顧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
不動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彌陀三兩聲追薦東村李
翁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健福田院裏貧兒呼喚
乞與我一文大光錢　五祖戒
韶陽爲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
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曲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
讀書　五祖戒作門前讀書人報休　頌曰
聚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
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慈受深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偏嘗讀書人若
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千牽詰愛我高吟落
韻詩　覺庵元
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沒階趨進冀如也　佛慧泉
讀書人報來道任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
也　天目體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山　頌曰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大塔祚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東京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鬬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楊無為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進初機切在諦觀　黃檗勝

匡眞不惜兩莖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走會相依　三祖宗

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佛鑑勤

[illegible]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拔千言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只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潺潺　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第二句　月林[illegible]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肝若於句裏求宗旨墮在差峩疊嶂間　退耕寧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清原下第六世之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頌曰

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爲人多見不精巧妙妄陳心意
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
地生　汾陽頌

老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鉤
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雪竇頌

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鷓鴣戀西秦
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天衣懷

要透龍門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
便且向桃花浪裏看　佛印元

人問透法身隨宜爲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盛聲
　　古尊宿

北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攢
春雨霏霏潤秋風颯颯寒見嶮牽白象詞謹入大安
　　汾陽頌

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
子直至如今漏度量　上關頌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欲識藏身
處拈起簸箕別處春　李雄頌

雲門透法身從此沒踪親盡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身宇宙撥破須彌　甘露頌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
貴等閑不奈幞頭何　白雲端頌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
夜莫認文星作斗牛　照覺總頌

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真淨文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輾底流今
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三聖頌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大清猿鳥自啼山自
寂水流巖下響泠泠　草堂青頌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出空如
水利利塵塵總一般　佛鑑頌

何事文星與北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作月明　五祖演頌

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尺轉十中藏禪家不格天師
訣也解交乾步踏罡　真淨文頌

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
　　路行和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
　　楚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盡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
咲屈指禮頭月半天　普雲圓頌

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
吟　五祖演頌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
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頌

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鐵大白鷂子不戀舊時窠
　　總管沈

飽粥飽飯一味夠夠早眠晏起何待封侯　興平舉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
月自與桃源一派通　關首座頌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著錦襠多少病猫食死
鼠日中檯首眼無光　東山空頌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破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天王禮

北斗裏藏身虛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
　　瑞州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錢鎚重下楔閒浮樹下咲呵呵
昨夜驪龍拘角折別別部陽老人得一橛　雪竇頌

對一說遼天鶴萬重雲只一突部陽老部陽老南北
東西無處討　世覺頌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
後添生鐵　五祖演頌

對一說何卓絕冒塞虛空一團錢飢來不顧飯如雷
箇箇聚頭爭嚙齕　龍門遠頌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
牛吞却月　佛性泰頌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
　　楚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盡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
咲屈指禮頭月半天　普雲圓頌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援援勿勿水裏月　雪竇頌

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　玉泉皓頌

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把天機泄罔海九州徒聚聚

飛出龍宮鑽螳穴　野軒通
結成敗是賊識賊以楔出楔烏迹空雲鏡像水月教見師
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鰕鰍倒一說等閑翻
却狐狸穴　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
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
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視長者子
雪竇顯
明打三千未爲多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裏飯兮桶裏
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白雲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于拳向嶽石川赴海更無一法
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子璿首楞嚴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杓聽將來笊籬無耳二月三月
花開時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
裏水　慧堂集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擬思便落二三
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
與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
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門眼中者僧身裏裡合起來
天童覺

由南山起雲北山雨　黃龍南
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
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大慧杲
臘月二十五時驟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填井處　真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尊欲會箇中意先天爲心祖
超悟通
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
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圓通秀
雲門曲調格何高尊使愁人不奈何明月清風無價
數一時分付與仙陀　長蘆賾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旦今古刹刹觀音妙智
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靈石如
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開舉著笑殺洛陽
人　訥堂思
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彈淳音超太古
明眼衲僧休莽鹵　宗鑑編
雲門一曲徹驪徹滑露雪千峯寒梅破萼啐啄公子
風流鳴木鐸　松源岳
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
無處藏聖著磕著埋沒你　月堂昌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
倒地至今猶未起　無庵全
雨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肚庵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
五燈會元作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已且緘紙頌
曰
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佛慧泉
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帶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圓悟勤
村歌社舞那伽定疥狗泥豬清淨身透徹根塵無
佛法優曇花現十洲春　秀巖璣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
掃盡浮雲月照壁　神宇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
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掣披離見也麼餬餅裡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譏訛　雪竇顯
天皇嗏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潭喬吞無人敢咬破
始自韶陽粘出來爲貽其福却貽災當時病本無人
削迄至而今成禍胎　工嚴恭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餐湖南展鉢新羅
咬大食波斯索渡船　元明圓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
海東船子過新羅　法華悅
雲門餬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餬木一任帶刀
眠誰問西來闊達磨　白雲端
超佛越祖之談說面相呈誰領不知箇過新羅動地

開爭餬餅　真淨文
韶陽餬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
議回頭識取自家珍　雲居舜
鶖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劃用鉛刀　道場如
堪悲堪笑老韶陽餬餅拈來樣鼻香蝤的若知滋味
者不勝滿面負慚惶　文殊道
作家手段不隨流餬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
祖到頭不換飽齁齁　黃龍震
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流看不穿若是孔門真祭

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僧應瑋

（續燈）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鐵作牙關往（聯燈）往麤囵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麤一般踏著（雲門）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韶陽）超談餬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林泉）盡古松方見歲寒枝　林泉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佛鑑）上行　頌曰

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眞淨）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恩力言外度迷情

諸佛東山水上行檀頭舉步落漭坑誰知獨足拖泥（雲門）水不薦回途十萬程　雲門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大洪）

（續燈）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灌堂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皂壁上畫枯松後園驅啄木（慈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腳拖沙路爛醉和衣倒　慈明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寶峯）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做雲中（石庵）拍一曲涼州恰二更　石庵

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誰記一箇字才子競頭爭（華嚴）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誰記一箇字才子競頭爭（華嚴）諸佛出身處千般說度量東山行水上眨眼過扶桑（荊叟）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從教同一舌　佛鑑勤

（續燈）韶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鉄堪笑韓盧不奈何狺狺（聯燈）悉恨天邊月　韶陽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松源）

問處分明答處新半同含笑半同瞋君看陌上三三（東山）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東山

（續燈）韶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鉄堪笑韓盧不奈何狺狺（聯燈）悉恨天邊月　韶陽

雲門大作師子吼喪孔得牛邊不知失却口（雲門）金剛寶劍倒拔（慈明）

雲門小廝兒大作師子吼（松源）

孤箇乾屎橛雲門太饒舌喪盡目前機虛空迸出血（壽巷）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雲門）頌曰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颼颼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蓑蓑　正覺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機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泉大道

問禪答旨答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雲門）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雲門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已面前山子衲行處處（佛鑑）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人平）者目對慈顏似等閑　人平古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錐爭得親言出親舌　佛燈珣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對面隔西天（鼓山）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楊順

問處分明答處新半同含笑半同瞋君看陌上三三（東山）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東山

（續燈）皮毛脫落盡惟有眞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木庵

寂寂寥寥空索索徧界紛紛黃葉落盡西南北絕邊（東山）欄萬里長天飛一鶚　東山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孫無豹變等閒落在草窠中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頌曰

不生一念豈通宗眞僞分於一句中築著眼花兼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滿山聰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嶮峻路行難競向海門遙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葉縣南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赬尾平生事剛被平人把釣竿　楊岐會

須彌山寒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白雲守

萬仞峯前立太平須臾眼落懸崖通身不犯毫毛

者天上人間不敢埋　保寧勇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藜林如今競逐須彌
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陀波利
不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錐　真淨文
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穿耳撗眉
過南海波斯仰面看　臨濟總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
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地藏恩
一念沉沉過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兎金烏
忽宮數巡遊落半途　張無盡
魏魏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徒縱使神通不離言
會却來當面受塗糊　徑山杲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一波纔動衆波隨旧没塵寰幾箇知突兀須彌橫宇
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蹉山如
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臠肉口唇兩片皮雲
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天童覺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須
彌山一念不生何處尋金剛寶劍當頭截　圓悟勤
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著眼看拈一縷綵輕絆
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木庵
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古錐　松源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頌曰
花藥欄莫顛預星在秤芍不在盤便與慶太無端金
毛師子大家看　雪竇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
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林木成
是處三春花藥闌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葉應難
會牙爪分明子細觀　雲溪某
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
金盞　古庵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刺劒須彌山誰將玉箇傳虛
悠吹過虛棄明月彎　佛智
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相瞞有誰得意春
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　定轩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
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頌
出著眼看時鷂子飛　正覺逸
敏土揚塵無避處將門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
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白雲端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爨返魂香我道伊橋塗毒鼓
天童覺
重開金鎖不用鑰起舌根不動韶陽已知　興化
椎鑼擂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
便順風相送下楊州　祖稚顒
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
爲誰虛空爲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舂肉甜瓜
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　應菴華
手換風雷吼星移海嶽岳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風穴云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
行踏著草鞋亦脚走　佛慧泉
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游山翫水須究宗旨莫作等閑游山翫水　楊無爲
杖藜林下步舞莫慢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
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祖稚顒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髮欲霜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開福寧
游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跋師三
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蹉山仁
游山翫水萬萬千千執透韶陽語中帶玄　蹉山仁
頂上有來眞箇瞎輝天燄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
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白雲端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識是非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
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若非師子
子一場閑夢過瀟湘　圓通偉
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
百五　楊無爲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親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眞彌勒却向靈山問世尊　暗堂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譬　頌曰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眞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秋夜來霧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秀

續牧白牯問狸奴虛空鬪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　頌曰

響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眞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秋夜來霧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秀

續牧白牯問狸奴虛空鬪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　頌曰

響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眞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秋夜來霧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秀

續牧白牯問狸奴虛空鬪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　頌曰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劒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劒客如何也覩人攜手向南奔　北塔祐

吹毛寶劒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秀

續牧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頌曰

誰謂吹毛劒雲門觜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炯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寂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圓悟勤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劒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劒客如何也覩人攜手向南奔　北塔祐

吹毛寶劒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秀

續牧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頌曰

誰謂吹毛劒雲門觜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炯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寂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圓悟勤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劒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劒客如何也覩人攜手向南奔　北塔祐

吹毛寶劒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秀

續牧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頌曰

誰謂吹毛劒雲門觜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炯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寂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圓悟勤

續牧盡却命根方可關門一挨一拶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幾幾　月堂昌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所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湛堂深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頌曰

藥忌由來鑒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九峰白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墮羣邪未語已前誰辨得的泊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恥數如麻　北塔祐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門門不造車通途自窒礙錯錯身孔遼天亦窄却　雪竇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爲君分別　三聖融

續牧被裏出指水中露背屈指眼開搥胸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銀生鉢　中峰本

太誵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裏中意言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雪竇顯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頌曰

被裏出指水中露背屈指眼開搥胸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銀生鉢　中峰本

太誵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裏中意言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雪竇顯

雲門因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墮也　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倘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綵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話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雪竇顯

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眼趙璧連城一道歸　見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松源岳

當的帝都丁伊愛乙噎嚶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　佛鑑勤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瑯琊覺

續牧雲門普請搬柴擊爐見僧遂拋下一片柴曰一

剛眼趙璧連城一道歸　見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松源岳

當的帝都丁伊愛乙噎嚶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　佛鑑勤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瑯琊覺

續牧雲門普請搬柴擊爐見僧遂拋下一片柴曰一

大藏教只說箇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慈受深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慈受深

源眨得眼來還蹉過錯錯門門不造車通途自窒礙　斷橋倫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佛鑑泰

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佛鑑泰

一大藏教說箇箇雲門飜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斷橋倫

大藏教只說箇箇雲門飜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斷橋倫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慈受深

源眨得眼來還蹉過錯錯門門不造車通途自窒礙　斷橋倫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佛鑑泰

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佛鑑泰

一大藏教說箇箇雲門飜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斷橋倫

漏萬象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黑那是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針眼魚吞大千界纖塵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天童覺

漏萬象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黑那是華頂是天台　圓悟勤

針眼魚吞大千界纖塵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天童覺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誦堂定

續牧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養翁老熟慣風波棹柁不施船放溜　天童覺

夏末秋初萬萬千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鋒頭身墮與奪雙行定是非　圓悟勤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誦堂定

續牧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養翁老熟慣風波棹柁不施船放溜　天童覺

夏末秋初萬萬千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鋒頭身墮與奪雙行定是非　圓悟勤

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薰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典　三

韶陽機鋒迅雷霹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

未識雲門向上機秖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增收雲門問新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跬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乃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為山爭一貫徒勞賓主各無功

增收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本覺一

增收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水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　虎堂愚

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騷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倫

增收雲門示衆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縚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縚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僧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雲[illegible]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天童覺

油然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咲呵呵燈籠超佛祖中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知何處去　[illegible]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踏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兮戴帽子脚踏地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佛[illegible]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酒下第八世之餘

增收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底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頌曰

終朝噇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慈受深

增收雲門示衆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　虛堂愚

增收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卍菴顏爲廬山圓通西堂爲衆入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胷曰佛亦是塵復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平有幾人　楊無爲

增收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雲覆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雪竇顯

養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鑑懃

衲僧拄杖子爲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　投子舒

增收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劄　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劄陽鳴奮羽翰蛟龍縮鱗鬣爲是時節爲是佛法一箭兩垛謾猜量眼裏瞳人眉搭颯　佛智裕

雲門這一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坡明

增收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險師云放過一著　雪竇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鼇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　月堂昌

增收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頌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掛高臺碧油幢下呵呵咲青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綉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覿面當機如激電寒山撫掌咲咍咍　拙菴光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鐵化爲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昌

增收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鼓山珪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鶻何曾逐臭來　無菴全

鐘聲披起鬱多羅信手拈來不在多堪咲當年明上座狼忙馳逐太奔波　率菴琮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著無明發買來餬餅是饅頭苦哉觀世音菩薩　笑菴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　無門開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頌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柂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絕象鑒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　竹屋簡

增收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頌曰

百尺竿頭弄嶮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松源吾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　頌曰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一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榼在手　頌曰

手中一榼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咚

增收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爲甚麼會不得師曰秖守會不得　頌曰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智門作

增收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或作

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爲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授子青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增收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觜鳥說禪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　頌曰

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喧喧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增收雲門拈起餬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

頌曰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　龍華本

增收雲門齋次拈起匙筯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爲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爲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垛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　頌曰

拈來匙筯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曾莫顧熟謾都爲不惺惺　本覺一

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　頌曰

老倒雲門强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飢　鐵山仁

增收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頌曰

作家慣戰不齋糧奪鼓攙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思仁義勝剛强　尼無著

增收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頌曰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鼓山珪

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徑山杲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　懶菴樞

膽逐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　孤峯源

增收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智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天童覺

雲門示衆曰讀經千卷紙上語　頌曰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或菴體

增收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〇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　頌曰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　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

如何委悉當知劍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 象相範

增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嗣大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頌曰

瑞露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觀綉毬 丹霞淳

增 京兆白雲普藏禪師 嗣大光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丹霞淳

增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嗣九峯 示衆曰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有僧問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如何 頌曰

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如何 頌曰

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有僧問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如何 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投子青

一梭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親睹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如何 頌曰

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教齒冷者餅乞粘著黏

雪竇顯

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正覺逸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劇難消白日到黃昏 雪峯

草庵爲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堦 虛堂曇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堆鄧人切忌學唐朱 無相範

增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 嗣九峯 問僧最近離什麼處曰離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 頌曰

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也師曰橫抱稚孩擬彰皇漏 頌曰

新羅激海南嶽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欵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徧不知回 雪竇

增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樓家風師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尊當爲何事師曰釘自有閑人施 頌曰

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坐看春回入燒痕 自得慧

增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頌曰

秘殿重圍曉尚寒丹墀苦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 丹霞淳

增 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師曰作歷生者麼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懶菴楷

樓上鳴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中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 無機惠

增 新羅泊巖和尚 五燈會元作新羅國百巖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牧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清口不能宣嶺

增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 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一切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 古塚不爲家

增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 嗣九峯 問僧最近離什麼處曰離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 頌曰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如何一句忘言盡外折角泥牛雪裏眠 貝葉牧不盡

增 新羅國大慧禪師 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祇要枝寸寸是實折得檀片片皆香 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擲靈苗花秀不知春 丹霞淳

增 杭州佛日和尚 嗣雲居 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一言山僧即去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僧即去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來師曰大衆有人歸去歸 頌曰

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茶去作務處搗茶磑作聲夾山回顧師曰聽茶三五椀意在鐵頭邊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

增 新羅國大慧禪師 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祇要枝寸寸是實折得檀片片皆香 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擲靈苗花秀不知春 丹霞淳

增 杭州佛日和尚 嗣雲居 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一言山僧即去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僧即去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來師曰大衆有人歸去歸 頌曰

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茶去作務處搗茶磑作聲夾山回顧師曰聽茶三五椀意在鐵頭邊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

箇顧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僧即去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處下往往事從閑話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

增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 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兒向

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猶
去摘玉花晚後鳳啣歸　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
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
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雪巖欽
增收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
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烟蘿
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夜深不向蘆灣
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增收歙州朱谿謙禪師　嗣雲居　韶國師到參次聞犬
咬靈鼠聲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
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曰
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話頭師休去　頌
曰
針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厮挨厮拶千戈中立
太平基凜凜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增收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
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著只有一人
太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慚愧
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冈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
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
出師呵呵大咲曰盤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別人手
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

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
親見　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鐵花開
方菴顯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
石溪月
增收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嗣雲居　僧問孤峯獨
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
孤峯獨宿　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
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丹霞淳
豁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幸菴琮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
不逢如何却是你逢　頌曰
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
幸菴琮
增收雲居簡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
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
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
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增收廬山歸宗懷禪師　嗣雲居　因僧問截水停輪時
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千尋竿上反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幸菴琮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黐迷途夢裏爭唇
吻却憶隨他去一回　夢菴信
增收新羅雲住和尚　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
曰文殊聳耳　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軒
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增收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何是西
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
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淳
增收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
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
豐儉　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衣喫飯隨豐
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淳
增收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嗣曹山　拈枕子示僧曰一
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
作甚麼師拈起枕子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
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　頌
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明山英
金峯窠裏絕譏訛枕子拈來會也麼回鴈一聲春夢
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菴顯
渾崙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窠窟
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石溪月
增收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
師下禪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
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
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　頌曰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
子海天飛去不成羣　西巖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

虎縱饒沒狀亦徒爲　石溪月

增枚 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　頌曰

金峯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菴嚴

增枚 金峯見僧道者來擎起經作覩衣勢以目視之僧提擎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尚作麼生會師曰龍起滄海虎出林巒直下來也忽著眼看　石溪月

增枚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晝寢大敗　頌曰

漢　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事贏馬金銷頓懶看　丹霞淳

增枚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　僧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晝寢大敗　頌曰

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晝山　頌曰

日曉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覩無窠無端石馬潭中遍驚起泥龍翻海潮　投子青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花落溪　慧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妝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石溪月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嘯風寒逢覩之十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馳藥延齡何用九還丹　李蕃倫

增枚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秖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師曰秖如鑊湯爐炭裏回避時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頌曰

到　頌曰

昆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脩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月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林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却頂門三隻眼饑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逸

增枚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問踈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晶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晶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頌曰

三脚蟾龜亢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昆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脩然無異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訛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頌曰

到　頌曰

昆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脩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月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林禪鏡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頌曰

目連求佛覓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普落示人天　大洪遂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訛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頌曰

三脚蟾龜亢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昆崙片玉山光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涼兎懷胎月未知　月霞淳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頌曰

目連求佛覓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普落示人天　大洪遂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出門徧界無知己大戶豈畔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有君天明月願爲鄰　丹霞淳

增枚 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懊懼　頌曰

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懊懼問滴水滴凍時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鷺鴛群雁避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　大洪遂

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

在衆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禮師住護國　御讀　國遠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彈　大洪遂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身不卹留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秀巖珪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說訛不說訛唵蘇嚧悉哩薩婆訶　佛性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脈欲議一貫兩箇五百　干水德

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猴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
林老禪客　楊無爲
無情由隔若爲通綠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
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白雲端
報慈一隔佛祖命脈放去收來聖凡罔測　開福寧
隔青天無雲雨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
隱陀客　大中隆
江南船海南舶把梶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
徹手到家頭已白　大洪遂
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裏安
彌勒　石門玠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　僧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
穩免事君王寵辱驚　丹霞淳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
鐘　頌曰
及明廉外月腰纏騎象棚身轉實鐘洪韻上騰三界
外雙夫何事輕猶濃　丹霞淳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初參洛浦問
一滴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語水
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麟龍亦如前問龍
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頌
曰
金烏玉兎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
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丹霞淳
移舟會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要會一滴初未
發木人半夜好同參　本覺

滴滴一脈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
月漁翁撥棹宿汀洲　明福
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
東看　頌曰
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
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
森羅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不奈何堪咲牧童誰問
路一聲長笛過前坡
不勞斤斧弄巧成拙壞衲通身頭髭若雪著雙破草
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滴前事如何說
法雲秀
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瘢直指西來親切
意石羊頭子向東看　照覺總
徹底雲收華岳巖嶸峻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
徹底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
注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南獻一前第七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嗣南院　師在郢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浪却嗟蝸步驟泥沙陂住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頌曰

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雪竇顯

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illegible]

續牧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顎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衝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天童覺

全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閒活捉盧陂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閫外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　[illegible]

一句猶如劈箭機纔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許當年牧主知　簡翁敬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擊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　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　雪竇顯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白雲端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泰高名勛業兩難泯　天童覺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水瘦山空　樣秋

增附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獨蚤出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欽

[illegible]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竹屋簡

增牧　風穴參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恐臨機不見師師便省　頌曰

有喝端如探竿草無師血脈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illegible]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曰

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咲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雲塢入斜陽　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寶峯明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楊州　鼓山珪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秘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徑山杲

續牧　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佛鑑懃

[illegible]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　無門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頌曰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莫怪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慈明圓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鈎火裏牽拽近不能推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道吾真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怪玄沙不出嶺他家元是釣魚船　雲峯悅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真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天　雲溪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上方益

續牧　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東山[illegible]

杖林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柱天羅寫元來諱空
手起家消息在荒田 或卷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
馬郎婦 頌曰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
影孰云斫水不成痕 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鷄早報五更春 廣山主

截鐵之機安可測頓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
逐錯認查梨作乳梨 海印信

何年嫁事馬家郎鳳枕同歡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張無盡

增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郎堪笑金沙灘
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卷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
照 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寒窗天未
曉更須所願望扶桑 保寧勇

增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
曰紅霞籠玉像擁幛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
也師曰和尚低聲 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
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投子青

增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關簾靜簷榴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謁
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投子青

增風穴因僧問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聲問白鷗 頌曰

禁殿重闈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
迥嶺莫猿啼孤月隨 投子青

增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
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
客猶把南針定所歸 石林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嗣潙山一日天寒上堂衆
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
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
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 頌曰

古嚴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未聞三拄杖一時趂下
手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汝州龍牛橋安禪師號鐵湖嗣南院向火次因鐘
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起撥開火
鐘擬議師召曰司徒司徒鐘忽有省 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還生死火寒灰解
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人還悟 佛鑑懃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日午打三更 佛鑑懃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證悟謙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慕面驅秖向此間能穩
坐任教門外雪盈衢 冶父川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嗑睡來却笑明招閑實
力無端兩處強差排 或山居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日午不知
去日出東方夜落西 開極雲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嗣仰
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頌曰

臭烏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鵝鵝總不知
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雖荊
峪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子青

鄧州芭蕉山繼徹禪師 僧問有一人
不拾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援拽也無師曰不提
拽曰爲甚麼不援拽師曰林深鹿養不知獵 頌
曰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焰著塵埃火中閑步清涼
地幾許清閑最近催 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虎溪
鄧州黃龍山誨機禪師 嗣玄泉彥 僧問風恬浪
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頌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
客猶把南針定所歸 石林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嗣潙山
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
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
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 頌曰

古嚴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未聞三拄杖一時趂下
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到地盡知
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爲與塞喉喨須信黃
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 佛鑑懃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證悟謙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嗑睡來却笑明招閑實
力無端兩處強差排 或山居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日午不知
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冶父川

風前露出無瑕壁室內擎將如意珠兩度獻渠渠不
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泰

鵝鵝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鵝鵝總不知 懶庵需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
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石林茂

風頭稍硬無樓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醫世
愚設將毒藥當醍醐 東山源

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
人不落他家圈積裏 鹽橋儔

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一子被人擒其餘六子
簡沒尾巴 頌曰

無尾大蟲難傷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縛虎

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珪
第七於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棄林悱悱爭唇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信通開火裏花
福州地藏桂琛禪師　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什麼作三界　頌曰
百田博飯喫言中讖辨的午後打齋鐘是今宵天色

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雲巖寂庵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古佛
宗說般般盡強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收　大章登
種田博飯有來由覓見區區向外求真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因

子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花天上人間不可加　佛鑑懃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地藏說月日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道來又道雲動師曰何誰罪過　頌曰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草堂清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何曾姓李　斷橋倫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頌曰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槍堪笑路達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驅珠盡擊碎不掌
碎增瑕翻固有意章三千條罪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海行人脫衲杖頭擔　地藏恩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佛鑑懃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南堂興
雲散鴈輪清烟收岳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京光府天寧珣
山花如錦水如藍覩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鄽大道景物最幽妍澗水山花恁麼傳不遇陋巷莫能收　頌曰
鳳凰光長在劫壺先　天目禮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染塵洞中春色異人間　無準範
襄州白馬山行鑑禪師　僧白兆圓
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頌曰
九重深審視龍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理盡歸臣相爭輪王不戴寶花冠　丹霞淳
鼎州薦福思禪師　嗣襄國琛

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聞曰修證即不成　頌曰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人天盡聽玉琳琳　大慧杲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古騰今徧九垓　白雲端
洪州同安志禪師　僧問二機不到底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何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揆標的即乖　頌曰
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頌曰
道遶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瓦西曛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丹霞淳

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不合聖人上來
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何後不迷又問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揆標的即乖　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事句後聲前會即差　雪巖欽
襄州廣德義禪師　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丹霞淳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劍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　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青獨步躡金蓮千峯壘上猶霜雪肯穿　丹霞淳
襄州廣德周禪師　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豎又橫又無曰豎橫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又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

到莫向深村草裏蹲　虔臺愚

（增）（收）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僧問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如何是實際理地　石門云請和尚離却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

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頌曰

如何進步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

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僧）（寶）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

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

福窮時相炒餓相煎　（明）（山）（聖）（要）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

會東村王老夜燒錢　（僧）（寶）（正）（續）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磨粉口中相招神引鬼成妖

怪三脚驢子腹一大　（地）（藏）（品）（經）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閒神滿目前休更迷人惹災

殃謝家人不住漁船　（上）（堂）（大）（衆）（及）

（續）（收）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儘頭禮總拳手把名香

（僧）（寶）（正）（續）

不食葷人隨分過此身藏得樂天真忽客教外別傳

句未免燒錢引鬼神　（官）（子）（藏）（經）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　（退）（耕）（錄）

（增）（收）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

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頌曰

瑞草衆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翛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爲報芒童不用鞭　（井）（觀）（律）（師）（靈）（泉）（仁）

（增）（收）郢州太陽慧堅禪師　因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　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

處石女多言爭奈何　（楚）（石）（梵）（琦）（圓）（通）

玄旨玄旨壁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

引鬼　（楊）（無）（爲）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

貫不濟飢寒不濟貧　（普）（足）（無）（盡）

（增）（收）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　上堂大衆及

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祖三人呵

呵大咲若識此人茶飯不暇　頌曰

雙盲入暗路嶇嶇日落栖高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

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亂離道因

牧把斷襟喉風磨雲杖水冷天秋錦鱗莫調無滋味

（明）（山）（聖）（要）

釣盡滄浪月一鈎　（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兎晝眠雲母

地金烏夜宿不前枝　（僧）（寶）（正）（續）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　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頌曰

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倘儻無纖

隔祖道汪洋得旨歸　（明）（山）（聖）（要）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玆八駿追風

急空望悠悠脚下塵　（佛）（性）（泰）

好箇明眼人落井衆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

三臺　冶父川

巴陵一句子對面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

（月）（菴）（果）

誰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落井

（月）（林）（觀）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林）（翁）（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

著月　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

碧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散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巖）（欽）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四海蠢來歸貢

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名模長因塞北烟塵

忘記得江南嘯鵙鳩　（長）（靈）（卓）

（增）（收）脫（一）邊城戍役身却來倫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

聲語不覺傍他貌事人　（昭）（慧）（真）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

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西）（竇）（顯）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

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海）（印）（信）

人天會上分細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

類好教齊向此中歸　（保）（寧）（勇）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

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佛）（性）（泰）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龍門三級浪死水自眼腮

西天今嚴此土還別　（佛）（性）（泰）

（續）（收）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清風

語不邪笑不來抽鋪設巧安川湖將板相野老舞

吹落楊花硬如鐵　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鷂寒上樹鴨寒下水　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几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鳥帶月收　投子青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仰山寂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能宣九年面壁徒瞌睡休瞌睡上是天竺下是地　智門祚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　雪堂華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雪竇顯
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廻娥相對舞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　法燈泰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鷺嶺費分疎少林提不起千峯寒色露全機貶上眉毛千萬里　芙蓉楷
雞作荅鷹拏驚鼻鴨爲金翅作獰龍空王以此弄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雪竇顯
般若啓柔禪師　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土以何爲驗師曰新羅人草鞋　頌曰
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假使蠟人似冰結當甚新羅人草鞋　投子青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亦安樂　雪竇顯
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曰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耕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雪竇顯
香林無雜木一一是旃檀野火忽然發山貓大地寬祖意報爾曾坐久自成勞　明招謙
禪家流何太錯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卽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　雪竇顯
絕消息處提來有形影中走却只因懶問兒孫要把禰衫反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　月堂昌
無限行人認白毫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天寬地寬與地寬　香林澄遠
山　頌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雪竇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腳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卻門關　雲居元
僧問衣下事師咨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　玄沙備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爲主師曰看看臘月盡　頌曰
紡毬拋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圓真箇要行劒刃事更須再見老雲門　雲門偃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荅處有來由箇中若也無人會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白楊順
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鐵裏泥團　同安志
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事若爲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困卽長伸兩脚眠　白楊順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鑑　頌曰
偉哉臘月火燒山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推檜　大慈寰
臘月燒山對面熱謾管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沙裏求油實可憐　石窓恭
香林臘月火燒山鐵眼銅睛見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觸髏乾　投子青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實入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　雲門偃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咲連延曾未息眉毛焦赤面皮乾　天童淨
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鬧裏果然輕踏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香林澄遠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笊著臉著徹骨毛寒　雲門偃
臘月火燒山天寬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鬻心肝無人會　南泉普願
臘月燒山有甚相喚漆桶不快休要胡鑽　雲門偃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耳裏種田　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鐘植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樓上九天　無著文喜

眼中滴血　懶菴需

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撲撲滅自然不辨東西免得

證龜成鱉　退菴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餘　南嶽下後第七世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嗣雲門門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槎度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南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曰江西湖南便住歷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接物利生不欲住有人烟處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下頓省　五燈會元　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麼處師曰槎度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

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日放汝二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住庵但與一粒米一莖菜隨得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笊籬子脫却鐵鉗子教伊施設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柳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頌曰

南嶽下後第七世

轉關被雲門三頓謾　文殊道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浪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龍門遠

見兎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圖富貴放三頓收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頌曰

棒尚遲疑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脚機關外明　圓悟勤

衲僧猶不會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正眼覷　集相義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蠅一念機生筋骨露徒勞更有定盤星　北禪智

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展人皆取贈衆食賀新正鉄錢三五百　福嚴雅

金烏急玉兎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敲聾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投子青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顛預不記時昨夜鳥回沙窠冷帶霜梧葉又披披舊本作嚴展吹疑月中披火麻皮子若何分展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咲舊枝春　法昌遇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今歲又還他　浮山遠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　大愚芝

如何是佛麻三斤　咄大地茫茫秋殺人　投子青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釣雲外鳥防弓　野軒清

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噪寒鴉　海印信

同袍參學問通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爲說三斤麻最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機奈緣鍼業有踈親子今更爲重秤過帶吒太子析全身　道吾真

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參拳問要津因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　雲峯悅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佛慧泉

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　白雲端

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尋言空摸索　雲蓋智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請世事買鞋須是大光錢　三祖宗

尺璧未爲重片言不可輕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地藏恩

南天地暖北天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兼翠竹任他千古往來看　草堂清

洞山的的麻三斤明月堂前贈若人碧眼龐眉纔聚首又隨雲雨暗驚神　長靈卓

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啼得血流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張無盡

十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爐全一點丁眼睛定動面皮焦　南華昌

馮鴿一聲千里飛鑽天鷂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鳥爲瑞爲祥自有時　龍門遠

洞山麻三斤眞鍮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畫天神　琅琊覺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慈受深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文殊院

洞山佛話三斤麻縛殺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

還江城五月落梅花　石巖明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會非展事投機豈是
預慵待痒點鐵成金舉直錯枉一箭鵰一雙一摑血
一掌君不見踈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圓悟勤
驢尾猪頭牛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
尺從來雨下階頭濕　玉泉璉
洞山老勿踈親答佛法麻三斤無而月得人憎見得
徹賺殺人　妙峯善
水斬流山突兀爲君放出遼天鶴擬欲風前驟鳥時
裡眸已是成窠窟非窠窟咄咄咄　塗毒策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搥無油
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
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翠巖真
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
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
眼始得秖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
在甚麼處　頌曰
只要拔楔抽釘爲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
縢蛇繞脚　鼓山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錯舉　徑山杲
展事無回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
南巖勝

金陵奉先深禪師　同明和尚到淮河見雲門
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
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擅入網
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明卽金陵
清涼智明禪師諸家語錄作深明二上座　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鐵壁銀山臨不驚明老三更方警

地任教千嶂碧層層　大潙智
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
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鼓山珪
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
者依然點額在波瀾　徑山杲
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莫
入去　冶父川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雲門古卷主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咱啄臨濟權寄廬德山頓箠棄截斷
佛祖機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撩天鼻孔
都穿却　松源岳
憨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
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
裏絮眞珠　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墨
跡

礪片雲自在看遷化　自得暉
六祖下第九世之一　南嶽下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嗣風穴
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
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
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頌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擡土揚塵尋不
見元來只在舊山前　文殊道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
國彷彿佛星河共一天　南華昇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咲騎驢覓驢
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鼓山珪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
識從今懶更出人前　徑山杲
阿家新婦最相憐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
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護國元

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
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道吾眞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帆風勢
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蹉蹉光未圓　京兆府天寧璉
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覩不見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保寧勇
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粘
出四方明眼若爲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
文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真淨文
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
去是人笑道阿家牽　佛國白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日如蓮更將羅袖相牽
挽一段風流徧人千　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咲效顰鄉舍
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天童覺
莫問新婦阿家免煩上路皮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
問門出入宿世寃家　五祖演

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
千　湛堂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裏尊常萬萬千誰在後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牧菴忠
婆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凝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
二出門方見化三千　簡堂曠

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家
家門前火把子　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後聽雞
嘿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聰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徧九垓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毬帽樣時裁　翠巖真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
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懃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
汝水東流　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直鉤
正覺逸

楚王城畔水東流逶迤曲折到滄洲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棄來帆浩莫窮謝客曉醒孤月
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佛慧泉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
炙
頌曰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洞山聰
風吹日炙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嚬鼻胡僧也皺眉　法華舉
日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役役知多
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巖真
風吹日炙橫臥荒草徧著毒氣全身便倒　天寧璉
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鏽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
事機動烟塵更是誰　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堆悒
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雲溪恭
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汾陽昭
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
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
速道　頌曰
竹篦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驀
得銀山鐵壁也光輝　照堂一
拈起竹篦子如何便到家祕魔若不會隨後却擊又
敲山珪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棄來帆浩莫窮謝客曉醒孤月
白閒吹一笛渡頭風　普融平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此菴元

黑漆竹篦非觸背大地山河俱粉碎咬人師子急反
身莫學韓盧逐塊　趙菴寅
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　卍菴顏

辯龍蛇眼定乾坤鑿鑿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無門開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　笑翁堆
拈起竹篦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無門開
野干鳴師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　虛堂愚

首山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
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
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即成聽漢所以道我若
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
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　頌曰
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
戶月到中宵不敢明　虛堂愚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
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案食一百五
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冰
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來往不易　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
說莫道常年不指陳　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
問遲也　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秖貪進步求名
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投子青

六祖下第九世之二　清源下第八世之一

法眼　增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　嗣羅漢琛　行脚次
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
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邐迤行脚去曰行
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
開悟　頌曰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
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
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天童覺
增收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
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
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
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
解　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
化莫向江南苦問津　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
江練靜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
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　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
於是悟入　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眞金若不爐中
鍛爭得將金喚作泥　汾陽昭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雪竇顯
巇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
往幾箇無鈴過得關　投子青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惠超禮拜進前又手思量
十萬迢迢　慈明圓
逆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僧生異
解認他虹虹作仙橋　天衣懷
當臺明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　佛印元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刀劒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二十後夜三
點閒坐閒眠雲散時　翠巖眞
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悞聽黃鸝作杜鵑　佛慧泉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見青天
草堂清
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便昇仙塵緣若有絲毫
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
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行山下
去果聞猿叫斷人腸　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殊可笑如今虞坂
上錯將駑馬作龍駒　普顯平
問佛如何答惠超秤鎚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鵰
落箭過新羅十萬遙　長靈卓
問佛云言是惠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進疑更向途中
覓重疊關山十萬遙　雲溪恭
覿面相呈見不難髑髏鑑覺尚顢頇巨靈擡手擘不
破始信從前踢突圞　南華昺
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相饒叢林萬古爲殃
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眞歇了

病遇良醫飢逢王僧書裏得鹽雪中送炭　圓悟勤
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超萬古石頭城下
水終歸大海作波濤　佛燈珣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浩難回
避發起乾坤那一苗　楚安方
續收　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
斗柄明朝烟柳不關春　正堂辯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
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遙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須揮劒
刃不然漁父便棲巢　覺鐵嘴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
一滴水　頌曰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
宿蘆花裏　楊無爲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
薦風濤鼓處有龍蟠　照覺總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白雲端
守株非得兎罔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
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
嶮未曾聞道失漁舟　草堂清
一滴曹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　佛燈珣
續收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
湧海濤生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
更　韶禪師
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
劒落盡髑髏人不知　別峯印

增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平
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向後
當爲國王所師敎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頌曰
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抽鵲雀空啾啾畢竟已千里
月窗虛

增敎 法眼因僧問承敎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
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 頌曰
沒踪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剎塵
逆會也處處普賢權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增敎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
麽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
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眯毛色而得馬雁綵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大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亳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麽生
會修曰亳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麽道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麽師兄作麽生師曰亳釐有差
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亳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清白不從聞 汾陽昭

增敎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師曰船來師曰船在甚
麽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
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頌曰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眯毛色而得馬雁綵絃而樂琴
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大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亳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麽生
會修曰亳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麽道又爭
得曰某甲只與麽師兄作麽生師曰亳釐有差
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亳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清白不從聞 汾陽昭

六問當時已太平太平繞久不知兵修公與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六因地倒覩面難識一
機今人却憶雲門老 正覺逸

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俙佛屈曲在烟嵐 保寧勇

金鱗欲化遭屯點額畢頭看湧波鬪嫂良笄未受風
高天地寒 佛慧泉

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機衡照不平斤兩重如是

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天童覺

增敎 法眼示衆曰識得發子四脚著地要起便起 在菴賢
識得發子四脚著地要起便起 在菴賢

增敎 法眼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舁去
片月還從海底生 泉田卿

增敎 法眼示衆曰識得發子天地懸殊 頌曰
得發子天地懸殊 本覺一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破痕 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泉田卿

增敎 法眼示衆曰識得發子天地懸殊 頌曰
得發子天地懸殊 本覺一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破痕 片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保寧勇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 泉田卿

今年曾出塔麽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
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眞覺道玄門難近
頭便是塔中人 雪竇宗

增敎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麽適來若聞如今不聞
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得發子天地懸殊 本覺一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底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 尼總著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
逐水流幾人覩到桃源裏 普覺充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骸瞎 天永慶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增敎 法眼問僧從什麽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今年曾出塔麽曰不出師曰去僧便去師却問
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頌曰
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眞覺道玄門難近
頭便是塔中人 雪竇宗

增敎 法眼聞齋魚問僧還聞麽適來若聞如今不聞
如今若聞適來不聞 頌曰
得發子天地懸殊 本覺一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底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 尼總著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
逐水流幾人覩到桃源裏 普覺充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骸瞎 天永慶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增敎 法眼問僧從什麽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透聲色即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朦眼耳忽然無夢
覺鶯吟燕語盡圓通 大洪遂

聲色本來唯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
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

聚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底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 尼總著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
逐水流幾人覩到桃源裏 普覺充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骸瞎 天永慶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增敎 法眼問僧從什麽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透聲色即不難 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朦眼耳忽然無夢
覺鶯吟燕語盡圓通 大洪遂

聲色本來唯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人識得其僧
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

聚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增敎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大衆曰
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底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 尼總著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
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
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 頌
清涼指出二僧捲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
逐水流幾人覩到桃源裏 普覺充

增敎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什麽人先到師曰不動
步者 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骸瞎 天永慶

增敎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頌曰
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增敎 法眼問僧從什麽處來僧云泗州來師曰大聖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嗣羅漢琛 住持時同
悟空法眼到地藏向火敘話次藏云今年方閒山

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藏竪兩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參此舊集所載按傳燈錄與此頗異乃云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臻極同辭至建陽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眼曰說什麼撥不撥不撥萬象却回地藏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藏曰汝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自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眼曰說什麼撥不撥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之餘　清源下第八世之餘

增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嗣同安志　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

虛空爲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獨髏驚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丹霞淳

增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言來苦怨誰　投子青

增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　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蒙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　丹霞淳

增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瑠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丹霞淳

增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　嗣護國遠　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怪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　笑翁堪

增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　嗣石門徹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未生時　洞山聰

增 鼎州文殊應眞禪師　嗣德山密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河九曲　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投子青

路窮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　木菴永

增 文殊眞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　頌曰

馳書纔去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投子青

增 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密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頌曰

等閒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眞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暗生瞋　投子青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嗣雙泉寬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　頌曰

踏著秤鎚硬似鐵懵懂禪和猶未嘗三冬嶺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峯悅

踏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　白雲端

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　京兆府天寧璉

續 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楊州　佛陀遜

增 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

高高峯頂飜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關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圓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巨靈捧手無多子擊破華山千萬重　即菴覺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復州北塔　嗣香林遠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頌曰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雪竇顯

蓮花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　白雲端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張無盡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慈受深

蓮花荷葉的須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地步青雲　長靈卓

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中　佛鑑懃

泥水未分紅菡萏雨餘先透碧波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歸根便斷當　佛燈珣

續 蓮花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回最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　佛心才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　丹霞淳

荷花荷葉爲君通問答還同箭在鋒靚面清香來不盡須知不在藕池中　本覺一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遥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太源岳
荷葉團團擎翠盖蓮花灼灼鬪紅粧馨香越格無人
厲又逐風風過野塘　雲棲頴
荷花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石田薰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兎子懷胎　頴曰
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　頴曰
一片虛凝絕情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
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竇顯
蚌含明月兎懷胎無眼禪人劈不開鐵眼銅睛何擬
擬三千里外笑咍咍　天童覺卓
蚌含明月秋波冷兎子懷胎夜魄寒皎皎清光成一
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佛鑑懃
機緣蚌含玄兎旨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高還
和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本覺一
玉兎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
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慈受深
增收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
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頴曰
路上忙忙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
畔拄杖頻挑日月輪　佛國白
踏破草鞋赤脚走衲僧到此無巢臼拄杖頭邊挑日
月九州四海任遨遊　真如喆
智門眞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
若拙用盡工夫參不徹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
裏釘橛　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千刹海夜沉
沉新出紅爐一點雪　南堂興二
踏破草鞋赤脚走曾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擊令
鐘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飲泱出人
前不覺衣穿露兩肘　最菴印
增收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奉先深不敍曰拈拄杖
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
乃曰爲它途路不得力看曰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
而逝　頴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忙
生剔起眉毛何處去　雪竇顯
增收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　頴曰
平地無端立話端楊氏婦人實作饒識得拄杖
子也是卦皮作信看　笑翁宗
汗漫學仙龍人言拄杖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
增收妙峯善著語云錯又與三角語子不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頴曰
妙峯三箇錯不是無病藥麗公贊策雖高半道木杓
增收汾陽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
十智同異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虛堂愚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
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
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
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
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
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失阿那
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
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
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
點得出着不佞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

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木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一喝頌曰

鬼角龜毛眼裏栽錢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老壁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蒐歸不得蒐歸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鼓山珪

正堂辨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或菴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　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學人家用心處師曰開市輒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閑看兒孫作業頌曰

輒毬開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忘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　野菴覺

襄州谷隱山蘊聰禪師　亦曰石門聰　亦曰慈照聰　嗣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虵龍筋力高聲叫　晚

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後精靈轉更多　頌曰

洞裏無雲別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慈照聰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教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無事義

臘月三十日眞人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雲衲慶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　嗣首山　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恍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帥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礪砂也山曰汝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駄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勤

六祖下第十世之餘　清源下第九世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嗣福嚴雅　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之門　重門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嗣文殊眞　常自負柴上山　增牧

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頌曰

了燈前更鼓夜遊遲　天目體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　頌曰

起挑不上箸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曉山姻

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衰一頭露地白牛欠乘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喚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牢固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滿地難收刀斧痕　石林肇

洞山聰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白雲端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　增牧

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錯行了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瞢　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馬無名只自慚長慶稜青讀

盡老來行一步　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　嗣智門祚　小衆門龍象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凡莫言無取則當機須是杵投針　草堂清

白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箇中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　普融平

北禪分歲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連忙擲下舊兜鍪　文殊道

北禪夜分歲特地巧安排維那出雙手線去又縫來田郎催拍板飽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　石菴玿

白牛烹了正點點皮角官中却要追將下帽簷輪納

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
有異　頌曰
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鍮石又如金自慚識性多庸
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佛鑑懃
增收雪竇示衆曰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
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
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
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
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
劫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清虛
境誰解陵空上帝關　圭堂居士
增收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是
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
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頌曰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
者紛紛空買洞庭舟　虛堂愚
增收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
載得月明歸　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釣遲誰知雪老垂綸
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白雲端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
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
曰
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鄱陽吹暖
律巖花應不待春和　楊無爲
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箇中端的
旨休將鶴唳作鶯聲　本覺一
增收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
上爲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頌曰
一枝枯草强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
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白雲端
增收雪竇頌革轍二門曰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
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　德雲閑古錐幾下
妙峯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塡井　祖佛未生
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　宛
轉復宛轉眞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
箭　頌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畊斗室危坐半窓
凍日熙熙　虛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葛蘆覃
增收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
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　肯堂充
鋸解秤鎚油煎石磉兩手擎來有功者賞　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叅
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
下箇註脚乃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
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增收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士到院李問
云三教中那箇爲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曰有
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
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
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南堂典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　頌曰
狂狗趂塊瞎驢趂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南華昺
增收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

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淥水徒
長蕖　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
漢聽曉樵人逐鴈羣　投子青
增收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　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
軍萬里晴空飛一鶚　復菴封
增收潭州雲盖繼鵬禪師　嗣智門祚　初謁雙泉雅禪
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
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與
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箸便槭師豁然大
悟　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蓦然銕棒如風
疾失却從前眼裏花　白雲端
擊碎髑髏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拙　木菴永
增收相州天平從漪禪師　嗣清溪進　師到西院常自
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
默之師異日上法堂次院召從漪師舉首院曰
錯師進三兩步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適來兩
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師曰是從漪錯院
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
兩錯師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
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
過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
恁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
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
故話在　頌曰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
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雪竇顯

犯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級深泉
天平老太忽草爲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
裏無筋一世貧　圓悟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剛眼睛
槌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　佛鑑懃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費盡分踈
語半是思君半恨君　雲衲慶
（增）（收）郢州太陽警玄禪師　嗣梁山觀　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滿鋌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頌曰
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囚象無心黃帝
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丹霞淳
（增）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
這箇是吳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
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
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
此語上碑去在　頌曰
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
重回頭忽見太陽紅　投子青
眞空無相絕名模立底精兮畫底麤道即不辭難上
紙西天鬍子沒髭鬚　止泓鑑
（法眼）（增）（收）天台山德韶國師　嗣法眼　示衆曰青蘿貪緣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竚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
閒唯人自鬧　頌曰
等是垂慈爲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
剪狼藉春風又一回　竹屋簡
（增）（收）韶國師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
滿目青山　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爲親若言滿目青山
是認著還生眼裏塵　無隱鑒
（增）（收）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　嗣法眼　師問僧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猿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
望青山孤聳白雲低　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針未諳
鉢水刮膜再用金鎞雲瑣家山歸路絕回頭翻咲杜
鵑啼　肯堂充
（增）（附）雲居齊和尚法燈會中爲知藏燈一日謂師曰
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
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
道齊秖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
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
外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刹那
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大洪恩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它家自有兒孫
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本覺一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　嗣法眼　初問青峯如何
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
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
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
師曰某甲秖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
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
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端
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照覺總
丙丁求火問青峯回耐韓獹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
破一聲雷震化爲龍　大洪遂
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
物何必臨岐更問津　佛燈珣
（續）（收）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炎燎面門過現未來三
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　冶父川
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劍宗師奈若
何是君心丁意不過　卍菴顏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顏最是[illegible]腸斷
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皖山凝
昔見非眞今見非假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寶葉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　嗣法眼　初參法眼眼
曰子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
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
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悟曰子作麼
生會師曰空眼然之　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檐向南屏山角
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　以拂子打圓相云　金烏飛上琉
璃殿　斷橋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七

嘉興居士王大周爲往年生財欺假發心施刻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七卷以[illegible]
若敗若成出輪迴即假即眞同登正覺
章沙彌德定對　長洲徐普齋　溧水端元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燈籠露柱笑嘻嘻

慈明爲水出高原天下禪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峯前　正覺逸

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摛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　翠巖眞

衝斷雲根迸石來泠泠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意聽取春深動地雷　爲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烟　地藏恩

〔增收〕穿雲迸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雪巖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箇眞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峯妙

〔增收〕慈明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一緉水一盆置劒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瞎堂遠

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閑田地不是栽花蹴氣毬　匈堂仁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水庵一

單鎗疋馬出汾陽端的還他主將強盆水草鞋橫室內殺人更不犯鋒鋩　無際派

百花藂裏轆轆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斷橋倫

〔增收〕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合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曰齖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頌曰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齖郎當漢又恁去　白雲端

〔增收〕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　頌曰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炙與風吹　高峯妙

〔增收〕慈明冬日牓僧堂作此字　二二二三几聊抽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　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　頌曰

選佛堂前光燄燄分明一柄道士劒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　野雲南

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量何似京師出大黃　月庭忠

〔增收〕慈明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頌曰

枕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麤衣糲食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　海印信

〔增收〕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頌曰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　高峯妙

〔增收〕慈明因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水　頌曰

[illegible]倒慈明爲指迷釣絲紋水出羣機時人貪看蘆花日不見沙鷗隔岸飛　石田薰

〔增收〕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岐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　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鐵成金猶自可點金成鐵太無端　別峯印

〔增收〕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illegible]師曰駙馬甚處得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曰師子吼　頌曰

通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高峯妙

〔增收〕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觜　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石田薰

〔增收〕慈明頌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得　頌曰

八十翁翁著繡靴踏開幽洞咲呵呵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　無菴全

〔增收〕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　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增收〕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　嗣汾陽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諸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頌曰

曲氊踏著兩頭拏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誰烏鴉解作麒麟叫　正堂辯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爲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頌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頭滿面負慚惶　大洪遂

見有不有反手覆手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天童覺

相罵饒接觜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

一模脫出絕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　圓悟勤

因風吹火徒爲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佛鑑懃

續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　南堂興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爭教人少年　松源岳

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　虛堂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　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稱提繞天下　白雲端

鋸解秤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礙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　佛慧泉

鋸解秤鎚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雲在嶺頭閑不徹　鼓山珪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　徑山杲

續收手把金鞭擊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鎚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　懷玉宣首座

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死疑根不是等閒兒戲　朴翁銛

增收大愚芝上堂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　頌曰

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茫茫打野檉　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山燒火滿頭灰却笑豐干倒騎虎　石菴珺

硬如緜軟似銕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增收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　嗣汾陽　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船　大洪恩

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卧入武陵溪。　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心聞賁

官路無人獨自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客草裏蹲身過一生　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失是非如何摸索纔摸索無上醍醐成毒藥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空啾啾　石菴珺

揭天擾鼓噪紅塵徧地刀鎗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鐵壁是通津　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　石鼓夷

增收法華舉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吹入杏花村　雪菴瑾

增收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　嗣汾陽　省同參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　頌曰

問如緜裏針答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獰各各利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擎出秘魔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互不回互四七二三眼相覩雲從龍兮風從虎　冶父川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令獨脚機關各自提　瞎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主姓名終是達天聰　虛堂愚

增收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嗣汾陽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　頌曰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敬寒山拾得笑攢眉　海印信

增收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　嗣葉縣省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頌曰

嫩草踈斜徑山泉帶碧流文曾要渭水恥任列莊周　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衆人口　地藏恩

增收浮山遠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綉毬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科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子青云水深魚隱葉落巢踈復頌曰

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古殿莓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纔報曉玉女下階遲　京兆府天寧璉

師子嚬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時輥綉毬百獸奔騰潛走　祖印明

增收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寒　頌曰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搭在闌干　別峯印

增收宋內翰楊文公億　參廣慧璉　公字大年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秪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頌曰

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石巖璉

白石鑿鑿韞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虛堂愚

增收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慧曰旛竿頭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　頌曰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墻同門共戶不相識邁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　或菴體

一人牙如劒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一拳亞竪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　万菴珞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是之謂大年翁與廣慧師也　寶藏源

增收楊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以[illegible]公曰作家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illegible]裏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illegible]咲　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illegible]處一層峯鎖一層峯　栢庭永

六祖下第十一世之餘　清源下第十世

雲門增收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　嗣洞山聰

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懨懨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　頌曰

黑雲當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鈎頭扁舟穩泛長江淥大笑一聲烟雨收　鐵牛印

增收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時稱皓布裩　嗣北塔廣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　頌曰

矜誇富貴賤賣亦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無準範

增收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嗣雪竇　赴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

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
在山僧身內　頌曰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
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慈受深
增收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撐天拄地
曰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快藏身　頌曰
拄地撐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
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松源岳
增收天衣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
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
也攣攣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
來不直半分錢叅　頌曰
塞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
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
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捲白雲歸別
嶂黃昏月掛柳梢頭　萬菴柔
增收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
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諸見與不見要須叅兩處負門如透
徹此時方得覩瞿曇　本覺一
增收天衣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
深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　頌曰
夏金烏似火當空掛最高峯插在青雲罅　南堂興
增收天衣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
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頌曰
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
數眨起眉毛子細觀　南堂興
增收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
露屋破看星眠　頌曰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
眼莫問西來諸祖禪　本覺一
增收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嗣北禪賢　垂語曰我要一
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頌曰
要箇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
處道無便見有偏枯　月林觀
增收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嗣太陽玄　僧問和尚適來
枯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
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頌曰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
座不用丹墀擊靜鞭　丹霞淳
增收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
師曰今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
見長人師曰秖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
拂子敲禪牀　頌曰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徧九垓勿謂乾坤成委
曲韶陽曾見睦州來　丹霞淳
法眼增收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　嗣韶國師　僧問
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
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頌
曰
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無剩
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象潭泳
增收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不曰
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不曾到
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
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也無者曰不
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
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
收轟霹靂　癡絕冲
增收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　嗣韶國師　僧問險
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
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頌曰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　嗣韶國師　嘗閱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
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畢生不易時
謂之安楞嚴臨行乃說偈曰
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
此非吾今日爲君裁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偃溪聞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一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一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　嗣慈明圓　室中常問僧
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
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
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酧者師
未嘗可否藥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廬山圓通
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
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
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

趙佛越祖
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
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
者一關一一透將來
長江雲散水消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源家玄妙
意偏於浪裏颺風濤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
貴日到西峯影漸長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
為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
出多少行人問丙丁
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橫身無地礪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栢一度年來一度春
番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毗盧剎海周游
也休說我眉與五臺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豈干

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
行語錄者其間盡拈盡頌問測其旨嘆去世未
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
知師者可同味焉 頌曰
王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注鋒伸手問君如佛
手鐵關金鎖萬千重
徧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
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臭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礪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橘底別穿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
栴上著柮
我脚何似驢脚奉為納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
又遭毒藥
若問生緣眞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途不涉如何
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笊籬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撐船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鐵兵不用一騎入營與兩
卖太平皆坐致困卧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
露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穊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
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
香滿南園
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鐵帚曾烹紫磨金軀光射
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鬪
六韜三界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
關外威權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礪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橘底別穿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鬪
六韜三界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
關外威權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
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礪研若也眼皮迸綻慮他
橘底別穿
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儞
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
入者無門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脫却泥水布視直下
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
設誇謀略
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
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續收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
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
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
遠灘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預至今
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瓈茶盞不要
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犂拽耙便是
鼈鏡油煎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張無垢　三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糊膠粘著反身直上兜率天已目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鋏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若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　石菴玿　四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似遭他毒藥

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

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筭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　伊菴權　四

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略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

人人有箇生緣男兒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死如眠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未免十萬八千

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　雪菴瑾　四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

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橫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二　南嶽下第十一世之餘

增收黃龍南初參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福嚴時賢禪師命掌書記賢歸寂適慈明繼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因喫棒乃使拜之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明日又詣室明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明頷之　頌曰

錯錯戲海獰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　石林輩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便送出臺山烟雨中　竹屋簡　二

有喫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煆汞銀流不因踏斷臺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

增收黃龍南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輥　頌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强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本寂觀

增收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　頌曰

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　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徑山杲

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學子湖老便打劉鋏磨　鼓山珪

增收黃龍南因禾山普參普善經論兩川號爲義虎問師云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曰曾到師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理前面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頌曰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傍觀又可悲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illegible]火邊棲　遯菴演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嗣慈明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　頌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命只緣踢踏最分明　白雲端

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保寧勇

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驥追風趂不前踏破化城無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鑑懃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囀春鶯　佛性泰

三脚驢兒忒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閒牽去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　鼓山珪

楊岐一頭驢秖有三隻脚潘闐倒騎歸跌殺黃旛綽　徑山杲

續收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梁山遠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寒閉門愁見楊花落　卍菴顏

一拽耙二牽犂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　上方益

蹇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紫磨金容馱不動竹篦端勝冷鉗鎚　典牛游

法出姦生垛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繹迦老子那吒面　佛照光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地起波瀾　月菴果

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徑山雲菴慶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湖南長老何曾見　中菴空

增收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　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白雲端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齒缺至今有理不能宣　佛性泰

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兎金烏火裏旋　無菴全

增收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兎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作　頌曰

楊岐聽勢甲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捏怪亂如麻　圭堂居士

一掤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踈櫺　虛堂愚

增收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頌曰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白雲端

增收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日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　正堂辯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嚙鏃古將軍對面髑髏穿一穿　別峯印

將杖探其水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辯人心子不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踈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冶父川

猫全食血功虎備起屍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　南巖勝

馬轉牛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令千載定龍蛇　無菴全

增收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　圭堂居士

增收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　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白雲端

衲僧一撥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　松源岳

增收楊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頌曰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來　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截爲君說新羅在海東　徑山杲

楊岐老人鎖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知到來不動金鎚腦門裂　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來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寒　正堂辯

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迸鮮血　或菴體

增收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勒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勒曰九峯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頌曰

拽耙二牽犂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鐵鎚至今收拾不上　無相範

六祖下第十二世之餘　清源下第十一世

增收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嗣投子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頌曰

星流水國夜熒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丹霞淳

增收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秖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閤裏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瑣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丹霞淳

增收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岳頂終不露崔嵬　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雪巖欽

增收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頌曰
等閒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
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丹霞淳
六祖下第十三世　南嶽下第十二世
臨濟增收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　嗣黃龍南　因黃山谷太
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
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師山行
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麽曰聞師曰
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麽老
婆心師笑曰秖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
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屐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
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明歸興
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磯綱
增收晦堂室中竪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
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麽　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
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雪巢一
增收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嗣楊岐　示衆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
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
也擲下拄杖　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
底眼睛皮綻蓋須彌　虛堂愚

增收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只
堪喫飯　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
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　遯菴演
增收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麽復卓
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
幾回霑水又拖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
望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菴全
增收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
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庭忠　二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
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增收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嗣楊岐　示衆曰釋迦老子
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
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
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拍膝顧衆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犂新雨破春耕郊原眇眇青無
際野草閑花次第生　虛堂愚
增收保寧勇示衆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
簷前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
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蝶
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增收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
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婁悉得麽曰望師
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曰未
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
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頌曰
棒下血淋淋眞鍮不博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針
雪堂行
六祖下第十四世　南嶽下第十三世
臨濟增收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　嗣白雲端　初謁浮山遠
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
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
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
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
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
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
清風雲特印可　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
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遯菴演
忍死叮嚀見白雲一杯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屋簡　二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
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增收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
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
後又到白雲因咬破一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
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麽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
何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
鬬不休　頌曰
曰雲鐵餕餡衲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師子吼
月菴果
增收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頭一日端下來曰
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麽師曰不知曰近有數禪
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

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
良久謂師曰磨頭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
心下不安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
自思惟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
未在忽然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
白端端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遠云某甲侍先
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
得安樂大衆還見得不乃頌曰
放得下好脫灑放不下牛拽耙堪笑諸方老古錐打
鼓說禪無尾橛無尾橛不驚怕可嚥訝解踏毗盧頂
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
什麼字師曰鉢囉娘　頌曰
唇上必并班豹剝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珺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胷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即菴覺
倒腹傾腸與麼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
的陸地蓮花朵朵開　別山智
大藏教文爲切脚鉢囉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
識碧眼胡僧暗點頭　遯菴演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頌
曰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趂兎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鼓山珪
如何是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　雪堂行
兵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　或菴體
坑坑坎坎嶮嶮巇巇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又曰

露胷跣足　頌曰
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
事一度思量一斷腸　佛鑑懃
牙根爛嚼眞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
飽這回不到負檀家　心聞賁
增收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
雷　頌曰
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
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鼓山珪
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徑山杲
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
鳥壁開滄海取龍吞　東山空
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處堪埋　朴翁銛
五逆聞雷慊慊然尋常爭敢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
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
阿誰　頌曰
老年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南堂興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　無門開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懸望
子醋酸何必掛葫蘆　野牛平
增收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王宙欲娶倩娘
爲妻倩父母不許倩遂臥病在家王宙將欲遠
行月下見倩來同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
遂歸父母家纔到門家中有一倩
娘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頌曰
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普融藏主
只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譊訛夜來一陣狂風
起吹落桃花知幾多　慈受深
兩女合爲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竪彷彿上有陀羅

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正堂辯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或菴體
涼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
歇忽然天曉一時休　且菴仁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
處寂寂無人草自生　萬菴柔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看　雪菴瑾
雪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無門開
行弔先桃茢喪車後紙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
虛堂愚
增收五祖演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
將甚麼對　頌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擘面拳直下會便會
無門開
增收五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
衆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
可憐三尺龍鬚換作尋常破布　頌曰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著
處低頭依舊入烟蘿　高峯妙
增收五祖演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
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頌曰
牛過窓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月林觀
龜本眞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
如庵用
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
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高峯妙

增牧 五祖演謝監收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
欲得成此一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圓心肝粉碎髑髏寒若將方木投圓
竅鸜鵒爭教得少年 高峯妙
增牧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參無鬼論一日鬼現身
云你道無我聾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
鶴鳴猨云谷孤故 頌曰 雪竇深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强分踈只消一箇猩鸜
猨百怪千妖盡掃除 此山農

五祖鶴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覓歸能有幾人知
石田薰
增牧 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
塔子 頌曰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鬼被巡官使
雪堂行
增牧 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秖曰無這閑工夫 頌
曰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鉤錐雖然不瞎衆生
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龍門遠

開口便見膽工夫做東魯昔於三豆于山也解打虎
南巖勝
增牧 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亦屈作甚麼師
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遯
龍門遠
銕餡假難窮誰知屈味濃法幢先祖域正重在胷中
南巖勝
增牧 五祖演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乍清淨法
身 頌曰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案山
于春來秋去泄天機 雪竇顯
增牧 五祖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唵作手 頌曰
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白蘋頭可憐太蒙斗
佛眼遠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排排有雖但靈檀手無多
于分破華山千萬重 龍門遠
師曰生銕鑄就崑崙兒眼耳鼻舌如泥塑西天此土謾紛
以驗學者一日歷 別峯印
紜錢眼銅睛看不破性在甚麼處二日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
地時作麼生脫三日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
分離向甚麼處去 頌曰
生銕鑄就崑崙兒頭輕脚重肚皮大明眼納僧塵普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
皆從教孝子諱爺名 張無盡 三
人間鬼使符來取入上花冠色正妖好箇轉身時節
子莫教閻老等閑知 雪堂行
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增牧 五祖演舉僧來辭師師以力叅深
盡放三千馬放八二日邊過重關未爲英傑 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覩破這一

吒九十日中看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墮 琅
支先
增牧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 嗣五祖演 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喫飯咬著沙 頌曰
喫飯咬著沙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深
增牧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嗣五祖演 嘗請益五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
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
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箕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
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頌曰
我不會亏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
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我不會亏不如你堪咲千花生碓觜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著自家底
我不會亏不如你旃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
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默堂定
增牧 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
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吟衆盲模象吟禪學中隔

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處處事此貲
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淈湑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
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增收　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爲業叅瑯琊起和尚起以
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
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
以餈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
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
[illegible]曰有十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與一[illegible]
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琊印可之凡有
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和尚往
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
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
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
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
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曰
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
却痛惜深憐乞養兒　笑翁堪

[illegible]
驀別相逢錢面皮渾家衣盡喚孩兒翻身師子施牙
爪猶落渠儂第二機咦且道渠是阿誰　塗毒策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九

金壇居士于玉德施貲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九卷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洲徐[illegible]書　溧水芮一[illegible]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六世　南嶽下第十五世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初參庵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行甚麼脚馬脚師曰廣南貨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子衲僧氣息遂留過夏　頌曰

各各設牢籠天邊多故人好箇虎丘老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併銷殊有約來此續芳塵

祖師機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師至天寧一日聞悟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復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頌曰

舊后何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進身凭闌不語平生事到老相逢是別人　石林燕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師至天寧一日聞悟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復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　頌曰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證菩提　石林燕

諸佛東山水上行閑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空已無意涼人人自涼　葛屋

大慧因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頌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來說與途中未識者叢叢聚聚竹筐子向學者說竹筐子

筐則備不喚作竹筐則背不得下語來得蓋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頌曰

雲門舉起竹筐凡聖潛踪匿跡金關門外生瞎木馬屁中面赤　凡聖著總　二

雲門舉起竹筐纔涉思惟墮過只遮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墮

徑山有箇竹筐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窄邊衲僧眼耳　福州清涼坦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龍蟠處誰識當軒眼目新　竹屋簡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安吉州道場明辯正堂禪師　師至室中問學者甄別爲甚麼化爲百合　頌曰

造車一百輛帖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容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是故鄉　圓極舉

潭州大潙善果月巷禪師　師至門問僧甚麼處來僧擬議轉身進一步師便喝僧擬議進第二步師亦喝僧進第三步師便打僧無語師乃頌曰

六祖下第十七世　南嶽下第十六世

明州天童雪竇華藏寺禪師　師至室中問日日是好日如何是好日師乃頌曰

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　頌曰

相馬饒汝接貴相唾饒汝濕水慕然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哩　肯堂充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僧問西天鶡子因甚無類師曰無類　無門開

凝人面前不可說夢鶡子無類惺惺惺惺　無門開

牧童失却牛破衰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歇堂定

六祖下第十八世　南嶽下第十七世

明州天童雪竇華藏寺禪師　師至室中問如者叢叢無依無倚不在方隅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不在前後不在上下不在南北東西　無門開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鄉　頌曰

執訓觀方不在方機開吳口便垂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身在帝鄉　施堂開

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師參圓悟勤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茂欲過嵐第二頭不堪悄悵只堪愁一聲振策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　北磵簡

明州育王德光佛照禪師號拙庵　大慧宋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泰曰那裏是他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鉄牛　頌曰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頌曰

六年勤苦竟何如爲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難知難拭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磵簡

千溝雪花下打黃鳳 雙杉元
法眼枯來早自設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逢
梅室開
釋迦老子鼻孔遼天 大歇緣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錢崑崙千年滯貨無人
買未免如今棄子孫 大歇緣
常州華藏伊菴有權禪師 詞集卷全 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滄瀾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金龜上釣船 頌曰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鄰僧機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圭堂居士
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庵師體禪師 詞此庵因虎維那問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生死自隨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師曰小出大過乃頌曰
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轉船頭巨鰲一吸滄溟竭宇宙風清四百州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嘗卷 垂語曰大力量人因甚腳不起 頌曰
沒量大人腳不起眼睛耳聾撒潑撒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 林公翁錄
腳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大禪一箇潭身無處著 靖嶺一句 無門開
力難擡起爲君宣神鼈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虛堂悉

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嘗卷 垂語曰大六祖下第十九世
賊◎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南嶽下第十九世
六祖下第二十世 南嶽下第十八世 靈堂行
事矣入蘆花萬頃秋 石林舉
臨安府靈隱荊叟汪禪師 凝鈍室中舉
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
深意咲揑紗意月正秋
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窘
因過花街賃酒樓忽聞語唱蓼花愁利刀剪斷紅絲
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仰堂仁
後八千人恨一聲歌 南嶽下第二十一世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禪師 詞拈堂師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頌曰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上 頌曰
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 林公翁錄
命根難斷空惆悵 林公翁錄
含棚一世無分曉開口何曾在舌頭 虛堂悉
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虛堂悉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腳跟下紅絲線不斷 頌曰
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源敢保錯來批判 林公翁錄
脚根不斷紅絲線掉臂歸來依舊閑 虛堂悉
著歸來依舊兩肩橫 虛堂悉
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賊◎ 頌曰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南嶽下第十九世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 詞松源 因虎維那問曰智愚禪師 詞通卷 嚴垂語曰智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畫出透還難 針鋒頭上翹雙足 頌曰
針鋒頭上翹雙足 出長慶慧禪師 注楞嚴
未詳承嗣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啾啾 慈受深
仕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閑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 慈受深
經說文 頌曰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笑入蘆花萬頃秋 石林舉
臨安府靈隱荊叟汪禪師 凝鈍室中舉
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窘
深意咲揑紗意月正秋 寶華鑑
因過花街賃酒樓忽聞語唱蓼花愁利刀剪斷紅絲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仰堂仁
杜順和尚法身頌 慧明 著語云像州牛噢禾 慈明 著語云河沙世界竹巷哇 天下覓醫人 慈明 云益州馬腹脹 慈明 云像咿呦牝走竹巷哇 天下覓醫人 慈明 云益州馬腹脹 慈明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使劉郎惆悵多　心聞賁

也好笑也堪悲耳朵元來兩片皮　松源岳

增敬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
摩臣往彼國禮見問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
開演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
歎伏　頌曰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顱世出世間不
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圓悟勤

增敬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國王大臣
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以何爲宗外
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乃指國王云嘗
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伏
頌曰

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令結
舌不消一曲太平歌　本覺一

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爲師僧說話有僧自歎曰
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
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聽聞曰閻衆莫嫌衆若論

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扣齒而已
道隣壁有老宿聞得乃曰好一釜羹被兩顆鼠
糞汙却　頌曰

一夏調和一釜羹傳衆猶未許爭嘗
見歸壁禪翁覺眼明　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顯尊者剛地成點汚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鉄只因看錯錄
慈受深

增敬冷冷寒澗淨秋聲還與會者洁淚便汝舟見說許詩僧
洗耳可憐巢父更聽牛　虛堂愚

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
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法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
因此更不游方　頌曰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白雲端

增敬進步竿頭踏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顛知
多少不似閻黎這一交　北磵簡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
分孫負驢兒一攔來　介石朋

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死中得活珠離
鮮甘作驢前馬後人　無門開

溪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時都換
了依然只是郁閻黎　石溪月

一攔成後籌茶川路轉迂却將泥滓子認作夜明珠
爲鷹事

增敬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許多時在什
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
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子得麼下庵主曰
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　頌曰

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
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處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圓圓無縫難安
爭只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莘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
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
莊喫油糍或作鴛湖乎和尚或作南泉　頌曰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鼓山珪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障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僧山果

江南江北勿同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釜油
爆底古今塞斷是非門　雪堂行

熱糍盡口成痕跡糍今今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
處家常茶飯且隨時　黑堂一

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恥死楊家醜
應菴華

喫了油糍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
徧踏破芒鞋眼未開　兀無著總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糍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
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肖堂充

增敬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　頌曰

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真孔大頭懸
空叟印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雜逢一下水船慚底不知身到
岸隨他寒暑謾推遷　遜菴演

問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徧大千歲盡年窮窮底
事東村王老夜燒錢　簡翁敬

春風悟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憧著恰却子
無緣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了莫言鄰舍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圓圓無縫難安
爭只抹烟雲一兩重　雪巖欽

增敬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年盡不燒
錢　頌曰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女會得對面隔西天
普濟生

增收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野狐兒　頌曰

家家盡看野狐兒鐵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　曉叟光

增收古德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　頌曰

袖中寶劍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關捩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誰菴演

獨立蛇行勢不休五天梵字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咲點頭　殺六巖輝

增收宋太宗皇帝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爲古今罕聞　別峯印代答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頌曰

菩提妙心作麼發日應萬機元不差回首瞥然輕覷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磈雨樂樵耕不因嵩岳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　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爲難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祚泰山安　辛菴儔

增收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雲菴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頌曰

試問臥雲深處客不知何以答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北磵簡

增收太宗因僧朝見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爲驗僧無語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頌曰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眼撥開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增收太宗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　慈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頌曰

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衲慶

增收錢塘鎮使在界上爲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揖出　頌曰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　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勛韜略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刁斗不曾聞　虛堂愚

增收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庵主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趂出放火燒却菴　頌曰

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有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鐵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輥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有　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閑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茅菴燒却是徒爲三春暖氣無多子眞實之言亦可師　橫川珙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十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後序

青蓮瞬視金色笑微師承肇茲密著少林華敷神光印受世系由是彌彰雖枝派之有殊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奪而破古人之幽鍵或捭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萬法俱泯於聲先玉振禪宗珠聯祖域流通雖遠選擇未純識者尚譏況於後乎錢唐魯菴會公孤標拔俗積行熏心遐扣祖機深染法味採機緣而補前闕綴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亦閎矣謹遣清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濡毫而塞請延祐戊午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長物言之則汚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句玉轉珠回字字冰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收於後贓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諸訛具眼衲僧必能辨白延祐丁巳重陽日靈隱住山淳朋拜書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勾章棘句愈出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華之蜜蟻綠穿九曲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爲余曰病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至治春天童雲岫題

金壇居士王[illegible]施貲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四十卷　[illegible]
定對　長洲徐[illegible]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校勘凡例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底本以《趙城金藏》爲主，《趙城金藏》缺佚，則以《高麗藏》等作底本。各卷所用底本的名稱及涉及底本的其他問題，均在校勘記的第一條中說明。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選用的參校本共八種，即《房山雲居寺石經》（石）、宋《資福藏》（資）、《影印宋磧砂藏》（磧）、元《普寧藏》（普）、明《永樂南藏》（南）、明《徑山藏》（徑）、《清藏》（清）、《高麗藏》（麗）。

一 校勘記中的「諸本」，若底本爲金藏，即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麗全部八種校本；若底本爲麗藏，則包括石、資、磧、普、南、徑、清全部七種校本。其他情況若用「諸本」，校勘記中則另加說明。

一 校勘採用底本與校本逐字對校的办法，只勘出經文中的異同及字句錯落，一般不加評注。參校本若有缺卷，或有殘缺、漫漶等字迹無可辨認者，則略去不校，校勘記亦不作記録。

一 一經多卷，經名、譯者、品名出現同樣性質的問題，一般只在第一卷出校，並注明以下各卷同；分卷不同時，以底本爲主出校。

一 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通假字及同義字，一般不出校。如：

古今字：宍（肉）；猗（倚）；
距（跛）；鉾（矛）；
誼（義）等。

異體字：脵（槃）；剎（刹）；
皃（貌）；惱（惱）；
㝵（碍、礙、閡）等。

正俗字：怪（恠）；滴（渧）；
體（躰）；刺（刦）；
閉（閈）等。

通假字：惟（唯）；嫉（疾）；
頻（嚬、顰）；揣（搏）；尠（鮮）等。

同義字：言（曰）；如（若）；
弗（不）等。